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古宅迷踪

曾 胡／译 · 贵州人民出版社





小心——不可以貌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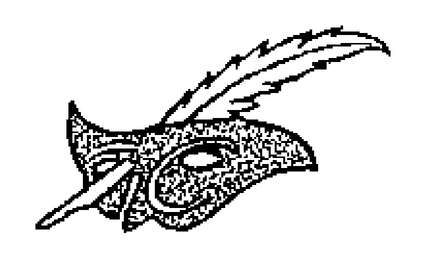
ISBN 7-221-04462-7/I·973　定价：17.50

古宅迷踪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曾　胡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古宅谜踪

DEAD MAN'S FOLLY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曾　韧
责任编辑：杨民生
装帧策划：邹　纲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纲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6828370
邮　　编：550001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67 千字
印　　张：7.7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462　7/I·973
定　　价：17.50 元

第　一　章

1

波洛能干的秘书莱蒙小姐正在接电话。

她将速记本放在一边，拿起了话筒，平平板板地说道："特拉法尔加[1]，8137。"

赫尔克里·波洛往后一仰，把头靠在了笔直的高椅背上，合上了双眼。他的手指敲打着桌边，发出一串引人沉思冥想的，柔和的得得声。在他的脑子里，正在构思着一封口授信，推敲着信的文字。

莱蒙用手捂住了话筒，低声问道：

"你愿意接这个私人电话吗？是从德文郡的纳塞科姆打来的。"

波洛皱了皱眉头。他和这地方从没打过任何交道。

---

[1] 特拉法尔加为伦敦市内一广场，即著名的鸽子广场。——译注。

“打电话的人叫什么名字?”他谨慎地问道。

莱蒙小姐对着话筒问了一句。

“叫阿尔——雷德吗?”她委决不下地问道。“噢,是的……最后那个字是什么?”

她又转向赫尔克里·波洛:

“是阿里亚登·奥利弗太太。”

赫尔克里·波洛扬了扬眉毛。一个记忆在他脑海中浮起:被风吹乱了的白发……鹰一般的侧影……

他站起身来,从莱蒙小姐的手中接过了话筒。

“我是赫尔克里·波洛。”他用夸张的语调报出了自己的姓名。

“是赫尔克里·波洛本人在讲话吗?”接线员有些怀疑地问道。

波洛告诉她讲话的正是他本人。

“你和波洛先生接通了。”那个声音说道。

这时那尖细的嗓音被一个声若洪钟的女低音所代替,波洛赶紧把话筒挪远了几英寸。

“波洛先生,真的是你吗?”奥利弗太太问道。

“正是我本人,太太。”

“我是奥利弗太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我——”

“可是我的确记得你,太太。谁会把你忘了吗?”

“哦,有时候会的。”奥利弗太太说道,“实际上常常如此。我并不以为我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或许是因为我的发型总是弄得有些特别吧。不过这些都毫无关系。在你特别忙的时候,但愿我没有打扰你吧?”

“不，不，一点儿也不打搅。”

“天哪——我担保我没有打乱你思路的意思。实际上是，我需要你。”

“需要我？”

“是的，马上。你能坐飞机吗？”

“我不坐飞机。坐飞机叫我难受。”

“我也一样，不管怎么说，我并不认为坐飞机真的会比火车快。因为我想这儿惟一的飞机场是埃克塞特，离这儿有好远呢。那么请坐火车来吧。十二点有一班从帕丁顿到纳塞科姆的火车。你这趟旅行会很舒服的。如果我的手表准的话，你还有三刻钟的时间——不过我的手表常常不准。”

“可是你在哪儿呢？太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我在纳塞科姆的纳塞庄园。一辆小车或出租车会在埃克塞特火车站接你的。”

“可是你为什么需要我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波洛异常冲动地重复问道。

“这些电话安在这么个倒霉的地方，”奥利弗太太说，“这个电话是在大厅里……人们在这儿穿来走去，讲着话……我简直听不清楚。不过我正在恭候你。大家都会非常兴奋的，再见。”

听筒放下的时候，刺耳地咔哒一响。接着是线路传出的轻柔的嗡嗡声。

波洛莫名其妙地放下了听筒，嘴里含糊地嘟囔着，莱蒙小姐拿着铅笔坐在那儿，显出一副毫不感兴趣的神情。她用逐渐减弱的声调重复着被打断以前那封口授信的最后一句话。

“——请允许我向你保证，亲爱的先生，你提出的假设……”

波洛把那个假设置之脑后了。

“那是奥利弗太太，”他说，“阿里亚登·奥利弗，侦探小说家。你大概读过……”但是他收住了话头，因为他想起了莱蒙小姐是只读能使人得到提高的书籍的，并且把这些无聊的玩意儿轻蔑地认作是虚构的犯罪。“她要我今天就去德文郡，立刻就去，在——”他瞥了一眼钟，“三十五分钟之后。”

莱蒙小姐不以为然地扬了扬眉毛。

“那可得好好赶一气了，”她说道，“什么理由呢？”

“你问得好！她没告诉我。”

“真怪，为什么不告诉你呢？”

“因为，”赫尔克里·波洛若有所思地说，“她怕被别人偷听去。是的，她表示得非常明白。”

“哦，真是的，”莱蒙小姐说，主人的辩解使她感到恼火，“他们在想些什么！想想吧，你得匆匆忙忙地赶去搞这些徒劳无益的名堂！一个像你这样的重要人物！我总是觉得这些作家和艺术家们简直是神经不正常——头脑一点都不清醒。我是不是通过电话发个电报去？就说：不能离开伦敦，甚感抱歉……”

她伸手要去拿电话。波洛的声音止住了她。

“Du tour！[①]”他说道，“恰恰相反。请劳驾叫一辆出租汽车来。”他提高了嗓门：“乔治斯！拿几件必用的盥洗用品放

① 法语：不行！——译者注。

到我的小旅行手提包里。快点儿，我得赶火车。”

2

火车以极高的速度走过了二百一十二英里区间的一百八十英里的路程。它轻轻地吐着气，谢罪似的走完了最后的三十英里，驶进了纳塞科姆车站。这里只有一个人下车，这就是赫尔克里·波洛。他小心翼翼地跨过了火车踏板和站台之间的那道宽缝，四下看着。在火车的尽头，一个搬运工正在行李车里忙乱着。波洛提起了小旅行手提包，顺着站台往回向出口走去。他交掉了车票，穿过售票处，走出了车站。

外面停着一辆亨伯特牌大型小轿车，一个身穿制服的司机走上前来。

“是赫尔克里·波洛先生吗?”他彬彬有礼地问道。

他从波洛手中接过旅行包，随即打开了车门。他们驾车从铁路桥上驶出了车站，又向下驶入了一条乡村小道，那条小路盘盘绕绕，两边是高高的树篱。不一会儿，大地退到右后方，眼前展现出一幅极其优美的河上风光，远处是蓝霭迷蒙的小山。司机将车开进了树篱，停了下来。

“赫尔姆河，先生，”他说道，“远处是达特穆尔山。”

很清楚，需要赞美几句才行。波洛觉得有必要说上几句，于是便轻声说道：“Magnifigue![1]”他把这个字重复了好几遍。其实，大自然对他的感染力是非常有限的。一个精心

---

[1] 法语：太动人了！——译注。

栽培，收拾整齐的菜园反倒更会引起波洛先生的低回赞叹。这时，两个姑娘从汽车旁边走过，缓慢吃力地登上小山。她们背上背着登山用的帆布包，穿着短裤，头上扎着色泽艳丽的头巾。

“和我们相邻的是一家青年招待所[①]，先生。”司机解释道，显然，他已经把自己当作波洛在德文郡的向导了。“那是胡丹公园，以前是弗莱彻先生的产业。青年招待所联盟把它买了下来。夏天的时候，它挤得满满腾腾的。一夜接待一百多人呢，可是住的时间不准超过两个晚上——此后，他们就得挪个地方了。来的人男女都有，多数是外国人。”

波洛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他正在想，而且不是第一次这样想了：从背影看，适合穿短裤的姑娘其实是寥寥可数的。他难受地闭上眼睛。为什么，噢，为什么年轻妇女要这等打扮呢？那些鲜红色的小短裤实在太没有吸引力了！

“她们好像背着挺沉的东西。”他咕哝道。

“是的，先生，从火车站或汽车站到这儿是一段挺费劲的长路。到胡丹公园的两英里路程就数这一段景色最美了。”他犹豫了一下又说：“要是你不反对，先生，咱们捎她们一程好吗？”“当然可以，没说的。”波洛宽厚地说道。他几乎是一个人坐这辆车，未免太奢侈了。而眼前的这两个年轻女郎却被沉重的帆布旅行包压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她们一点都不懂得怎样打扮才能吸引异性的注意。司机开着汽车，慢慢向前，接着咔的一声，停在了那两个姑娘的身边。她们

---

① 有关机构为徒步或骑车旅行的青年提供食宿的地方。——译注。

那面红耳赤、汗如雨下的脸庞、满怀希望地抬了起来。

波洛打开了车门，姑娘们爬了进来。

“真是太感激不尽了，”其中一个说道，她是一位带着外国口音的漂亮姑娘。“这段路比我原来想象的要长，真的。”

另一个姑娘仅仅点了几下头，她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脸蛋通红，头巾下面隐隐露出几缕青栗色的卷发，她露出牙齿，小声地说了句：“Grazie[①]”。那个漂亮姑娘还在兴趣盎然地说着。

“我到英国来度两个星期的假，是从荷兰来的。我很喜欢英国。我已经到过艾冯河畔的斯特拉福镇[②]，参观了莎士比亚剧场和沃里克城堡[③]。接着，又到了克罗维利，现在我看到了埃克塞特大教堂和托基——太棒了——今天我到了这个美丽的风景地，明天我要渡过河去，到普利茅斯，发现新大陆[④] 就是从普利茅斯启航的。”

“你呢，Signorina[⑤]？”波洛转向了另一位姑娘，可她只莞尔一笑，摇了摇她的卷发。

“她不怎么会说英语，”那荷兰姑娘和气地说，“我们俩都会说点儿法语——因此，我们在火车上可以对谈。她是从米兰附近来的，在英国有一位亲戚，嫁给了一位开杂货店的

---

① 意大利语：谢谢。——译注。

② 在英格兰，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出生地。——译注。

③ 沃里克城堡是英国中部沃里克城最著名的古迹，建于公元 915 年。——译注。

④ 指麦哲伦发现美洲大陆。——译注。

⑤ 意大利语：小姐。——译注。

绅士。昨天，她和一个朋友到埃克塞特来，可是她那个朋友吃了埃克塞特商店里买来的不好的小牛火腿馅饼，病倒在那儿了。小牛火腿馅饼在热天不是好东西。"

这时，司机缓缓地把车停在一个岔道口上。姑娘们跳下车来，用两种语言向他道了谢后，便顺着左边的路走去了。司机将他那奥林匹斯山神似的冷淡暂时撇到了一边，感慨系之地对波洛说：

"岂止是小牛火腿馅饼——对康沃尔[1]发面食品，你也得小心才行呀。在假日里他们什么都往里放！"

他又发动了汽车，开上了右边的那条路。这条路没出去多远，就钻进一片密密的树林。他也开始给胡丹公园青年招待所的住客们作出最后的评判。

"在那家招待所里有些年轻女人可真够漂亮的，"他说，"可是要想叫她们弄明白什么是未经许可就进人私人宅园，真是难上加难。她们擅入私人宅园的方法真是叫人太吃惊了。看起来她们好像并不明白那是一位绅士的私人住所似的。她们总是穿过我们的树林，假装不懂你对她们讲的话。"他忧郁地晃了晃脑袋。

他们继续前进，穿过树林，驶下一座陡峭的小山，接着，穿过几道大铁门，沿着车道终于停在了一座面对河岸的巨大的乔治王朝式的白房子前。

司机打开了车门，这时一个身材高大黑头发的管事出现在台阶上。

---

① 英格兰一郡名。——译注。

“是赫尔克里·波洛先生吗?”那管事低声问道。

“对。”

“奥利弗太太正在等着您呢,先生。您会在巴特里见到她的。请允许我给您引路。”

波洛被带上了一条曲曲弯弯的小路,这条小路沿着树林向前伸展,在它的下方有一条河流隐约可见。小路沿坡缓缓而下。最后来到了一片圆形的空地。空地四周,是一圈低矮的垒墙,奥利弗太太正坐在垒墙上。

她站起身来迎接他,下摆里的几只苹果掉了下来,四处乱滚。苹果好像成了会见奥利弗太太时必然在场的东西似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总是掉东西,”奥利弗太太有些口齿不清地说道,因为她的嘴里塞了苹果。“你好啊,波洛先生?”

“Très bien,chère Madame.”[①] 波洛温文尔雅地答道,“你好吗?”

自从波洛上一次见到她以来,奥利弗太太看上去有些变化,这其中的原因,正如她在电话里暗示过的那样,是由于她又一次改变了发型。波洛上次见到她的时候,她的发型有一种被风吹乱的效果,今天她的头发被染成了艳丽的蓝色,许多人工卷出的小发卷向上蓬起,这种发型称为假侯爵夫人型。这种侯爵夫人式的效果就到她的脖颈为止,其余的装束可以称之为“乡间的实用型”。那是一件色彩强烈的蛋

① 法语:很好,亲爱的太太。——译注。

黄色粗花呢外套和裙子，以及一件看起来不悦目的芥末色套领衫。

“我知道你会来的。”奥利弗太太高兴地说。

“你是不可能知道的。”波洛一本正经地说道。

“噢，不，我知道。”

“我还在问我自己，为什么我要到这儿来。”

“哦，我知道答案。是好奇心。”

波洛望着她，他的目光略为闪动了一下。他说：“你那著名的女人的直觉这一回大概不会叫你失误吧？”

“好了，别拿我们女人的直觉开玩笑啦。难道我不总是马上就能判明凶手吗？”

波洛颇有气度地沉默着。不然他就会回敬她：“也许你第五次才能猜得着八九分，而且还不是回回如此！”

然而，这样的话他并没有说出口，他四下看了看说道：

“你这儿倒真是一片风景佳丽的产业呀。”

“这儿？可它不是属于我的，波洛先生。你以为它是我的产业吗？噢，不，它是属于斯塔布斯家的。”

“他是什么人？”

“哦，谁也不真正摸底，”奥利弗太太含糊不清地说，“反正是有钱人呗。不，我在这儿还是干我的老本行。”

“啊，你到这儿来是为你的 chefs—d'ocuvre.[①] 增加点儿地方色彩吗？”

“不，不，正像我说的，我是在工作。我是被请来安排一

---

① 法语：杰作。——译注。

次谋杀的。”

波洛目瞪口呆地望着她。

“哦，不是真的来一次谋杀。”奥利弗太太说道，以便让他宽心。

“明天将有一个大规模的游园会，为了使它别具一格，要搞一个追寻杀人凶手的游戏，这将由我来安排。你知道，这就跟寻宝似的，不过他们寻宝的游戏搞得太多了，所以他们觉得这种搞法很新鲜。因此，他们主动提出给我优厚的报酬，请我到这儿来进行安排，挺有意思，真的——这和通常那种令人生厌的老一套大不相同。”

“这个游戏怎么进行呢？”

“哦，当然得有一个‘受害者’。得有‘线索’，有‘嫌疑’了。一切都是按老一套办的——你知道，所以还得有‘荡妇’，有‘敲诈勒索者’，有‘年轻的情侣’，阴险的‘管家’，如此等等。入门费是两个半先令，进门后马上就被带进第一个‘线索’，随后你得找到‘受害者’，‘武器’，并且说明是谁干的，动机是什么。这个游戏是有奖的。”

“真了不起！”赫尔克里·波洛说道。

“实际上，”奥利弗太太有些后悔地说，“这比你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因为你得考虑让参加的人表现出有相当的头脑，可是在我的书里，那些人物是不必如此的。”

“这么说，你要我来是让我帮你进行安排的了？”

波洛并不打算掩饰自己说话声中强烈的不满和抱怨。

“哦，不，”奥利弗太太说，“当然不是！我已经全安排好了。明天的一切都安排妥当了。不，我需要你是另有缘故

的。”

“什么缘故？”

奥利弗太太把双手伸向自己的脑袋。当她正要用习惯的老动作把手指插进头发里胡乱地往后一掠的时候，她想起了她那复杂的发型。因此，她只得用拉拉耳垂来宽慰自己。

“我敢说，我是个傻瓜，”她说道，“不过，我认为这里边有些不对劲儿。”

第 二 章

在波洛盯着她的时候，出现了片刻的沉默。接着，他严厉地问道："有些不对劲儿？怎么不对劲儿？"

"我说不上来……这正是我要请你来弄明白的问题。不过，我感到——越来越感到——我已经被——啊！——被利用了……一直在受骗，你要是想说我是傻瓜，那就随你说吧，但我要说的是，明天如果弄假成真，真正发生了谋杀的话，我是不会感到意外的！"

波洛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她也毫不畏缩地用目光回敬他。

"很有意思。"波洛说道。

"我想，你一定认为我是个十足的傻瓜吧？"奥利弗太太采取守势地说道。

"我从来不认为你是个傻瓜。"波洛说。

“可是，我知道，对于直觉你一贯的看法是什么。”

“人们对事物有不同的说法，”波洛说，“我确信，你已经看到了某些现象，或听到了什么，显然它们引起了你的忧虑。我认为，你对你自己的所见所闻也吃不准。你只不过是意识到了结果而已。也许我可以这样讲，你对你已经了解到的情况不甚了了。要是你愿意，你可以把它称之为直觉。”

“这叫人感到自己真是愚蠢，”奥利弗太太懊丧地说，“竟然理不出个头绪来。”

“我们会理出个头绪来的，”波洛鼓励道，“你说你已经感觉到——你是怎么说的来着——一直在受骗？你能不能把你的意思说得清楚一些呢？”

“哦，很难……你瞧，这个破案游戏是我安排的。先这么讲吧，这是由我设计，我规划的，首尾一致——前后吻合。哦，要是你对作家有些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是听不进别人的建议的。人们总爱说：‘很好，不过要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的话是不是更好一些呢？’要么就说：‘倘若受害者是A而不是B的话，或者最后证明凶手不是E而是D的话，会不会更好呢？’我的意思是，一个作家会这样讲的：‘不错，假如你想那样写的话，那你自己动手吧。’”

波洛点点头。

“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了吗？”

“不尽然……不过已经有人提出过了这类愚蠢的建议，后来我发了火，他们也就让步了。可是我恰恰在一些次要的建议上疏忽大意了，因为我顶住了另一些意见，所以我没有多动动脑筋就接受了那些次要的建议。”

“我明白了，”波洛说，“是的——这是一种方法，这……有人提出过一些颇为拙劣和荒谬的建议——但这不是真正的关键。而做一些不重要的更动才是其真正的目的。你是这个意思吧？”

“正是这个意思，”奥利弗太太说，“当然了，要出事也许只是我的想象而已，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也许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但是事情让我担心——就是说，有某种——嗯——某种气氛。”

“是谁向你提出修改意见的？”

“好多人，”奥利弗太太说，“如果仅仅是一个人提出来的话，那么我对我的想法就更有把握了。可是偏巧不是一个人——尽管我认为实际上是一个人提出来的。我是说，有一个人利用了那些老实人。”

“这个人是谁，你一点儿头绪也没有吗？”

奥利弗太太摇摇头。

“是某个非常聪明而又非常谨慎的人，”她说，“任何人都有可能。”

“在场的人都有谁？”波洛问道，“出场的人物一定是相当有限的吧？”

“哦，”奥利弗太太说道，“有乔治·斯塔布斯爵士，他是这片产业的主人，既富有又粗俗，除了生意经以外，对别的事情一窍不通，依我看，他的生意经倒是挺到家的。还有斯塔布斯夫人——她叫海蒂——比他大概小二十来岁，相当漂亮，可是却沉默寡言得像条鱼——事实上，我认为她显然是个傻瓜。当然她嫁给他是为了图他的钱，她除了衣服、首

饰以外啥也不想。还有一个是迈克尔·韦曼——他是个建筑师，很年轻，长得不错，有股不修边幅的艺术家的劲儿。他正在给乔治爵士设计网球馆，并且正在整修'弗利'[1]。"

"'弗利'？那是什么——是化装舞会的名称吗？"

"不，是建筑物，是一个小庙之类的建筑物，白色的，有柱子。也许你在基尤植物园[2]里见过这样的建筑物。还有布鲁伊斯小姐，她可以说是管家兼秘书。管理家务，起草书信，都是她干——铁面无私，精明能干。还有周围一些来来往往帮忙的人。有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在河边有座小房子——他们是亚历克·莱格和他的妻子萨利。再一个是沃伯顿上尉，他是马斯特顿夫妇的代理人。当然马斯特顿夫妇也得算在内，还有老弗利亚特太太，她住在从前看大门的人住的小屋里。纳塞庄园从前是属于她婆家的。不过，他们都不在世了，或者说在战争中死去了。要付的遗产税太多，于是最后一个继承人就把这块地方卖掉了。"

波洛在琢磨着这些角色，但此时此刻，这些人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串名字。他又回到了主要的问题上来。

"这个破案游戏的主意是谁出的？"

"我想是马斯特顿太太。她是本地议员的妻子，组织能力很强。就是她说服了乔治爵士举行一个游园会。你知道，这个地方已经空了很多年了，她认为，人们是心甘情愿花钱

---

[1] 在英语中'弗利'(Folly)一词有愚蠢以及耗费巨大而又荒唐的建筑物的意思。——译注。

[2] 地名，在伦敦西郊。——译注。

到这儿来看一看的。"

"这一切似乎一目了然。"波洛说。

"一切似乎一目了然，"奥利弗太太固执地说，"可是事情并非如此。我告诉你，波洛先生，这里面很不对劲儿。"

波洛看着奥利弗太太，奥利弗太太也看着他。

"关于我为什么到这里来的事，你是怎么和这里的人讲的？你是怎么向他们解释叫我来的理由呢？"

"这很容易。"奥利弗太太说道，"你到这里来是为了给破案游戏发奖品的，这使大家都感到十分激动。我说，我认识你，也许能把你请来。我敢肯定你的大名有了不起的吸引力——当然，事实也会如此。"奥利弗太太圆滑地添了一句。

"你说的话大家相信吗——没有任何异议吗？"

"我对你说，当时每个人都激动极了。"

奥利弗太太觉得没有必要提及年轻人中间有一两个人可能曾问过："赫尔克里·波洛是谁呀？"

"每一个人？没有人不同意你的说法吗？"

奥利弗太太摇了摇头。

"真遗憾。"赫尔克里·波洛说。

"你的意思是，这也许会使我们获得一条线索？"

"一个有可能作案的罪犯几乎是不会欢迎我的到来的。"

"我想，你认为这一切全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吧？"奥利弗太太沮丧地说，"我必须承认，在我开始和你谈话以前，我一直也没有意识到我的根据不足。"

"你要镇静，"波洛温和地说，"我对这件事很感兴趣。我

们从哪儿开始好呢?”

奥利弗太太看了一眼手表。

“现在正好是喝茶的时候。咱们到屋里去吧,这样你就能见到所有的人了。”

她没有走波洛刚刚来的那条路,而是上了另一条路。这条路似乎是往相反方向去的。

“走这条路我们能从船库前面过。”奥利弗太太解释道。

正在她说话的时候,船库已经出现在眼前了。它突出在河面上,是一座别致的,茅屋顶的建筑。

“尸体将安排在那里,”奥利弗太太说道,“我是说,破案游戏所需要的尸体。”

“受害者是谁呢?”

“哦,是一个徒步旅行的姑娘,事实上她是南斯拉夫人,一位年轻的原子科学家的头一个妻子。”奥利弗太太口齿伶俐地说道。

波洛眨着眼。

“当然,案情看上去仿佛是原子科学家谋杀了她——但是,事情当然不会是那么简单的啰。”

“当然不会那么简单——因为有你嘛……”

奥利弗太太挥了挥手,领受了波洛的称许。

“事实上,”她说,“她是被一个‘乡绅’谋杀的——动机确实非常巧妙——我不相信有多少人能找出动机来的——尽管在第五号线索中有一个非常清楚明了的提示。”

波洛没有理会奥利弗太太那巧妙安排的情节,却提出了一个实际的问题。

"但是你怎样安排一个合适的'尸体'呢?"

"受害者是个女童子军,"奥利弗太太说,"本来是准备让萨利·莱格扮演这个角色的——可是他们现在想让她戴上一块头巾去算命。于是就由女童子军马林·塔克来扮装了。她是一个沉默寡言,瞧不起人的姑娘。"她解释似的又说道:"这个角色容易干——只要一块农民的头巾和一个旅行用的帆布背包就可以了——她要做的事情只是当她听到有人来的时候,猛地趴在地板上,并且将绳子绕在脖子上。这可怜的姑娘的角色太枯燥了——就是干坐在船库里,直到她被人找到为止。不,我叫人给她准备了一捆连环漫画——事实上,有关凶手的一条线索就写在其中的一本连环画中——这样就全部串起来了。"

"你的巧妙安排真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你居然想得这么周全!"

"想周全总不是很困难的,"奥利弗太太说道,"麻烦的是你要是想得太多,事情就变成了一团乱麻。这样就不得不放弃其中的一部分,而这正是相当痛苦的事。现在,我们从这边往上走。"

他们走上了一条陡峭的之字形小路,这条小路又一次把他们带到沿河的地方,只是地势比先前高了一些。他们在树林中转过一个弯,来到了一小块空地,空地上有一个带壁柱的庙堂。一个小伙子背向他们站在那里,正皱着眉头打量着这座小庙。他穿着一条破旧的法兰绒裤子,衬衫是绿色的,看着使人生厌。他向他们转过身来了。

"这位是迈克尔·韦曼先生,这位是赫尔克里·波洛先

生。”奥利弗太太介绍道。

“真是稀奇，”他愤愤然地说，“瞧人们是怎么选择地点的吧！譬如说这个小庙吧，它不过修建了一年多的样子——式样相当不错，和这所房子的时代风格很搭配。可是，为什么要建在这里呢？这些东西建起来就是为了给人看的嘛——人们谈起营造这类建筑的时候，总是说要‘居高临下’，周围要有一片美丽的草地和黄水仙，如此等等。可是这个可怜的小庙却建在树林里——不论从哪个方向看，都看不见它——就是从河上看，你也得先砍倒二十来棵树才行。”

“也许这儿再也找不到其他的地方了吧。”奥利弗太太说。

迈克尔·韦曼哼了一声：

“房子旁边那块长满了草的堤岸就是一个理想的，天然的好地方。可是偏不行，这些老古董们全是一个样——毫无艺术感。他想建一座‘弗利’——这是他对这座庙的称呼——于是就定下来造一座。四处找建造地点。后来，我明白了，有一棵大橡树被一阵狂风刮断了，把这块地方搞得凌乱不堪。那个傻瓜就说：‘啊，我们就在这儿建‘弗利’吧，’这样，这地方就能收拾整齐了，他们所能想到的就是这些，这帮城里的阔佬。可以收拾这块地方！我真纳闷，他怎么不在他的房子周围全都弄上红天竺葵和蒲包花的花坛呢！像他这样的人，简直不配有这样一块地方！”

听起来他是在发火了。

“这个年轻人，”波洛心里评论道，“肯定不喜欢乔治·斯塔布斯爵士。”

“这座小庙的基础是一大块混凝土，”韦曼说，“基础下面的土质很松软——所以它就下陷了。这儿全都裂缝了——不久就会有危险……最好把它整个推倒，然后建到房子旁边的河岸上去。这就是我的建议，可是这个顽固不化的老傻瓜是听不进去的。”

“网球馆怎么样了？”奥利弗太太问道。

年轻人显得更忧郁了。

“他想建一个中国宝塔式的，”他说着，哼了一声，“要龙都可以，只要你乐意就行！这只不过是因为斯塔布斯夫人喜欢中国式的苦力帽。谁乐意干这份建筑师的行当？那些想把建筑搞得像个样子的人没有钱，有钱的人想要搞的建筑尽是些讨厌透顶的东西！”

“我同情你。”波洛郑重地说。

“乔治·斯塔布斯，”建筑师轻蔑地说，“他算老几，战争期间，他躲到威尔士那个最安全的地方去了，在海军部里找了个轻松的工作——他留着一把络腮胡子，向别人暗示他是在护航队服现役——这些都是他讲的。满身铜臭——臭得无以复加！”

“哦，你们这些建筑师不得不找那些钱多得不耐烦的人，不然你们永远也甭想找到工作。”奥利弗太太通情达理地说道。她向那座房子走去，波洛和那位垂头丧气的建筑家跟在她的后面。

“这些老古董，”建筑师愤愤然地说，“连最基本的原理都不懂。”他冲着那座多少有些倾斜了的“弗利”最后发了一通牢骚：“要是基础完蛋的话——一切就都完蛋了。”

“你这话说得深刻，”波洛说道，“是的，很深刻。”

他们顺着小路走出了树林，那座雪白而美丽的房子出现在他们的眼前，它背后那片黛色的树林随着地势而逐渐升高。

“是啊，果然是名不虚传的美景呀。”波洛喃喃地说道。

“他还想建一座弹子房哩。”韦曼先生刻薄地说。

在他们下方的河岸上，一个矮小的，上了年岁的女人手拿剪枝刀正在灌木丛里忙来忙去。她吃力地走上来迎接他们，气喘吁吁的。

“所有的东西都荒疏好几年了，”她说道，“眼下要想找一个懂得整治灌木的男人真是难上加难呀。三四月间山坡应该是万紫千红的，可是今年真叫人大失所望——所有这些死枝烂树去年秋天就应该收拾掉了——”

“这位是赫尔克里·波洛先生，这位是弗利亚特太太。”奥利弗太太介绍道。

那位上了年岁的女人笑逐颜开：

“这么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波洛先生了！谢谢你明天来帮助我们。这位聪明的女士想出了一个头等的难题——一定非常新鲜。”

这位矮小的女人那彬彬有礼的风度使波洛感到有些糊涂了。他想，她也许是他的女主人吧。

他客客气气地说：

“奥利弗太太是我的老朋友，我很高兴能应她之请。这儿的确很美，这座邸宅太壮观宏丽了。”

“是的，它是我丈夫的曾祖父在一七九〇年重建的。在

这以前是一座伊丽莎白式的房子，年久失修，一七〇〇年被火烧毁。我们的家族从一五九八年起就住在这里了。”

她的声音平静而又不容置疑。波洛更加仔细地看了看她。他看到，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结结实实的女人，穿着一身破旧的粗花呢衣服。她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那对澄澈的蓝眼睛。她的白发被发网压得紧紧实实。尽管她不讲究外表，但是她有一种叫人说不出来的，觉得她是一个令人莫测的人物的神态。

在他们一起朝着那邸宅走去的时候，波洛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许多外人住在这里，你一定觉得不好过吧？”

沉默有顷，弗利亚特太太才答话。她的声音清晰、明了，但却带着令人费解的冷漠。“不好过的事情太多了，波洛先生。”她说道。

第 三 章

弗利亚特太太把他们引进了那所邸宅，波洛跟在她身后。这是一所雅致的房子，漂亮而匀称。弗利亚特太太穿过左手的一道门，走进了一个陈设考究的小客厅，接着又走进与它相连的一间大客厅。大客厅里挤满了人，此刻，他们似乎都在交谈着。

“乔治，”弗利亚特太太说，“这位是波洛先生，难为他来帮我们的忙。这位是乔治·斯塔布斯爵士。”

正在高声谈话的乔治爵士转过身来。他身材高大，面色红润，长着一把有些出人意料的络腮胡子。这种外表使人难以判断他的身份，他颇像是一个拿不定主意的演员，不知该扮演一位乡绅才好，还是扮演一位从自治领[1]来的“绿林好

---

[1] 指加拿大。——译注。

汉"才好。尽管事先已经听到过迈克尔·韦曼先生的议论，但这样的外表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使人联想到海军的。他的举止和嗓音都显得活泼愉快，但是一双小眼睛十分精明，闪烁着一种特别锐利的浅蓝色光芒。

他发自内心地欢迎波洛。

"你的朋友奥利弗太太能设法说服你到这儿来，我们真是万分高兴，"他说，"她是个妙想迭出的人，你会吸引很多人到这儿来的。"

他稍微有点儿失神地朝四周望了望。

"海蒂呢?"他又把嗓门提高了一些喊道："海蒂!"

斯塔布斯夫人正靠在一张离这些人稍远的沙发里。她好像丝毫没有注意到身边发生的事。相反，她正冲着自己伸在沙发扶手上的一只手微笑着。她将那只手从左边移到右边，使戴在第三指上的那颗大祖母绿闪射出深绿色的毫光。

这时，她像孩子那样有些吃惊地抬起头来，说道："你好。"

波洛冲着她的手点了点头。

乔治爵士继续他的介绍。

"这位是马斯特顿太太。"

马斯特顿太太体形硕大，波洛隐隐地觉得她的模样有些像猎犬。她的下巴向前突出，一双稍微有些充血的大眼睛，充满着悲哀的表情。

她点了点头，接着又操着深沉的嗓音继续谈起话来，这声音又一次使波洛想起了猎犬的吠叫。

"吉姆，别再傻里傻气地争什么茶水帐篷的事了，"她不

容分辩地说道，“她们得明事理才行。我们不能让这些蠢女人的乡土宿怨把整个事情给搅了。”

“哦，有道理。”正在和她谈话的那个男人说道。

“这位是沃伯顿上尉。”乔治爵士介绍道。

沃伯顿上尉穿着一件格子运动外套，那副尊容有些像马，微笑时龇出一排白牙，又有些像狼。这时，他接着刚才的话茬往下说着。

“别担心，我会妥善安排的，”他说，“我要像个荷兰大叔一样去找她们谈谈。那个算命帐篷怎么办呀？是安在木兰花旁边的空地上？还是安在杜鹃花旁边那片草坪的尽头呢？”

乔治爵士接着往下介绍。

“这两位是莱格先生和莱格太太。”

那高个子的青年男子欣然一笑，他的脸被太阳晒得脱了皮，脱得很厉害。他的太太是个迷人的，满头红发，满脸雀斑的女人。她友好地点了点头，接着马上又和马斯特顿太太争论起来，她那悦耳的高音和马斯特顿太太那深沉的犬吠声组成了一曲二重唱。

“——不安在木兰花旁边——那是人们过往最多的地方——”

“——大家总是想把它们都分散开——但是如果排起队来的话——”

“——分散开凉快多了。我是说，正在太阳当头照着这幢房子的时候——”

“用球打椰子的游戏不能离房子太近——这帮小伙子

们，扔起球来真是野透了——”

“这一位，”乔治爵士说，“是布鲁伊斯小姐——她管着我们大家呢。”

布鲁伊斯小姐坐在银茶盘的后面。

这个女人显得十分能干、四十来岁，身材瘦削，举止轻松活泼，看上去是个精明强干的女人。

“你好，波洛先生，”她说，“我由衷地希望你这一路上不是十分拥挤的。每年这个时候，坐火车往往是可怕的事。我给你倒杯茶吧。要加牛奶吗？加糖吗？”

“要一点点牛奶，小姐，再来四块糖。”在布鲁伊斯小姐为他张罗的时候，他又加上了一句：“我看得出来，你们都很忙碌。”

“是的，的确如此，临时总是有许多急茬儿的事需要处理。现在，人们总是用稀奇古怪的办法来不买你的账。什么大帐篷啦，小帐篷啦，椅子啦，还有饮食用的设备啦。你不得不老是对他们唠叨个没完。我已经半个上午没离开电话机了。”

“那些系帐篷的桩子怎么样了，阿曼达？”乔治爵士说，“那些额外备用的高尔夫轻击棒怎么样了？”

“都安排好了，乔治爵士。高尔夫俱乐部的本森先生是个好心肠的人。”

她把波洛用的杯子递给了波洛。

“来块三明治好吗，波洛先生？那是夹西红柿的，这是夹鱼肉馅的。不过，”布鲁伊斯小姐想起给波洛在茶里加了四块糖，就说，“也许愿意来一块奶油蛋糕吧？”

波洛是乐意来块奶油蛋糕的，他自己伸手拿了那块特别甜，特别酥脆的蛋糕。

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把蛋糕平放在托盘上，走到了女主人身边，坐了下来。她依然在玩赏着手指上那块珠宝的光晕，抬起头来像孩子似的快活地对他笑着。

“瞧，”她说，“真有趣儿，对吗？”

他仔细地琢磨着她。她戴着一顶大苦力帽，这顶帽子是用鲜艳的品红色稻草编成的。草帽下，粉红色的反光和她的脸蛋那白得没有血色的皮肤相映成趣。她的打扮带着浓重的异国情调，苍白的皮肤毫无光泽，仙客来花似的双唇鲜嫩红润，眼圈周围涂着浓浓的染眉油。她的头发从帽子下溜了出来，黑油油，光滑滑的，就像戴在头上的一顶天鹅绒软帽似的。她的脸庞有一种倦慵的，非英国式的美。她是一个在热带的阳光下成长起来的美人，只不过是因为偶然的机缘方使她到了英国式客厅里罢了。然而，最叫波洛感到惊讶的是她的那双眼睛，那双眼睛中闪着孩子气的，茫然若失的光。

她以一种童心无猜的方式提着问题，波洛也像是对孩子那样回答她。

“这是个很可爱的戒指。”他说。

她喜不自胜地瞧着那枚戒指。

“是乔治昨天给我的，”她压低了声音，仿佛是在和他说着秘密话儿似的，“他给了我好多好多东西。他真好。”

波洛又低下头去看那枚戒指和她那只伸在椅子扶手上的手臂，手上的指甲修长，上面涂着紫褐色的指甲油。

一句名言闪进了他的脑海："他们既不辛苦劳作，亦不纺纱织麻……"

他当然是无法想象斯塔布斯夫人会去劳作或纺织的。然而他也很难将她比作田野里的百合花，她更像一个人工造就的人。

"你住的房子真漂亮，夫人。"他说着，欣赏地四下看了看。

"我想是吧。"斯塔布斯夫人含含糊糊地说。

她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她的戒指上，脑袋歪在一边，细细地观察着当她的手移动时从宝石深处散射出来的绿色毫光。

她悄然神秘地说："你看见了吗？它冲我眨眼呢。"

她爆发出一阵大笑，使波洛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震惊。这是一阵失去控制的高声狂笑。

乔治爵士在屋子的那边喊道："海蒂。"

他的声音十分温和，但却带着一种隐隐的责备。斯塔布斯夫人收住了笑声。

波洛用极平常的语气说道：

"德文郡是个非常可爱的地方。你不这样想吗？"

"白天的时候特别好，"斯塔布斯夫人说道，"不下雨的时候也好，"她悲凉地添上一句："可这儿连一个夜总会也没有。"

"啊，我明白了，你喜欢上夜总会。"

"哦，是的。"斯塔布斯夫人热情地说。

"你干吗这么喜欢去夜总会呢？"

“那儿有音乐呀，你可以跳舞，而且我也可以穿上我最好看的衣服，戴上手镯和戒指。其他的女人也都穿着漂亮的衣服，戴着漂亮的首饰，可是谁也比不上我的。”

她志得意满地微笑着。波洛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怜悯的感觉。

“这些叫你十分开心吗？”

“是啊，我还喜欢赌场，英国怎么连一个赌场也没有呢？”

“我也时常纳闷，”波洛叹了一口气，说，“我并不以为它符合英国的国情。”

她不甚了了地望着他。接着她稍微向他探过身子。

“我在蒙特卡洛一次就赢了六万法郎。我押在二十七号上，它果真转到这个号码上了。”

“那一定很来劲儿吧，夫人？”

“噢，是的。乔治给我钱玩——可是我经常是输家。”

她显得郁郁不乐。

“真糟糕。”

“哦，没什么大不了的。乔治很有钱。有钱多好啊，你说对吗？”

“很对。”波洛温和地说。

“也许，要是我没有钱的话，我就会跟阿曼达差不多了。”她凝睇着坐在茶桌边的布鲁伊斯小姐，平心静气地研究着她。“她长得太丑了，你不这么想吗？”

恰好在这时布鲁伊斯小姐抬起眼来，目光扫过了他们坐着的地方。斯塔布斯夫人讲话的声音并不大，但是波洛拿

不准布鲁伊斯·阿曼达到底听见了没有。

当他收回他的视线的时候，碰上了沃伯顿上尉的目光。上尉的目光含着挖苦的幸灾乐祸的表情。

波洛设法改变话题：

“为了准备这次游园会，你一定忙得不可开交吧？”

海蒂·斯塔布斯摇了摇头。

“哦，不，我觉得这一切叫人烦透了——简直蠢得要命。雇了那么多仆人和园丁，为什么他们不去准备呢？”

“啊，亲爱的。”弗利亚特太太插言道，她已经走过来坐在旁边的沙发上了。“你这样想是因为你是在海岛上长大的，眼下英国的生活已经不是那样。我倒希望真是那样才好呢，”她叹了口气，“现在一个人几乎事事都得自己动手才行呀。”

斯塔布斯夫人耸了耸肩。

“我想这是愚蠢的。要是什么事都得自己动手，那当有钱人还有什么意思呢？”

“有些人觉得很有意思，”弗利亚特太太冲她微笑着说，“实际上，我就是这样，但不是事事自己动手只是有些事自己干罢了。我就喜欢园艺，我也喜欢为明天的那个游园会做些准备工作。”

“它一定是像一次聚会吧？”斯塔布斯夫人满怀希望地问道。

“确实像一次聚会——会有很多很多的人来的。”

“是跟在阿斯科特举行的赛马[1]一样吗？人们都戴上大

[1] 英国每年六月举行的赛马。——译注。

礼帽，个个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吗？”

“嗯，和阿斯科特举行的赛马不太一样。”弗利亚特太太说道，接着她又亲切地加了一句：“可是你必须试着享受一下农村的东西，海蒂。今天早晨你本应该来帮我们的忙的，可你却赖在床上，到喝茶的时候才起来。”

“我头疼来着。”海蒂不高兴地说。接着，她的情绪又为之一变，深情地对弗利亚特太太微笑起来。

“不过，明天我会好的。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这就太好了，亲爱的。”

“我还有一套新衣服要穿呢。这套衣服是今天早晨才送到的。跟我上楼去看看吧。”

弗利亚特太太犹豫不定。斯塔布斯夫人站起身来，执意地说：

“你一定得来，请吧。那套衣服的确不错。现在就来吧！”

“噢，好的。”弗利亚特太太勉强笑着，站了起来。

她走出了客厅，那矮小的身材跟在海蒂颀长的身影后面。波洛望着她的面庞，看到刚才她脸上那不露声色的笑容已经变成了困倦之态，这使他十分惊讶。一时间，她仿佛松懈了戒备之心，用不着再费心去保持那种社交场合的伪装了。而且——似乎更有甚之。也许，她像许多女人一样，在忍受着某种她决不愿说出口的折磨。他想，她不是那种愿意让别人来垂悯或同情的人。

沃伯顿上尉一屁股坐到海蒂·斯塔布斯刚刚腾出来的椅子上。他也在望着那两个女人刚刚走出去的那道门。不过他打算谈的不是那位年长的女人，他微微地露齿一笑，慢

条斯理地说：

“她长得漂亮，对不对？”他从眼角里看见乔治穿过了那道法国式的阳台门，走了出去，后面跟着马斯特顿太太和奥利弗太太。“她把老乔治·斯塔布斯折腾得真够呛。他对她真是没说的啦！首饰呀，貂皮呀，应有尽有。不过，我从来也没弄明白，他是否知道她有点儿神经不正常。也许他认为这是无所谓的吧。说来说去，这些有钱的纨绔子弟并不追求有智力的聪明伴侣。”

“她是什么地方人呀？”波洛好奇地问道。

“看起来像是南美人。我总这么想，不过我相信她是从西印度群岛来的。来自某个产糖、朗姆甜酒和其他东西的岛屿。出身于那儿的老世家之一——她是一个克里奥尔人[1]，我并不是指混血儿。我相信，那些岛上的人都是近亲通婚的，这就是智力不足的原因。”

年轻的莱格太太走过来参加他们的谈话。

“喂，吉姆，”她说，“你得站在我这边才行。那个帐篷应该安在我们共同决定的地方——杜鹃花后边那块草坪的尽头。那是惟一可以安帐篷的地方。”

“马斯特顿太太可不这么想。”

“哦，你得和她谈谈，叫她放弃她的主意。”

他诡谲地向她一笑。

“马斯特顿太太可是我的老板娘呀。”

“威尔弗雷德·马斯特顿才是你的老板呢。他是议员。”

---

[1] 克里奥尔人系指西印度群岛及南美各国生长的白人子孙。——译注。

"我想是这样的吧，但是她也应该是。她可是个掌权当家的人呀——不过我并不了解底细。"

乔治爵士又从阳台门走了进来。

"噢，你在这儿呀，萨利，"他说，"我们需要你。应该叫谁去给圆面包涂黄油，叫谁去卖蛋糕，原先答应给花式毛织品的地方为什么叫蔬菜水果摊给占了，你不觉得谁碰到这类问题都会觉得火冒三丈吗？艾米·弗利亚特哪儿去了？她对付得了那帮人——大概只有她一个人能行。"

"她和海蒂上楼去了。"

"哦，她去了吗？"

乔治爵士有些束手无策地四下望着。这时，正在写入场券的布鲁伊斯小姐站了起来，说："我去替你把她找来，乔治爵士。"

"谢谢你，阿曼达。"

布鲁伊斯小姐走出了客厅。

"还得多弄些铁丝栅栏才行。"乔治爵士嘟囔着。

"为了游园会吗？"

"不，不。是拦在胡丹公园交界的树林里。那些旧木栅都烂光了，他们就是从那儿穿过来的。"

"谁穿过来了？"

"那些擅入私宅者呗！"乔治爵士冲口而出。

萨利·莱格开玩笑似的说：

"听起来，你就跟和驴作战的贝特西·特罗特伍德似的。"

"贝特西·特罗特伍德？她是谁呀？"乔治爵士坦白地问

道。

“狄更斯笔下的人物。”

“噢，狄更斯。我读过他的《匹克威克外传》。不错，非常不错——使我惊讶之至。不过，说正经的，自从他们开了那家无聊的青年招待所以后，擅人私宅者就成了一个威胁。他们从四面八方钻进来，穿着令人最难以置信的衬衫——今天早晨，有个小青年就穿了件印满了乌龟和乱七八糟图案的衬衫——叫我真恨不得摔瓶摔罐才能解心头之恨。这些人中间有一半人不能讲英语——只是跟你胡诌一通……”他学了起来：“‘啊，请——是的，请你——告诉我——此条路通渡口吗？’我说，不，不通。我冲他们吼了起来，让他们回到他们进来的地方去，可是十回有五回他们只是眨眨眼，傻乎乎地瞪着眼，听不懂话。那些姑娘们只会哈哈地笑。哪儿的人都有，意大利人，南斯拉夫人，荷兰人，芬兰人——要是其中有爱斯基摩人我也不觉得奇怪！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间有一半是左派，”他忧郁地收住了话头。

“得啦，乔治，用不着生这些左派的气了，”莱格太太说道，“我会帮助你去对付那些野女人的。”

她带着他走出了阳台门，并且回过身来叫道：“喂，吉姆，咱们还是忙咱们的正事去吧。”

“行啊，不过，我想和波洛先生谈谈有关破案游戏的情况，因为他是来发奖的。”

“你过一会儿再谈嘛。”

“我在这儿等着你。”波洛欣然说道。

在紧接着的沉默中，亚历克·莱格从椅子里撑了起来，

叹了口气。

“女人哪!”他说，“真像是一窝蜜蜂。”

他转过头去望了望窗外。

“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这种愚蠢的游园会对谁都无关紧要。”

“不过，显而易见，”波洛说道，“对有些人来说那是举足轻重的。”

“为什么人们不能理智一些呢?他们为什么不动一动脑筋呢?想想吧、这个世界是一团乱糟糟的。难道他们不明白地球上的居民都在忙于自杀吗?”

波洛想的是正确的，人家并不期待他去解答这些问题。于是，他仅仅含糊其辞地摇了摇头。

“除非我们在为时不太晚的时候就采取一些措施……”亚历克·莱格突然停住不说了，他一脸怒色。“啊，是的，”他说，“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你在想我是神经过敏，神经病——反正就是这一类想法吧。你跟那些该死的医生一样，要建议休息，换换环境，到海边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好得很，我和萨利到这儿来了，我们在那所磨坊别墅里住了三个月。我也按照他们的医嘱去做了。我钓鱼，洗澡，作长距离的散步，作日光浴——”

“是的，我已经注意到你作过日光浴了。”波洛温文尔雅地说。

“噢，这个，”亚历克伸手摸摸脱了皮的脸，“从某一方而来说，这是阳光普照的英国夏天留下的痕迹。可这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你不能采取逃避方法去躲避真理。”

“是的，逃避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而这样的乡村环境恰好能使你更为敏锐地认识事物——这个国家的人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地冷漠。甚至连智力相当强的萨利也是这样。干吗要自寻烦恼呢？她就是这样说的。这真叫我快发疯了！干吗要自寻烦恼？”

“有意思的是，你为什么要自寻烦恼呢？

“老天爷呀，你也是这样说吗？”

“你难道不明白吗？人们总得有些事做才行呀。”

“那个人就是你吗？”

“不，不，不是我本人。在这种时代，任何人都不是单独的个体。”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是。甚至就在你所谓的‘这种时代’一个人依然还是个体的人。”

“但是不应该如此！在非常时期，当事情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一个人不能只想着自己微不足道的不幸，或是只关心自己的急务。”

“我敢说，你大错而特错了，上次战争期间，在一次严重的空袭中，我很少想到死，而更多的是想着我脚趾头上的那个鸡眼引起的疼痛。这情形当时叫我十分吃惊。‘想想吧，’我对自己说，‘现在死神随时都可能降临呀。’可是，我仍然在惦记着脚上的那个鸡眼——真的，我感到受了伤害，我又得忍受鸡眼引起的疼痛，又得忍受对死亡的恐惧的折磨。正是因为我可能死去，所以我生活中的每一件私人小事都显得格外重要了。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女人，在一次街上的车祸中被撞断了脚，然而她却因为看见自己的长统袜抽了丝而

惊呼起来。”

“这正好说明女人是多么愚蠢!”

“这说明人就是如此。也许,正是由于人只关心自己个人的生活,所以人类才得以幸存下来。”

亚历克·莱格不屑一顾地大笑起来。

“有时候,”他说,“我想,他们干过的事真是可怜。”

“你知道,”波洛坚持道,“这是谦让的一种形式。而谦让是有价值的。我记得,在战争时期,在你们这儿的地铁车站里写着一句格言:‘一切皆取决于你。’我想,这是一位著名神学家的话吧——不过依我之见,这是一种危险的,不足取的教条。因为事实并非如此。任何事情都不是这样的,譬如说,一筹莫展的小布兰克处境困难,就不取决于他的妈妈布兰克太太。如果使她认为这取决于她,那么这对他的人格就没有好处,当她记住了她在世事中所能尽到自己的本分的时候,那个孩子也就脱离困境了。”

“我认为你的观点有些守旧了。让我们听听你的格言吧。”

“我不需要为自己编什么格言。这个国家一句早期的格言我是十分满意的。”

“什么格言?”

“将你的信赖献给上帝,使你的火药保持干燥。”

“噢,噢……”亚历克看起来直要发笑,“这真叫人意想不到。你知道我希望看到这个国家发生什么事吗?”

“毫无疑问,是一些强有力的,不愉快的事。”

亚历克·莱格保持着严肃的神情。

“我希望看到所有意志薄弱的人全完蛋——立即完蛋！不要让这些人生儿育女，假如一代人里只允许有智力的人生儿育女，想想吧，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啊。”

“也许，精神病院里病人的数量要大增特增了，”波洛干巴巴地说，“莱格先生，我们既需要植物有花，也需要它有根，不管花有多大多美，要是地下的根被破坏了，也就不再会有花了。”接着，又用谈话的语调补充了一句：“难道你认为斯塔布斯夫人应该被送进毒气室吗？”

“是的，的确如此。那样的女人有什么用？她对社会有过什么贡献？除了衣服，毛皮或珠宝以外，她脑子里还想过什么别的东西吗？正像我说的那样，她有什么用？”

“我和你，”波洛讽刺地说，“当然比斯塔布斯夫人的智力要高得多。可是，”——他伤心地摇了摇头——“恐怕我们都不像她那样能装点门面，这也是事实呀。”

“装点门面……”莱格使劲地哼着鼻子，可是这时奥利弗太太和沃伯顿上尉又走进门来，他的话被打断了。

第　四　章

“波洛先生，你一定得来了解一下有关破案游戏的线索和情况。”奥利弗太太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波洛站了起来，顺从地跟在她的身后走了。

三个人穿过客厅，走进了一个小房间，这个房间陈设简单朴素，像是一间办公室。

“杀人武器现在在你的左边。”沃伯顿上尉一边说着，一边朝着一张铺着台面呢的小牌桌挥了挥手。桌上放着一把小手枪，一段铅管，上面有一块多少说明一点问题的褪了色的血斑；一个标着“毒品”的瓶子；一段晾衣绳和一个皮下注射器。

“这些就是‘武器’，”奥利弗太太解释道，“这些是‘怀疑对象’。”

她递给他一张印好的卡片，他兴致很浓地读了起来。

怀疑对象

埃斯特尔·格林——一个漂亮而神秘的女人，客人，邀请她的是
布伦特上校——当地绅士，他的女儿
琼——嫁给了
彼得·盖伊——一位年轻的原子科学家。[1]
威林小姐——女管家。
奎特——男管家。
马雅·斯塔维斯基——一位徒步旅行的姑娘。
埃斯特班·洛约拉——一位不速之客。

波洛眨了眨眼睛，一声不响，莫名其妙地望着奥利弗太太。“一份相当不错的人物表，”他客气地说，“不过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太太‘竞争者’要做些什么呢？”

“请把卡片翻过来。”沃伯顿上尉说道。

波洛把卡片翻了过来。

另一面上印着：

姓名及住址……………………………………

解答：

[1] 请注意，这四行既可以纵横连读，也可以将左边的姓名与右边身份说明分开读。——译注。

凶手姓名……………………………………………

使用武器……………………………………………

动机…………………………………………………

时间及地点…………………………………………

你推断的理由………………………………………

……………………………………

“每一个入场的人都将拿到一张这样的卡片，”沃伯顿上尉很快地解释着，“还有一个笔记本和一枝铅笔，以供记录线索。总共有六个线索。你得像玩寻宝游戏一样，从一个线索找到另一个线索。武器藏在一个可疑的地方。这是第一个线索：一张快照。每一个人都从这样的一张照片开始。”

波洛从他手里接过那张小照，皱着眉头研究着。然后，他倒过来看，依然迷惑不解。沃伯顿笑了起来。

“一张巧妙的，多少耍了点儿花招的照片，对吗？”他自鸣得意地说，“一旦你知道它是什么，就很简单了。”

由于看不出照片照的到底是什么，波洛越来越感到烦恼。

“是有铁槛的窗户吗？”他试着猜道。

“我承认，看起来有点儿像。可是不对，这是一段网球场用的网。”

“噢，”波洛又看起了那张快照，“对，是像你说的那样——别人一告诉你这是什么，就十分清楚了！”

“可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怎样看一件东西。”沃伯顿笑了起来。

“这是个很深刻的真理。”

“第二个线索将在网球场对着网子中央地面的一个盒子里找到。盒子里会有一个空的毒药瓶——就是这个，还有一个起掉的软木塞。”

“只是，你明白，”奥利弗太太很快地说，“这是一个螺纹口的瓶子，所以这个软木塞才是真正的线索。”

“我知道，夫人，你总是这样足智多谋，不过我还不太清楚——”

奥利弗太太打断了他的话头。

“噢，不过当然啦，”她说，“得有情节说明。就像杂志上的连载作品——有个内容简介。”她转向沃伯顿上尉，问道：“你拿到情节说明了吗？”

“印刷厂还没印好呢。”

“可是他们答应过的呀！”

“我知道，知道。谁都会满口答应的。今天下午六点钟就可以取了。我会开车进城取的。”

“哦，那好。”

奥利弗太太深深地叹了口气，转向波洛。

“那么，我不得不凭嘴讲了。只是，我讲不好。我是说，要是让我写的话，我能写得一清二楚，但要是让我用嘴讲，听起来就会像傻子喝面茶——糊里糊涂了。这就是我从来不和任何人讨论我的作品的情节的原因。我认识到我不能和别人讨论，因为假如我和别人讨论起来，他们只会茫然不解地看着我，说：‘——呃——是的，不过——我还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而且可以肯定，这是写不成一部书的。’

真扫兴。可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当我把它写出来的时候，它就是一部书了！”

奥利弗太太停下来喘了口气，接着说道：

“嗯，事情是这样的。有个叫彼得·盖伊的青年原子科学家，有人怀疑他受了左派的雇佣。他和一位叫琼·布伦特的女子结了婚，他的头一位太太死了。但是实际上她并没有死，她又出现了，因为她是个特工人员，可也许不是，我是说她也许实际上是一个徒步旅行者——这位太太和另外的一个人有一段私情，而那个叫洛约拉的男人或许是来和马雅幽会的，或者是来暗中监视她的。还有一封讹诈信，它或者出自女管家之手，或者出自男管家之手，还有，左轮手枪丢了。正如你不知道那封讹诈信是写给谁的那样，在吃饭的时候，皮下注射器掉出来了，可后来它又不见了……”

奥利弗太太停了下来，因为她正确地估计到了波洛的反应。

“我明白，”她同情地说，“这一切听起来稀里糊涂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我的头脑里一点也不糊涂——你看了那份简介以后，你就会觉得很清楚了。”

“而且，不管怎么说，”她总结性地说道，“经过情形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对吗？我是说，对你来讲无关紧要。你做的只是发奖而已——奖品棒极了，头一样奖品是一个形状像左轮手枪的银烟盒——再就是说几句解题人是如何如何聪明之类的话。”

波洛心想，解题的人确实得十分聪明才行。实际上，他非常怀疑是不是真有人能解这道题。他觉得，整个情节和这

个破案游戏都隐藏在茫茫迷雾中。

“哟，”沃伯顿上尉看了一眼手表，兴致勃勃地说，“我最好是到印刷厂去取东西。”

奥利弗太太嚷道：

“要是他们还没搞完——”

“噢，他们都搞好了，我打过电话了。再见！”

他离开了房间。

奥利弗太太突然抓住了波洛的胳臂，用沙哑的嗓音小声问道：

“怎么样？”

“怎么样——什么怎么样？”

“你看出什么名堂没有？或者看出了什么人没有？”

波洛用略带责备的口吻说：

“我觉得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完全正常。”

“正常？”

“嗯，也许这个词用得不太恰当。正如你所说的，斯塔布斯夫人显然有些低能，莱格先生则显得相当异常。”

“哦，他完全正常，”奥利弗太太不耐烦地说，“他刚得过神经衰弱。”

波洛觉得她的话措词含糊，但他没有刨根问底，反而对她的话表示了赞同。

“每个人都显得像意料中的那样焦虑不安，情绪激动，疲惫不堪，并且非常烦躁，为这样的娱乐活动作准备常常是这样的。要是你能指出——”

“嘘！”奥利弗太太又抓住了他的胳臂，“有人来了。”

这真像一出乱糟糟的闹剧，波洛觉得他自己的火气也上来了。

布鲁伊斯小姐那愉快而温和的脸庞出现在门旁。

“啊，你在这儿呀，波洛先生。我正在到处找你，要带你去看你的房间呢。”

她领着他走上楼梯，沿着走廊，来到了一个宽敞而又通风的房间，从这里可以眺望河边。

“正对面有个洗澡间。乔治爵士总是说要多修几个洗澡间，可是这么一来，房间的比例就会受到很大的破坏。希望你会觉得一切舒适。”

“是的，的确如此。”波洛欣赏着那小书架、台灯及床边那个写着“饼干”字样的盒子。“看来你把这座房子里的一切都安排得完美无缺了。我是应该向你表示祝贺呢，还是应当向我的迷人的女主人表示祝贺？”

“斯塔布斯夫人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上了。”布鲁伊斯小姐有点挖苦地说道。

“一个花枝招展的年轻女人。”波洛若有所思地说。

“正像你说的那样。”

“不过，从别的方面说她又不是这样了，也许……”他突然停住不往下说了，“对不起。我有失体统了。也许我不应该这样品头论足。”

布鲁伊斯小姐镇定地望了他一眼。她平淡地说：

“斯塔布斯夫人对自己做的事了如指掌。她除了像你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花枝招展的年轻女人以外，也是个十分精明的人。”

没等波洛惊讶地抬起眼，她已经转身走出了房间。这么说精明的布鲁伊斯小姐是这样想的，对吗？或者，她这样说仅仅是由于某些个人的原因？她为什么要对他——一个新来乍到的人——这样说呢？也许，正因为他是新来的人？也因为他是个外国人吗？根据赫尔克里·波洛的经验，许多英国人认为对一个外国人所讲的话是可以不算数的！

他困惑地皱起了双眉，心不在焉地注视着布鲁伊斯小姐走出去的那扇门。随后，他信步踱到窗前，站在那里，向外眺望着。正在他眺望的工夫，他看见斯塔布斯夫人和弗利亚特太太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她们在木兰花树旁边站着，谈了几句话。然后，弗利亚特太太点头道了声再见，便拾起园艺篮和手套，快步走下车道。斯塔布斯夫人站在那里瞧了一会儿，接着，心不在焉地扯下了一朵木兰花，闻了闻，慢步走上那条穿过树林通往河边的小路。她回头看了一下，便从波洛的视野中消失了。这时，波洛看见迈克尔·韦曼从木兰花树背后蹑手蹑脚地走了出来，他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儿，随后，跟着那个苗条，修长的身影走进了树林。

波洛觉得，他是一个英俊的，生气勃勃的小伙子，毫无疑问，他比乔治·斯塔布斯爵士更有吸引力……

不过，要真是这样，那又说明了什么呢？这种情形在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有钱的、已经到了中年而又平淡无奇的丈夫；可能有，也可能没有足够的智力的年轻漂亮的妻子；再加上一个富于魅力的，多情的青年男子。是什么东西促使奥利弗太太打电话非要叫他到这儿来不可的呢？无庸置疑奥利弗太太一定是想象得非常逼真了，但是……

“但是说到底，”赫尔克里·波洛喃喃地自言自语道，“我可不是一个在奸情——或许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奸情方面的顾问。”

在奥利弗太太所设计的这个非同一般的游戏中，难道真可能出什么事吗？奥利弗太太是个头脑非常糊涂的女人，他无法理解她是如何条理清晰地安排这个侦探游戏的情节的。然而，尽管她头脑糊涂，但叫他吃惊的是，她却时时能突然悟到事情的真谛。

“时间太短了——太短了，”他对自己嘟哝道，“真像奥利弗太太所相信的那样，这里出了什么事吗？我倾向于认为是出了些事。但是些什么事呢？谁能对我有些启发呢？我需要对这个邸宅里的人有更多的了解才行，多多益善。”

他考虑了一会儿以后，便抓起了他的帽子（波洛是从来不冒险光着脑袋走到晚风中去的），匆匆走出了房间，下楼去了。他远远地听见马斯特顿太太用低沉的声音在那里专断地嚷嚷着。近处，则是乔治爵士那柔情脉脉的声音。

“这面纱真讨厌。我的女眷中要有你这么个人就好了，萨利。明天我要多算算命。你能给我算出些什么来呢，嗯？”

传来了一阵轻微的扭扯声，萨利·莱格气喘吁吁地说：

“乔治，别这样。”

波洛扬了扬眉毛，从邻近的一个便门里溜了出去。他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后面的车道，他的方向感使他判定这个后车道的某一段和前车道是相连接的。

他的这一举动取得了成功，尽管这使他有些气喘，但他终于来到了弗利亚特太太的身边。他殷勤地接过了她手中

的园丁篮。

“你允许吗，太太？”

“哦，谢谢，波洛先生，谢谢你的好意。不过，篮子并不重。”

“让我帮你拿到家吧。你就住在附近吧？”

“其实我就住在前门旁边的小房子里。是乔治爵士开恩租给我的。”

从前她家前门旁边的小房子……对此她到底感受如何呢，波洛不知道。她的神态如此从容，使他无从了解她的感情。他改变了话题，说：

“斯塔布斯夫人比她的丈夫要小得多，是吗？”

“小二十三岁。”

弗利亚特太太不动声色地说道：

“她长得很动人。”

这不是他所期待的答复。弗利亚特太太接着说：

“你知道，我非常了解她，我照料过她一段短时间。”

“这个我不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呢？这段经过有些凄惨。她的族人在西印度群岛有产业，是蔗糖产业。一次地震之后，他们的房子被烧毁了，她的父母和兄弟姊妹全都丧生。海蒂本人在巴黎的一家女修道院里，就这样，顷刻之间连一个近亲也没有了。遗嘱执行人认为海蒂在海外度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由人伴陪，进入社交界了。我就把这件事承担了下来。”弗利亚特太太干巴巴地微笑着补充道，“有时候，我也能把自己打扮得帅劲儿十足呢，而且，不用说，我还有必要的社会

关系——实际上，前地方长官就是我们的密友。”

“当然，太太，这一切我都理解。”

“这对我是很适合的——我当时正处在困难时期。我的丈夫恰好在战争爆发前亡故了。我那个在海军服役的大儿子和他的军舰一起沉没了，我那个远在肯尼亚的小儿子回国参加了突击队，在意大利被杀害了。这意味着要交纳三份遗产税，这所邸宅不得不标价出售。我本人一贫如洗，我很乐意有个年轻人让我来照顾，陪着她到处走走，以此作为消遣。我开始喜欢上了海蒂，而且越来越喜欢她了，也许，这是由于我发觉她——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讲——她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独立自主地生活呢？波洛先生，请你注意，海蒂并不是智力上有缺陷，而是像乡下人说的那样‘头脑简单’。她很容易受骗，过于温顺，很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我自己认为，没有什么钱倒是件好事。倘若她成了一位财产继承人的话，她的境况也许反倒会更加困难了。她对男人很有吸引力，天生一副软心肠就容易被人吸引，受人影响——她是绝对地需要别人照料的。在最后清理完她双亲的产业之后，发现种植园已经毁掉了，负债多于资产。谢天谢地的是，乔治·斯塔布斯那样的男人爱上了她，而且打算娶她。”

“可能——是的——这倒是一个解决办法。”

弗利亚特太太说：“乔治爵士尽管是个靠个人奋斗起家的人——我们得正视这一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暴发户，但他家资巨富，基本上是个正派、善良的人。我并不认为他会要求妻子作他精神上的伴侣，这也是无可厚非的。海蒂就是他所想要的一切。她穿着那些衣服，戴着那些首饰，真

是漂亮极了。坦白地讲，对这种情况我是心满意足的，我承认，我有意影响她，使她答应了他的求婚。要是这种结合很不幸的话，"——她的声音有些打颤了——"那么，让她嫁给一个年龄比她大这么多的男人，就是我的错了。你知道，正像我告诉过你的那样，海蒂特别容易受别人的影响。任何一个和她相处的人都可以控制她。"

"我似乎觉得，"波洛称许地说，"你给她作了一番最深谋远虑的安排。我不像英国人那样浪漫，要使婚姻美满，光考虑浪漫是不行的。"

他又接着说：

"这个地方，纳塞庄园，倒真是一个风景绝佳的胜地。正如俗话所说的，世间少有啊。"

"由于不得不卖掉纳塞庄园，"弗利亚特太太声音发抖地说，"所以我很高兴乔治爵士买下了它。战争期间，庄园被军队征用过，战后，它本来也许会被卖出去改作旅馆或者学校，房间会被隔小，自然的美也就荡然无存了。在胡丹，我们的邻居弗莱彻夫妇不得不卖掉了他们的庄园，现在那里成了一个青年招待所了。年轻人过得痛快，大家都高兴——幸好胡丹是一座晚期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在建筑上没有什么很大的特点，改掉也就无所谓了。我担心的是，有些年轻人会私自闯进我们的庄园里来。这使乔治爵士非常生气，有时，他们也确实乱砍乱闯，破坏那些珍贵的灌木林——他们想从这里找一条去渡口的近路，好到河对面去。"

现在，他们已经站在庄园前门旁边了。那座白色的小平房就在车道的后面，周围是一个有小围栏的花园。

弗利亚特太太一边道着谢，一边从波洛的手中接过了篮子。

“我一直就很喜欢这座小平房，”她说着，深情地望着那座房子，“我们的园丁头默德尔在这里住了三十三年。我觉得它比那座小山顶上的农舍式的小别墅要好得多，尽管乔治爵士已经把那座别墅扩大了，翻修得也比原来更现代化了。这是非做不可的事，因为眼下我们请的园丁头是个年轻人，他有个年轻的妻子——这些年轻女人是非要用电熨斗、现代化的炊具，电视机以及其他这类东西不可的。一个人得跟上时代啊。”她叹了口气。“眼下，在这个庄园里几乎找不到什么旧时的老人了——面孔都是陌生的。”

“太太，我很高兴，”波洛说道，“你至少有了一个安身之处。”

“你知道斯宾塞[1]的这几句诗吗？‘玩耍嬉戏之后的昏然安睡，搏风斗浪之后的进港泊岸，弥天战火后的平和宁怡，度过人生之后的永远安息，都是其乐无穷……’”

她停了停以后又用同样的声调说：“这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世界，波洛先生。在这个世界上不乏恶人。这个或许你和我知道得一样清楚。在比我年轻的人面前，我是不这样讲的。这也许会使他们灰心丧气，但这是事实……是的，这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世界……”

她向他略为点了点头，随即转身走进了那座小平房。波洛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出神地望着那关上了的门。

---

[1] 埃德蒙·斯宾塞（1552—1599），英国著名诗人。——译注。

第五章

1

波洛怀着探察一下的心情，走出前门，顺着急转直下的道路走去，不一会儿，便到了一个小码头上。这里有一口栓在链条上的大钟，上面贴着一张布告："欲摆渡者请敲钟。"沿着码头，一溜儿泊着各式各样的船。一个刚才倚在系缆柱上的，烂眼圈的老头儿，拖着脚步向波洛走来。

"先生，您想摆渡吗？"

"谢谢你，不摆渡。我刚从纳塞庄园出来，随便散散步。"

"啊，您住在纳塞庄园吗？我在那儿当过差，我的儿子原先是那里的园丁头儿。我以前是照管船的，早先的弗利亚特老爷可喜欢船啦，不管什么样的天气他都要出来坐坐船。后来，他的儿子少校就不喜欢船了。他就爱骑马，他在马身上花了不少钱。马和酒——可把他折腾苦了，他的太太也跟着受罪。兴许，您已经见到过她了——她呀，眼下就住在前门

旁边的那个小平房里。”

“是的，我刚和她在一起来着。”

“她自己也是弗利亚特家族的人，从蒂弗顿[1]来的第二代表亲。她在园艺方面是把好手，那些开花的灌木都是她栽下的，甚至在战争期间，两位少爷去打仗，庄园被征用的时候，她也还是照料那些灌木，没有让它们荒了。”

“两个儿子都死了，她也吃了不少苦吧。”

“啊，可过了一段苦日子，为这为那的，和她丈夫闹矛盾，和少爷也处不好。不是和亨利先生处得不好。他是个年轻绅士，为人要多好有多好。他像他的爷爷，喜欢玩船，后来理所当然地进了海军。可是詹姆斯先生却给她找了好多麻烦。又拉债又玩女人，还有他的脾气也野极了。两个儿子当中，一个不肯走正经道儿。可是打仗倒挺对他脾胃，你兴许会说——这使他有了机会。啊！有许多人在和平的时候不走正道儿，可是打仗的时候倒死得有骨气。”

“这么说，”波洛说道，“纳塞庄园里再没有别的弗利亚特家的人了？”

老头儿突然收住了话头。

“就像您说的那样，先生。”

波洛好奇地打量着那老头儿。

“这样，庄园成了乔治·斯塔布斯爵士的了。本地人对他是怎么看的？”

“我们知道，”老头说道，“他阔得厉害。”

---

[1] 英国地名。——译注。

他的声音听起来干巴巴的，几乎有些傻气。

“他的太太呢？”

“啊，她是个从伦敦来的漂亮太太。她不喜欢花园，他们都说，她这个人不够格。”

他意味深长地拍拍自己的额头。

“这倒不是因为老有人说她的坏话，也不是说她待人不客气。他们到这儿来一年多了，买下了这块地方，拾掇得里外一码儿新。我老觉得好像他们昨天才到这儿的。他们是晚上到的，我记得头一天刮了一次从来没见过的大风，大树被刮得东倒西歪——有一棵树被刮断后横躺在车道上，我们只好急急忙忙把它推开，把车道清理了出来。那棵大橡树倒了，倒下来时压断了好多别的树，搞了个乱七八糟。”

“啊，是的，就是现在建了‘弗利’的那片地方吧？”

老头儿侧过身去，厌恶地唾了一口：

“还叫个什么‘弗利’，这个‘弗利’——是个他妈的新鲜的傻玩意儿。要是在老弗利亚特的时候，决不会有什么‘弗利’的。这个‘弗利’是那位贵太太的主意。他们头一次来这儿以后不到三星期就建起来了。我压根儿也不怀疑，一准是她向乔治爵士嚼的舌头根子。瞧它戳在树林里那副蠢样，就跟异教徒的庙宇似的。这么一个漂漂亮亮的夏季别墅，被弄得土里土气，就像铮明瓦亮的玻璃上粘了污点。对它我简直没什么好说的了。”

波洛淡然一笑。

他说：“伦敦的太太们一定有她们自己的癖好。弗利亚特家的时代过去了，真叫人伤心哪。”

"先生,甭信那个,"老头儿哈哈地笑着,"弗利亚特家从来都是在纳塞庄园的。"

"可是房子已经归乔治·斯塔布斯爵士了。"

"也许是吧——可还有一个弗利亚特在这儿呀。啊!弗利亚特家真是了不起,狡猾呀!"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老头儿狡黠地用眼角瞟了他一下。

"弗利亚特太太住在小平房里,对吧?"他问道。

"对,"波洛慢吞吞地说,"弗利亚特太太住在小平房里。而且,世道邪恶,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非常邪恶的。"

老头儿瞪着他。

"啊,"他说,"也许,你在那儿听到点儿什么了吧?"

他拖着脚走开了。

"然而,我听到的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呢?"当他缓步爬上小山,往邸宅走去的时候,他恼怒地问着自己。

2

赫尔克里·波洛仔细地梳洗了一番,往八字胡上抹了些芳香的润须膏,并且将两角捻得尖尖的。他从镜子前后退了两步,非常得意地打量着。

一声锣鸣在邸宅里回响着,他走下楼去。

那位男管家刚刚像艺术表演似的敲完锣,锣声是逐渐由弱到强,又由强到弱。他把锣锤挂回了钩子上,他那黧黑而忧郁的脸上显出了愉快的表情。

波洛暗想道："一封女管家写的敲诈信——要不就是男管家写的……"这个男管家看起来就像是个写敲诈信的行家里手。波洛想，奥利弗太太的那些人物是不是从周围的生活中选取的呢？

布鲁伊斯小姐穿着一身不合体的带花薄纱衣服从大厅里穿过。波洛一边赶了上去，一边问道：

"你们这儿有女管家吗？"

"哦，没有，波洛先生。我想现在分工没有那么细了，当然除非是产业规模实在很大。噢，不，我就是女管家——在这个家里，有时我与其说是秘书不如说是管家。"

她尖刻地笑了一声。

"这么说你就是女管家了？"波洛若有所思地估量着。

他看不出布鲁伊斯小姐是写敲诈信的人。至于说匿名信——那就不同了。他不知道有许多匿名信是出自像布鲁伊斯小姐这样稳健，可靠，丝毫也不为周围的人所怀疑的女人之手的。

"那位男管家叫什么名字？"他问道。

"亨顿。"布鲁伊斯小姐显得有些惊讶。

波洛振作了一下，马上解释道：

"我问他的名字，是因为我好像觉得以前在哪儿见到过他。"

"很可能，"布鲁伊斯小姐说，"这号人好像在任何地方也待不过四个月以上。他们一定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把英国需要这类人的地方都干个遍。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现在用得起男管家和厨子的人已经不多了。"

他们走进客厅，乔治爵士正在那里提议喝雪利酒。他穿着一件无尾常礼服，不知怎么的，显得十分不自然。奥利弗太太穿着铁灰色的缎子衣服，看上去像是一艘老式战船。头发光滑乌黑的斯塔布斯夫人正在低头看着《时髦》杂志上的时装款式。

亚历克和萨利·莱格还有吉姆·沃伯顿正在那里吵吵嚷嚷地说个不停。

"我们今天晚上要好忙一阵了，"沃伯顿警告着大家，"今晚打不成桥牌了。大家都要去帮忙。还有大堆的通知单和算命用的大卡片要印。我们给算命的人起个什么名字呢？叫朱莱卡太太？埃斯梅拉尔达？或者吉普赛女王的名字罗曼妮·利？"

"过于东方色彩了，"萨利说，"在农业区，人人都讨厌吉普赛人。朱莱卡听起来很不错。我把颜料盒带来了，我想迈克尔可以给我们画一条盘曲的蛇来装饰那块通知板。"

"克娄巴特拉[1]这个名字是不是比朱莱卡要好一些？"

亨顿出现在门口。

"饭已经准备好了，夫人。"

他们都走了进去。长桌上摆着蜡烛，房间里人影幢幢。

沃伯顿和亚历克·莱格坐在女主人的两边，波洛坐在奥利弗太太和布鲁伊斯小姐的中间。布鲁伊斯小姐正在兴致勃勃地向大伙儿谈着为明天的活动所作的准备工作的详情。

---

[1] 埃及女王（公元前69－30）。——译注。

奥利弗太太坐在那里，心不在焉地沉思着，几乎没有开口说话。

当她终于打破了自己的沉默时，她的解释有些自相矛盾。

“别为我操心，”她对波洛说，“我正在回忆我是不是忘记了什么。”

乔治爵士亲切地笑了起来。

“是无法挽救的差错吗？呃？”他问道。

“正是这样，”奥利弗太太说，“总是会有个把的。有时候，书都付印了，你才发觉这种差错。那就很痛苦了！”她的面庞上流露出了这种感情。她叹了口气。“奇怪的是大多数人从来不注意这一点。我对自己说，‘厨师必然会注意到有两片肉剩下来，’可是别的人根本不会想到这一点的。”

迈克尔·韦曼从桌子对面俯身过来，说：“你那第二块肉片的奥妙让我着迷了，请你永远别解释了，留着我洗澡的时候再琢磨吧。”

奥利弗太太冲着他心不在焉地一笑，又陷入了沉思默想状态。

斯塔布斯夫人也沉默着，时不时地打着哈欠。沃伯顿、亚历克·莱格和布鲁伊斯小姐隔着她谈着话。在他们走出餐室的时候，斯塔布斯夫人在楼梯边停住了。

“我要睡觉去了，”她声称，“我困极了。”

“啊，斯塔布斯夫人，”布鲁伊斯小姐喊道，“还有好多事要做，我们一直指望你能来帮我们呢。”

“是的，我知道，”斯塔布斯夫人说，“可是我要去睡了。”

她说话时带着一种孩子般的满足。

在乔治从餐室里出来的时候，她将头转了过去。

“我累了，乔治。我要去睡觉，你不在意吧？”

他走到她面前，慈爱地拍了拍她的肩头。

“你去吧，睡个好觉，海蒂，明天好精神饱满。”

他轻轻地吻了她一下。她一边上楼一边挥着手、喊着：“大家晚安。”

乔治爵士向她微笑着。布鲁伊斯小姐猛地抽了口气，不客气地转过身去。

“来吧，诸位，”她用一种听起来假惺惺的，强作兴奋的声音说，“我们得去工作了。”

不一会儿，每个人都动手干起了自己的事。由于布鲁伊斯小姐不能随时都在旁边，不久，就有几个人溜之大吉了。迈克尔·韦曼在一张招贴上装饰了一条非常醒目的蛇和以下的词句：朱莱卡太太为您算命，收费二先令六便士。随后，他就悄然而去。亚历克·莱格干了点儿谁也说不清的零星小事，然后声称要去检查一下投环套物的游戏，便再也不露面了。正像所有妇女干活时的态度一样，这里的女人们起劲而又认真地干着，赫尔克里·波洛学了女主人的样子，很早就上床睡觉了。

3

翌晨九点半钟，波洛走下楼来吃早餐。吃早餐的方式和战前一样：一个电加热器上放着一排热盘。乔治爵士吃了一



顿名符其实的英国男子汉的早餐：炒鸡蛋，咸猪肉和腰子。奥利弗太太和布鲁伊斯小姐吃的也大同小异。

迈克尔·韦曼正在嚼着一满盘冷火腿。只有斯塔布斯夫人无心去留意这丰盛的美餐，而是啃着一片薄薄的吐司，呷着黑咖啡。她戴着一顶浅粉色的大帽子，在早餐桌上看起来显得很奇特。

邮递员刚刚来过，布鲁伊斯小姐胸前抱着一大堆她已经很快分好类的信件。每一件标有乔治爵士"亲启"的信她都交给了他。其他的信件她自己拆看过，并分门别类地整理好。

斯塔布斯夫人收到了三封信。她打开了那两封显然是账单的信，随手扔到了一边。接着，她打开了第三封信，突然响亮地喊道：

"啊！"

这声音里充满了惊讶，大家把头扭向了她。

"是埃蒂安来的信，"她说，"我的表哥埃蒂安。他要乘一艘游艇到这儿来。"

"让我看看，海蒂。"乔治爵士伸出了手。她把信递过桌子去。他把信纸展平，看了起来。

"这个埃蒂安·德·苏泽是谁？你说是你的表哥？"

"我想是吧。是二表哥。我不大记得他了——几乎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他是——"

"是什么，亲爱的？"

她耸了耸肩。

"无关紧要。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还是个小



姑娘。”

“我想，你对他已经记不清了吧。不过，我们理所当然要欢迎他的，”乔治爵士真心实意地说，“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有游园活动，不过我们要请他来吃饭。也许，我们能留他住上一两个晚上——带他看看农村的景色？”

乔治爵士现在是一位热情的乡村绅士了。

斯塔布斯夫人什么也没讲。她低头出神地看着自己的咖啡杯。

大家的谈话又照例地转到游园会这个话题上去了。只有波洛没有加入谈话，他在观察着那个坐在桌子尽头的苗条而富有异国情调的身影。他一点也不知道她脑子里正在想着些什么。就在这时，她抬起了眼睛，沿着桌子向他坐着的地方迅速地瞥了一眼。那目光如此精明、富于意识，这使他为之一惊。当他们的目光碰到一起的时候，那精明之态突然消失了——又变得茫茫然了。可是，刚才的那种神情确曾有过，冷静，富于算计，充满戒备……

或许那目光是出于他的想象？在任何情况下，智力稍有缺陷的人有时常常会表现出一种天生的狡诈，甚至使最了解他们的人也感到惊讶，难道真是这样吗？

他暗自思忖，斯塔布斯夫人肯定是个谜一样的人物。看起来，人们对她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布鲁伊斯小姐已经说过，斯塔布斯夫人对自己的作为是心中有数的。而奥利弗太太则明确地认为她是个低能的人；弗利亚特太太与她相处甚久，而且十分亲近，她说她不是个很正常的人，得有人照料和看护。

也许，布鲁伊斯小姐怀有成见吧，她讨厌斯塔布斯夫人，因为她懒惰，孤僻。波洛不清楚布鲁伊斯小姐是否在乔治爵士婚前就给他当秘书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她就很容易对这种"改朝换代"忿然不平的。

波洛本人原来是完全赞同弗利亚特太太和奥利弗太太的看法的——但今天早晨之后就不尽然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仅仅凭转瞬即逝的印象就真的可靠吗？

斯塔布斯夫人猛然从桌边站了起来。

"我头疼，"她说，"我要到我房间里去躺一躺。"

乔治爵士焦急地跳了起来：

"亲爱的，你没什么吧，对吗？"

"就是有点儿头疼。"

"今天下午你就会好的，对吧？"

"会的，我想会好的。"

"吃点儿阿斯匹林吧，斯塔布斯夫人，"布鲁伊斯小姐轻快地说道，"你有吗？要不我给你拿几片来？"

"我有。"

她向门口走去。当她走过的时候，刚才夹在她手指间的手绢落到了地上。波洛马上趋前几步，悄悄地捡了起来。

乔治爵士打算跟他的妻子一起走，但是却被布鲁伊斯小姐叫住了。

"乔治爵士，关于今天下午汽车停放的问题，我正想给米切尔交待一下。你是不是认为最好还是照你说的那么办——"

波洛走出了房间，后边的话没有听到。

在楼梯上他赶上了女主人。

"夫人，这是你掉的。"

他点了一下头，把手绢送了过去。

她漫不经心地接了过来。

"夫人，你病了，我很着急。特别是在你表兄就要来到的时刻。"

她急急地，几乎是发脾气地回答道：

"我并不想见埃蒂安。我不喜欢他，他很坏，一直就很坏。我怕他。他老干坏事。"

餐室的门打开了，乔治爵士穿过大厅，上了楼梯。

"海蒂，我的小可怜儿。让我去帮你睡下吧。"

他们一起走上了楼梯，他的胳膊温存地搂着她，脸上是一片忧虑和关注。

波洛仰头望着他们的背影，然后一转身，碰上了手里攥着报纸而去的布鲁伊斯小姐。

"斯塔布斯夫人头疼——"他刚要起话头。

"她头疼个屁。"布鲁伊斯小姐怒气冲冲地说着，走进了她的办公室，随手带上了门。

波洛叹息着，走出前门，来到了台阶上。马斯特顿太太刚刚开着一辆小轿车到达这里，正在指挥着搭茶水帐篷，那洪亮的嗓子吵吵嚷嚷地左右吩咐着。

她转过身来向波洛致意。

"这些事儿，讨厌透了，"她说，"他们总是把什么东西都放错地方。不对，罗杰斯！再往左边一些——左边——不是右边！你觉得天气怎么样，波洛先生？我看很难预料呀。当

然啦，要是下雨的话，一切就都毁了。今年不同去年，夏天天气好极了。乔治爵士在哪儿呢？我想去和他谈谈在哪儿停车的问题。”

“他的妻子头疼，躺着去了。”

“今天下午她就会好的，”马斯特顿太太信心十足地说，“你知道，她就喜欢大场面。她会打扮得漂漂亮亮，并且像个孩子似的高兴得手舞足蹈，请帮我从那边拿一捆桩子来，好吗？我想把高尔夫球计数的地方标出来。”

于是，波洛不得不帮忙了，他像个有用的徒工一样，被马斯特顿太太毫不留情地支来使去。在繁重的劳动间隙里，她随随便便地和他谈着话。

“我发现所有的事你都得亲自动手才行，非这样不可……顺便问一下，我想，你是埃利奥特家的朋友吧？”

由于长期旅居英格兰，波洛明白这是一种社会承认的标志。实际上，马斯特顿太太是在说：“尽管你是个外国人，但是我明白，你是我们中间的一员。”她继续用亲密的口吻和他聊着。

“能够再次住进纳塞庄园真是太好了。我们都很担心它会变成一家旅馆。现今的情况你是了解的，要是开车穿过这个国家，写着‘宾馆’、‘私营旅店’，或者‘一级饭店，准予售酒’的招牌一个接着一个。这些房子都是当年人们做姑娘的时候住过的，或是去跳过舞的地方。真叫人伤心。是的，我为纳塞庄园感到庆幸。当然，可怜的艾米·弗利亚特也是这样想的。她曾经度过那么艰难的日子——可是，我要说，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乔治爵士为纳塞庄园做了许多了不起的

事——而且没有使它变得俗不可耐。不知道这是由于艾米·弗利亚特的影响,还是他本人天生旨趣高雅。你知道,他的审美感是很不错的。像他那样的一个男人能这样,真是叫人意想不到。"

"我听说,他不是一个有土地的上流人物吧?"波洛好奇地问。

"我听说,他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乔治爵士——这是他受洗礼时的名字。我怀疑是从乔治·桑格勋爵马戏团这个名字中受到的启发。真是有意思极了。当然,我们从来没往外讲过。有钱人有些势利也得包涵包涵,你说是吗?有意思的是,尽管他的出身如此,可是乔治·斯塔布斯却处处吃得开。他可以说有些返祖,纯粹是十八世纪乡村绅士的模样。我得说,他可出身于好门第呀。我猜,他父亲是个上等人,母亲是酒吧女招待。"

马斯特顿太太打住了话头,冲着一个园丁大喊大叫起来:

"不是在杜鹃花旁边。你得在右边留出九柱戏的地方来。右边——不是左边!"

她接着说道:"他们连左右都闹不清楚,真是怪哉。那个女人布鲁伊斯很能干。她不喜欢可怜的海蒂。有时候她瞧着海蒂的那副样子,像是恨不得把她杀了才好。好秘书爱着她们的老板这样的事实在是太多了。你认为,吉姆·沃伯顿现在会上哪儿去了?他总是自称为'上尉',真是无聊透顶。他连个正规兵都不是,一个德国人都没见过,当然,这些天一个人只好有啥算啥了——他倒是挺苦干的——不过我

总觉得他有些靠不住。啊！莱格夫妇来啦。”

萨利·莱格穿着宽松的衣服，外加一件黄色套衫，她快活地说：

“我们是来帮忙的。”

“要干的可多啦，”马斯特顿太太大声说，“来，让我想想……”

波洛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溜之大吉了。当他转过房子的拐角，向着前台阶走去时，他又看到了一个新的戏剧性的场面。

树林里走出来了两个穿着短裤和色彩鲜艳的衬衫的年轻姑娘。她们正站在那里，疑疑惑惑地抬头打量着这座房子。他认出来其中的一个就是他昨天用汽车捎脚带的那个意大利姑娘。乔治爵士从斯塔布斯夫人卧室的窗口中探出了身子，正在怒气冲冲地向她们喊着。

“你们闯进私宅了。”他喊道。

“什么?”那个戴着绿头巾的年轻姑娘说。

“你们不能从这儿穿过。这是私宅。”

另一个戴着蓝头巾的年轻姑娘用愉快的声音说：

“请问？纳塞科姆码头……”她发音时非常小心慬慎，“是这条路吗？请问?”

“你们侵犯私宅了。”乔治爵士吼道。

“你说什么?”

“侵犯私宅！这里穿不过去。你们得返回去。回去！从你们来的路回去。”

他用手势比划着，她们瞠目结舌地望着他。随后，她们

讲着一串外国话，商量了一下。最后蓝头巾拿不准地说：

“回去？回招待所？”

“对了。你们从那条路——那条路——绕出去。”

她们勉强地退了回去。乔治爵士抹了一下眉头，低头望着波洛。

“我把时间都浪费在挡人上了，”他说，“他们以前总是从上面那道门里穿过来。我把它锁上了。现在，他们又从树林里穿过来了，是从那道篱笆上翻过来的。他们以为从这边走可以很方便地到达河边的码头。哦，当然，倒是能到，而且也快得多。可是，这里没有一条好路——从来就没有。而且，他们差不多都是外国人——你说的话他们都不懂，只是乱七八糟地用荷兰话或其他什么话对你嚷嚷。”

“至于这两位，我想，一个是德国人，另一个是意大利人。昨天，从车站来的路上，我看见过那个意大利姑娘。”

“他们说的话五花八门……什么？海蒂？你没什么来着！”他转身退回了屋里。

波洛转过身去，看见了奥利弗太太和一个发育良好，穿着女童子军制服的十四岁的姑娘站在他身后很近的地方。

“这是马林。”奥利弗太太说。

马林带着明显的鼻音证实了奥利弗太太的介绍。波洛文雅地躬了躬身。

“她就是‘被害者’。”奥利弗太太说道。

马林哈哈地笑着。

“我就是那具可怕的‘尸体’，”她说，“不过我身上不会有血的。”她的声音里带着失望。

“没有血？”

“没有。只不过是被一条绳子勒死，就完了。我倒情愿被刺死——而且涂上了好多好多红颜料。”

“沃伯顿上尉认为这样过于逼真了。”奥利弗太太说。

“在一场谋杀中，我想你是应该有血的，”马林不高兴地说，她极感兴趣地望着波洛。“你见过许多谋杀，对吗？是她告诉我们的。”

“一两回吧。”波洛谦虚地说。

他警惕地注意到，奥利弗太太离开了他们。

“是性欲狂吗？”马林热切地问道。

“当然不是啦。”

“我喜欢性欲狂，”马林饶有兴味地说，“我是说，我喜欢看这些书。”

“你大概连一个也不愿意碰到吧。”

“哦，我不知道。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相信这个地方有一个性欲狂。我爷爷有一回在树林里看见过一具尸体，他吓坏了，逃走了，等他再回去看的时候，尸体没了。那是个女人的尸体。当然，我爷爷有些疯傻，所以，没有人听他的话。”

波洛设法脱了身，他绕了个圈子回到了屋子里，躲进了自己的房间。他觉得需要静卧休息一下。

第 六 章

午饭吃得很早，是一顿无须费时便可吃完的冷肉食快餐。两点半钟，一位二三流电影明星将宣布游园会开幕。天气经过了一段看上去像要下雨的不祥之兆以后，也开始转好了。三点钟的时候，游园会达到了高潮。人们买了很多两个半先令一张的入场券，汽车都停放在长车道的一侧。青年招待所里的学生们成批地来了，他们用外国语大声谈着话。马斯特顿太太的预见果然不错，将近两点半的时候，斯塔布斯夫人就从她的卧室里露面了。她穿着一身仙客来红的衣服，戴着一顶黑色的大苦力草帽，身上缀着许多钻石。

布鲁伊斯小姐冷嘲热讽地低声说着：

"显然，还以为是在阿斯科特皇家赛马场呢！"

可是，波洛却一本正经地向她致意：

"你的穿戴太漂亮了，夫人。"

“很漂亮，对吧，”海蒂快乐地说，“看阿斯科特赛马，我也是这一身穿戴。”

那位二三流名星走过来了，海蒂走上前去迎接她。

波洛退到了不显眼的地方。他闷闷不乐地四下走着——游园会的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很正常。球打椰子游戏由热心的乔治爵士亲自主持，还有一个“九柱戏和投环套物”的游戏，以及各种各样的“摊子”，陈列着当地土产，像水果，蔬菜，果酱和糕饼——其他的摊子则陈列着“稀奇玩意儿”。此外还有抽彩的办法卖蛋糕、卖一篮篮水果，甚至似乎还有卖一头猪的；还有一个为孩子们准备的“摸彩袋”，两便士摸一次。

这时，人群已经熙来攘往，儿童舞蹈表演开始了。波洛没有看到奥利弗太太，但斯塔布斯夫人那仙客来红的身影却在人流中时隐时现。不过，人们的注意力却好像是集中在弗利亚特太太的身上。她的外表突然为之一变了。但见她穿着一件紫阳花蓝的印花软绸上衣，戴着一顶时髦的灰帽子。她显出一副主持一切的样子，迎接着新来的人，引导游客们参加各式各样的杂耍。

波洛在她的附近徘徊着，听到了一些谈话。

“艾米，亲爱的，你好呀？”

“啊，帕梅拉，你和爱德华都来了，这真太好啦。蒂弗顿到这里路可不近啊。”

“天公真为你作美。还记得战前那年吗？四点钟左右的时候，来了一场大暴雨，把整个游园会全都给毁了。”

“不过今年的夏天天气一直特别好。多萝西！咱们很久

没有见面了。"

"我们觉得非得来一趟不可，看看纳塞庄园的壮观景象。我看到你把岸边的小树丛剪掉了。"

"是的，这样紫阳花更显眼一些，你说是吗？"

"紫阳花太美了。多蓝哪！不过，亲爱的，你去年真搞出了不少奇迹。真的，纳塞庄园确实开始恢复旧观了。"

多萝西的丈夫用低沉而宏亮的嗓音说道：

"战争期间，我到这儿来见司令官的时候，我的心都快碎了。"

弗利亚特太太转过身去迎接一位地位低一些的来客。

"纳珀太太，见到你很愉快。这是露西吧？她长得多快呀！"

"明年她就要从学校毕业了。你看上去气色那么好，真叫人高兴，夫人。"

"我非常好，谢谢。你得到套环游戏那儿去碰碰运气吧，露西。过会儿在喝茶的帐篷见你，纳珀太太。我要到那里去照顾一下茶水。"

一位老年人——可能是纳珀太太的丈夫——羞怯地说：

"看到你又在纳塞庄园了，我很高兴，夫人。像是和过去一样了。"

弗利亚特太太的回答被两个向她冲将过来的女人和一个粗壮结实的男人打断了。

"艾米，亲爱的，好久没见了。这回看来真是成功之极啦！一定得告诉我，你是怎么拾掇那个玫瑰园的。穆里尔告

诉我说，你要用新枝把玫瑰园充实一遍。”

那个壮实的男人插嘴说：

“玛丽林·盖尔在什么地方？”

“雷吉特别想见见她。他看到她最近的照片了。”

“就是戴大沿帽那个吗？哎呀，她化妆了。”

“亲爱的，别傻啦。那是海蒂·斯塔布斯。你知道，艾米，你真不该让她像个模特儿似的晃来晃去。”

“是艾米吗？”又一个朋友在对她打招呼了，“这是罗杰，爱德华的儿子。亲爱的，你回到纳塞庄园来，多好啊。”

波洛缓步走开了，漫不经心地掏出一先令，买了一张也许能为他赢来那头猪的彩票。

他依然隐隐听到身后“看到你来，真高兴啊”之声不绝于耳。他搞不清楚，弗利亚特太太对她自己已经完全扮演了女主人的角色这一点是心中有数呢，还是不知不觉地就这样了？今天下午，她显然成了纳塞庄园的弗利亚特夫人了。

他正站在一座帐篷旁边，帐篷上挂着“朱莱卡太太为您算命，收费二先令六便士”的招牌。供应茶水的时间已到，所以再也没人排队算命了。波洛一低头，走进了帐篷，为受到能够坐在一把椅子上的优待而心甘情愿地付出了两先令六便士。

朱莱卡太太穿着一件质地平滑的黑色长袍，头上围着一条带金丝的头巾，一条面纱遮住了下半边脸，将她的说话声稍许压低了一些。当她拿过波洛的手时，一只挂着算命用的小饰物的手镯叮哨作响，而算命的结果也就信手拈来了，卦曰：有财运亨通之喜，能博得一位黑美人的青睐，能奇迹

般地大难不死。

“你告诉我的一切都令人愉快之至，莱格太太。我只希望能如愿以偿。”

“啊！”萨利说道，“这么说，你认出我来了，对吗？”

“我事先已有情报——奥利弗太太告诉我，原来你是当‘被害者’的，可是，后来他们非要你改当铁口神相不可。”

“我希望能当‘死人’，”萨利说道，“那要平静得多，都是吉姆·沃伯顿的错。是不是四点钟了？我想喝茶了，四点到四点半钟我休息。”

“还差十分钟呢，”波洛看着自己那只又大又老式的表说道，“是不是我给你端杯茶来？”

“不，不，我想休息了。这个帐篷闷死了。还有好多人在等着吗？”

“没有了。我想，他们正排队等茶呢。”

“那好。”

波洛走出了帐篷，马上就被一个神态坚决的女人叫住了。她让他付了六个便士之后，就让他猜一块蛋糕的重量。

投环套物那一摊是由一个胖胖的老大娘主持的，她一个劲儿地要他碰碰运气，使他感到很窘的是他一下子就套上了一个大洋娃娃。在他抱着洋娃娃有些难为情地走着的时候，意外地看见了达克尔·韦曼，他正忧郁地站在那条通往码头的路口边上。

“你好像挺自得其乐嘛，波洛先生。”他挖苦地笑着说。

波洛注视着自己得的奖品。

“真是个额外负担，对不对？”他忧伤地说。

突然，在他身边的一个小孩儿大声地哭了起来。波洛马上弯下腰去，把洋娃娃塞到了那孩子的怀中。

“Voilà[1]，这个给你。”

那孩子的眼泪马上就不流了。

“喂——维奥莱特——那先生好吗？说，谢谢，非常感谢——。”

“儿童化装服装展览，”沃伯顿上尉从喊话筒里喊着。“是第一流的——五点差三分开始。请排好队。”

波洛向房子走去，一个年轻人正在用球瞄准椰子果，为了瞄得更准一些，他往后退了几步，猛地撞在了波洛的身上。那年轻人怒容满面，波洛却条件反射地道了声歉，他的目光落到了那年轻人的衬衣上，那花里胡哨的图案使他眼花缭乱。他认出这就是乔治爵士说过的那种“玳瑁”衬衫，各种各样的玳瑁、乌龟和海怪扭曲盘错于其上。

波洛眨了眨眼，这时，那位他前天捎过脚的荷兰姑娘走上前来和他搭话。

“这么说，你也来参加游园会了。”他说，“你的朋友呢？”

“哦，是的，她今天下午也来了。我也没看到她，不过我们将在门口坐五点一刻开出的公共汽车一起走，我们要到托基去，在那儿我换汽车去普利茅斯，很方便。”

这番解释使波洛恍然大悟了，他刚才还想不通，这位荷兰姑娘干吗情愿汗流浃背地背着沉重的帆布旅行包呢。

他说：“今天早晨我看到你的朋友了。”

---

[1] 法语：好了。——译注。

"哦，是的，一个叫埃尔莎的德国姑娘和她在一起，她跟我说，她们想穿过那片树林到河边的码头上去。那位房主先生非常生气，把她们轰了回来。"

她把头扭向正在催促对手们用球打椰子果的乔治爵士，接着说：

"可是现在——今天下午，他倒是非常温文尔雅。"

波洛想要解释，擅自闯进来的年轻姑娘和那些付了两先令六便士的入门费、合法地被允许观赏纳塞庄园及其花园景色的年轻姑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可是，沃伯顿上尉拿着喊话筒闯到了他面前。他显得又热又烦恼。

"你看到斯塔布斯夫人了吗，波洛？谁见到斯塔布斯夫人了？还想叫她来参加化装服装的评判呢，可是我到处都找不到她。"

"我看到她了，让我想想——哦，大概在半个钟头以前。可是，后来我就算命去了。"

"这个该死的女人，"沃伯顿生气地说，"她能躲到哪儿去呢？孩子们正在等着，现在已经都过预定的时间了。"

他四面看着。

"阿曼达·布鲁伊斯到哪儿去了？"

布鲁伊斯小姐也杳无踪影了。

"真是糟糕透顶，"沃伯顿说，"一个人要打算办个展览什么的，就得有人和你合作才行。海蒂能到哪里去呢？也许她回到房子里去了吧？"

他很快大步流星地走了。

波洛朝着一块用绳子拦出的地方挤了过去，那里有一

个大帐棚正在供应茶水，可是，等候的队伍排得很长，于是他便决定作罢了。

他参观着卖精制小巧的工艺品的摊子，一位不肯善罢甘休的老太太差一点儿说服他买下一个装护领用的塑料盒子，可是他终于绕过这块地方的边缘，来到了一个可以从安全距离观察这场活动的地方。

他纳闷，奥利弗太太在什么地方呢？

听到背后传来脚步声，他转过头来。一个小伙子正顺着小路从码头的方向走来，这是一个肤色很深的小伙子，穿着一身无懈可击的游艇服。他停了一下，仿佛被眼前的情景弄得不知所措了。

他犹犹豫豫地问波洛：

"请问，这是乔治·斯塔布斯爵士的府上吗？"

"没错。"波洛顿了顿，然后毫无把握地猜测道："也许你是斯塔布斯夫人的表兄吧？"

"我是埃蒂安·德·苏泽——"

"我叫赫尔克里·波洛。"

他们互相点了点头。波洛将游园会的情况解释了一番。当他话音落地的时候，乔治爵士从玩球打椰子的地方穿过草坪向他们走了过来。

"是德·苏泽吗？见到你很高兴。海蒂今天早晨已经接到你的信了。你的游艇在哪儿？"

"泊在赫尔茅斯了。我是驾快艇沿河而上到达这个码头的。"

"我们必须找到海蒂。她就在附近……我希望你今晚能

与我们一起吃饭。”

“承蒙你的美意。”

“我们能留你过夜吗?”

“再次承蒙你的美意,不过,我要睡在我的游艇上。这样更方便一些。”

“你打算在这里久往吗?”

“也许两三天吧。要看情况。”德·苏泽耸了耸线条优美的肩头。

“我相信,海蒂会很高兴的。”乔治爵士有礼貌地说,“她在哪儿?我刚才还看见她呢。”

他神情困惑地环视了一下。

“她应该去参加评判儿童化装服装的。我真不明白。请原谅,我去一下,问问布鲁伊斯小姐。”

他匆匆地走了。德·苏泽望着他的背影。波洛看着德·苏泽。

“你上次见到你表妹到现在时间不长吧?”他问道。

对方耸耸肩。

“她十五岁以后,我就没有见过她。那以后不久,她就被送到国外去了——在法国的一家女修道院上学。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看得出她很漂亮。”

他探询似的望着波洛。

“她是个漂亮的女人。”波洛说道。

“那是她的丈夫吗?看起来他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个‘好家伙’,但是,也许没有受过很好的教养吧?不过,海蒂要找个十分般配的丈夫也许还真有点儿困难呢。”

波洛的脸上依然带着文雅而好奇的神色。对方大笑了起来。

“嗬，这不是什么秘密。在十五岁的时候，海蒂的智力发育就不健全。低能，你们不这样说吗？她还是那个样子吗？”

“看来似乎像是这样——是的。”波洛审慎地说。

德·苏泽耸了耸肩头。

“啊，好吧！一个人干吗要求女人……智力过人呢？她们要聪明才智干什么？这是不必要的。”

乔治怒气冲冲地回来了。布鲁伊斯小姐也和他一起来了，她气喘吁吁地说：

“我不知道在哪儿，乔治爵士。我最后一次瞧见她，是在算命人的帐篷里，但那至少是二十分钟或半个小时以前的事了。她也不在房子里。”

波洛说：“她会不会是看奥利弗太太的破案游戏到底进展得怎么样去了？”

乔治爵士的眉头舒展开了。

“有可能。你看，我离不开这一摊。我是主管。阿曼达分不开身。波洛你能去四下找一找吗？你路熟。”

然而，波洛并不熟悉路。不过，在问了布鲁伊斯小姐以后，他总算大体有了个方向。布鲁伊斯小姐很快就把德·苏泽领走了，而波洛却像念咒似的自己嘟囔着：“网球场，山茶花园，‘弗利’，上苗圃，船库……”

当他经过“球打椰子”的游戏场时，他看到乔治爵士脸上容光焕发，举着木球，正在欢迎上午被他赶走的那个年轻的意大利姑娘，而她对他这种截然改变的态度完全是丈二

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使波洛觉得好笑。

他继续往前走，到了网球场。可是那里除了一个军人模样的老绅士以外，空无一人，那老人把帽子拉在眼睛上，在花园椅子上大睡特睡。波洛折回房子，往下向山茶花园走去。

在山茶花园里，波洛看见奥利弗太太正坐在一把椅子上沉思冥想。她穿着一身闪闪发光的紫色衣服，看上去颇像是西登斯太太[1]。她招呼他坐在她身边的位子上。

"这里还只是第二个线索，"她哑着嗓子说道，"我想，我把它们弄得太难了，还没有人到这儿来过呢。"

正在这时，一个穿短裤的，喉结突出的小伙子走进了花园。他满意地喊了一声，说明他发现了第二个线索。

从他们面前经过的时候。他禁不住要表达一下他的心满意足了。

"许多人都不知道软木树，"他悄声说道，"聪明的照片是第一个线索，不过我认出来了——那是一段网球网。在那里有个毒药瓶，是空的，还有一个软木塞。大都分人都一个劲儿地去追瓶子的线索——我猜那是打马虎眼的。妙极了，是软木树，只有长在这一带的软木树才最耐寒。我对珍贵的灌木和树木是很有兴趣的。现在，我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了？"

他皱起了眉头，查看着他随身带的笔记本。

"我已经把下一个线索记下来了，可是，这似乎不说明

① 萨拉·肯布尔·西登斯(1755—1831)英国著名女演员。——译注。

什么问题，"他颇费猜疑地望着他们俩。"你们是来竞争的吗？"

"哦，不。"奥利弗太太说道，"我们只不过是在——旁观。"

"嗬……'当可爱的女人屈服于愚蠢的时候'……[1] 我记得在哪儿听到过这句话。"

"这是一句有名的引文。"波洛说道。

"'愚蠢'这个词也可以指一种建筑物的。[2]"奥利弗太太助了他一臂之力。"白色的——带柱子的。"她又补充了一句。

"这个提醒很好！非常感谢。他们说，阿里亚登·奥利弗太太本人就在附近。我真想得到她的亲笔签名。你没有在附近见到她，是吗？"

"没有。"奥利弗太太毫不犹豫地答道。

"我想见见她。她写的故事太棒了，"他压低了嗓门说，"不过，人家说她是个狂饮之徒。"

他急急忙忙地走了，奥利弗太太怒气冲冲地说：

"岂有此理！在我只喜欢喝柠檬汁的时候，这真是不公平之极了！"

"你不觉得你帮了那个年轻人的忙，找到了下一个线索，是极不公平的吗？"

"考虑到他是眼下惟一到了这里的人，我认为他应当受

---

①②英语中愚蠢（Folly）和庄园里的建筑物"弗利"（Folly）是同一个词，游戏中以此作为一个线索。——译注。

到鼓励。”

“可是你又不愿意给他亲笔签名留念。”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奥利弗太太说，“嘘！又有一些人来了。”

可是，这几个人不是找线索来的。这是两个女人，她们花钱买了门票，就是打定主意要把这个庄园看个够的。

她们觉得又热又不满意。

“你还以为他们一定有一些漂亮的花坛呢，”一个对另外一个说，“可是什么都没有，除了树就是树。我说的花园可不是这种样子的。”

奥利弗太太用手肘轻轻地碰了一下波洛，他们便悄悄地溜开了。

“假如，”奥利弗太太心烦意乱地说，“没有一个人找到那个‘尸体’，那又怎么办呢？”

“要有耐心，夫人，还要有勇气，”波洛说道，“下午还有不少时间哩。”

“这倒是实话，”奥利弗太太说，她变得活跃起来了。“过四点半钟就是半价售票了，因此，也许会有许多人涌进来的。咱们去看看马林那孩子怎么样了吧。你知道，我并不真的信得过那姑娘，她没有责任感。我认为她可能不会安心当‘尸体’，有可能不声不响地溜去喝茶了。你知道，人们是多么喜欢喝茶啊。”

他们心平气和地沿着林间小道走着，波洛在评论着庄园的地形。

“我发觉这里地形特别迷惑人，”他说，“小路多极了，人

们永远也无法肯定这些小路会把你引向何处，到处都是树。”

“你的话听起来就像刚刚走开的那个女人那样不满。”

他们从“弗利”前经过，顺着曲曲弯弯的小路走向河边。在他们的下方，船库的轮廓已经在望了。

波洛说：“倘使来玩破案游戏的人用手电照进船库，偶然地发现了那‘尸体’，那可就尴尬了。”

“你是说，可能会有某种捷径吗？我想到过这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最后一个线索只是一把钥匙的原因。没有它你开不了门。这是一把耶鲁弹簧锁，你只能从里面才能把它打开。”

一道又短又陡的斜坡往下直通船库的门口。船库建在河面上，上面是一个小码头，下面是存放船只的地方。奥利弗太太将藏在紫红色衣褶中的钥匙拿了出来，开了门锁。

“我们到这里给你鼓劲儿来了，马林。”她一边往里走一边轻快地说道。

她刚才对马林忠诚的怀疑是不公平的，她感到有些懊悔了，因为马林正趴在靠近窗口的地板上，按照艺术的安排出色地扮演着她作为死者的角色。

马林没有回答，她一动不动地躺着，风儿从敞开的窗口轻轻地吹进来，将摊在桌上的一堆连环画册吹得沙沙作响。

“好啦，”奥利弗太太不耐烦地说，“只有我和波洛先生，还没有人找到什么线索呢。”

波洛皱起了眉头。他轻轻地将奥利弗太太推到了旁边，然后走过去，向那躺在地板上的姑娘俯下身去。一声惊呼儿

乎冲口而出，他抬头望着奥利弗太太。

“这么说……”他说，“你料想的事发生了。”

“你是说……”奥利弗太太恐怖地瞪大了眼睛，她抓过一把柳条椅，一屁股坐了下去。“你是说……她死了？”

波洛点点头。

“嗯，是的，”他说，“她死了，死的时间不久。”

“可她是怎么死的……？”

他将围在那姑娘头上的鲜艳的头巾掀起了一角，这样，奥利弗太太便看到了晾衣绳的绳头。

“恰好和我安排的谋杀游戏的情节一模一样，”奥利弗太太颤巍巍地说道，“但这是谁干的？而且为什么？”

“问题正在这里。”波洛说道。

他本想再说一句，这些也正是他的疑问所在，但是他忍住了。

由于受害者并不是那位原子科学家的南斯拉夫籍的第一位妻子，所以问题的答案不可能是她所满意的答案了。然而，马林·塔克不过是一个十四岁的农村姑娘，就目前所知，她在世界上是没有任何冤家对头的。

第 七 章

布兰德警督坐在书房的桌子后面。他一到这里，乔治爵士就和他见了面，带他到河边的船库去了一趟。现在，又陪他回到了房子里。船库那里现在正有人忙着进行现场拍照，指纹专家和医生也刚刚抵达。

“你在这儿行吗?”乔治爵士问。

“很好，谢谢你，爵士。”

“还在进行的游园活动怎么办？把情况告诉他们，停下来、还是想什么别的办法?”

布兰德警督考虑了一两分钟。

“到现在为止，你采取了什么措施没有，乔治爵士?”他问道。

“什么都没说呢。大家隐隐约约地感到出了什么意外事故，如此而已。我并不认为有人已经疑心——呃，——哦，出

了谋杀案。”

“那么，眼下就听其自然吧。”布兰德决定道。“我敢说，新闻界很快就会轰动的。”他讥刺地补充道。在提问之前，他又考虑了一两分钟：“你认为参加这次游园会的人有多少？”

“大概有几百人吧，”乔治爵士答道，“每时每刻人数都在增加。这些人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的。实际上，整个游园活动正热火朝天，搞得很成功。真是倒霉透顶了。”

布兰德警督理解得一点不错，乔治爵士所说的倒霉透顶指的是谋杀，而不是游园会所取得的成功。

“有几百人，”他沉思着，“我想，他们中间任何一个都可能作案。”

他叹了口气。

“很难办，”乔治爵士同情地说，“不过，我看不出他们可能有什么理由。一切看来似乎很离奇——真不明白谁会想去杀那样一个姑娘。”

“关于这位姑娘你能给我提供一些情况吗？我想这个姑娘是本地人吧？”

“是的。她家住在离码头不远的一个村子里。她父亲在本地的一个农场里干活——我想，是在佩特森的农场里吧。”接着他又补充道：“她母亲今天下午到游园会来了。布鲁伊斯小姐——那是我的秘书——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而且能比我讲得更明白。布鲁伊斯小姐把那女人叫了出去，带她到什么地方请她喝茶去了。”

“对了，”警督附和道，“我对这些事的情况还不大清楚，乔治爵士。这个姑娘在河边的船库里干什么？我听说这里

止在搞什么破案游戏，要不就是搞寻宝游戏。你讲下去吧。”

乔治爵士点了点头。

“是的。我们大家都以为这是个巧主意。现在看来似乎完全不是什么巧主意了。我想，布鲁伊斯小姐或许能够比我解释得更清楚。我让她去找你，好吗？除非还有其他事情你想要先行了解的。”

“现在没有，乔治爵士。往后，也许我会有更多的问题要向你提。我还想见见几个人：你和斯塔布斯夫人，以及发现尸体的人。我想，其中之一就是那位设计你所谓的破案游戏的女小说家吧。”

“对，是奥利弗太太。阿里亚登·奥利弗太太。”

警督的眉毛略略地抬起了一点儿。

“噢——是她呀！”他说，“是个畅销书的作家。我自己就读过她的许多书。”

“目前，她有些心烦意乱，”乔治爵士说道，“我想，这是自然的。我去告诉她，行吗？我不知道我的妻子在哪里。她似乎完全失踪了，没人见到她，准定是到这二三百人中间的什么地方去了，我想——她也不会向你谈出多少东西来的。我是说，有关那位姑娘或任何这类事情。你愿意先见哪一位？”

“我想先见你的秘书布鲁伊斯小姐，然后是那姑娘的母亲。”

乔治爵士点点头，离开了房间。

本地的警士罗伯特·霍斯金斯为他打开了房门，等他走出去以后，便把门关上了。随后，他不经邀请便说了起来，

显然是想对乔治爵士的话作一番评论。

“斯塔布斯夫人有点儿不够格。”他说。“这儿，”他拍了拍他的前额，“这就是他说她帮不了多大忙的原因。傻瓜，她就是这么个人。”

“他娶的是一位本地的姑娘吗？”

“不是。是个外国人。有人说，她是有色人种，可我自己不那么认为。”

布兰德点点头。他沉默了一会儿，用一枝铅笔在他面前的纸上心不在焉地乱画着。接着，他问了一个显然是超出目前所掌握的情况范围以外的问题。

“是谁作的案，霍斯金斯？”

布兰德认为，要是有人能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找出些头绪的话，那这人就是霍斯金斯警士了。霍斯金斯对任何人和事都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他有个好扯人闲话的老婆，自己又当着地方警官，因此，他了解当地人的大量的私人琐事。

“是个外国人，如果你问我的话。不会是本地人。塔克家很不错，是个有教养的、正派的家庭，一共九口人，两个大一些的姑娘都出嫁了，一个儿子在海军，另一个儿子在服兵役，还有一个女儿在托基的理发店里工作，家里剩下三个小的，两男一女。”他停住想了一下，“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得上是聪明伶俐的。不过，塔克太太把家务料理得有条不紊，收拾得干干净净——她是十一个兄弟姊妹中最小的一个。她有个老父亲和她住在一起。”

布兰德默默无言地听着这些情况。按霍斯金斯特殊的语言习惯来说，这就是塔克家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轮廓。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是一个外国人作案的原因，”霍斯金斯接着说，“是在胡丹的招待所里落脚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不可能是别人。在他们中间，有几个人很奇怪——怪事多得很啦。你要是知道我看见他们在树丛里和林子里干的那些个事儿，你会大吃一惊的！和那些停在公用地上的汽车里干的事一样荒唐。”

眼下，霍斯金斯警士在那些有关性生活的“事儿”上俨然是个专家了。在他不上班和瞎吹牛的时候，这些东西便占了他谈话内容的很大一部分。布兰德说：

“我并不认为会有——哦，会有这种事。当然，医生一检查完毕，就会告诉我们的。”

“是的，先生，他会搞清楚的，会的。不过，我说的意思是，你怎么也吃不透外国人，他们转眼之间就能干出要不得的事儿来。”

布兰德警督叹了口气，他心想事情不会这样简单，霍斯金斯警士把责任顺手推到了“外国人”身上，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这时，门开了，医生走了进来。

“我的事已经干完了，”他说，“他们现在可以把她弄走了吧？其他东西也都收拾好了。”

“科特里尔警佐会去照顾的。”布兰德说，“喂，医生，有什么发现吗？”

“最简单明了不过了，”医生说，“没有别的迹象，是用晾衣绳勒死的，没有比这更简单更轻而易举的了，事先没有任何挣扎的迹象。我要说，这孩子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完蛋了。”

"有没有强奸的迹象。"

"没有，没有强奸的迹象，也没有任何撕打的迹象。"

"那么，不能设想是男女问题上的犯罪了？"

"是的，我是这样认为的。"医生接着补充说："我觉得，她并不是一个特别招人喜欢的姑娘。"

"她喜欢男孩子们吗？"

布兰德的这个问题是向霍斯金斯警士提的。

"我想，是他们不太喜欢她。"霍斯金斯警士说道，"要是他们喜欢她，也许她倒求之不得呢。"

"也许吧。"布兰德赞同道。他的思想回到了船库里的一堆连环画上，还有随便写在画页白边上的潦草字迹。"约翰尼和凯特搞关系"，"乔治·波吉在树林里吻徒步旅行者"。他觉得这也多少表现了一些痴心妄想。尽管，总的来看，马林·塔克的死并不是由于两性关系的原因造成的。当然了，这种事总是难以逆料的……总是有那么一些奇怪的罪犯，那种秘藏着杀人欲的男子，他们专门杀害未成年的女性。在这个度假的季节里，这儿就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差不多相信事情必定是这样的了——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就确实看不出还能有什么别的理由去犯下这种莫名其妙的罪行了。然而，他想，我们刚刚开了一个头，最好还是听听其他人能对我谈出些什么情况来吧。

"她是在什么时间死的？"他问道。

医生瞥了一眼钟，又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现在正好五点半钟，"他说，"要是我看到她的时候大约是五点二十分的话——那么，那时她死去已经大约有--

个小时了。也就是说，这是粗略的估计，事情发生在四点钟到四点四十分之间。如果在尸体解剖以后还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会告诉你的。"他又补充道："你将会看到按程序提出的适当的长篇报告。现在我走了，我还得去看几个病人。"

他走出了房间。布兰德警督让霍斯金斯去叫布鲁伊斯小姐来。当布鲁伊斯小姐走进房间的时候，他稍微提了提精神。他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个能干的人。对他所提出的问题，他是会得到清晰的回答的，而且时间明确，毫不糊涂。

"塔克太太正在我的起坐间里，"布鲁伊斯小姐说着坐了下来，"我把情况跟她说了，还给她倒了杯茶。她心里很烦，这也是自然的。她想要去看看尸体，我告诉她最好不要去看。塔克先生六点钟下工，他会到这儿来陪她的。我已经叫他们等着他了，告诉他们，他一到就带他到这儿来，几个小些的孩子还在游园会上，有人在照看他们。"

"很好，"布兰德警督赞许地说道："在见塔克太太之前，我想先听听你和斯塔布斯夫人能告诉我一些什么情况。"

"我可不知道斯塔布斯夫人的去向。"布鲁伊斯小姐尖刻地说，"我想她一定是对游园会感到厌烦，不知蹓跶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过，我想她不可能告诉你更多的情况。确切地说，你想了解什么呢？"

"首先，我想了解这次破案游戏的全部详细经过，以及这个叫马林·塔克的姑娘是怎样参加进来的。"

"这很容易。"

布鲁伊斯小姐简单明了地解释了追寻谋杀的主意是如何作为游园会的一项别开生面的，能吸引人的活动而提出

来的，是如何请著名的小说家奥利弗太太来安排此事的，以及这个游戏情节的梗概。

“最初，”布鲁伊斯小姐解释道，“是打算让亚历克·莱格夫人担任被害者的角色的。”

“亚历克·莱格夫人？”警督问道。

霍斯金斯警士插嘴解释道：

“她和莱格先生住在劳德家的房子里，就是米尔河边的那幢粉红色的房子，他们是一个月前搬来的，不过房子已经租下两三个月了。”

“明白了。你说，最初是要莱格太太当被害人的。为什么换掉了呢？”

“哦，有一天晚上，莱格太太给我们大家算了命，她算得太好了，于是就决定要设一个算命的帐篷来招徕游客。莱格太太要穿起东方的服装，装作朱莱卡太太，算一次命二先令六便士。我认为这并不违法，对吗，警督？我的意思是，在这种游园会上，常常是这样做的，不错吧？”

布兰德警督淡然一笑。“算命和抽彩我们一般是不认真对待的，布鲁伊斯小姐，”他说，“不过，有时我们也不得不——呃——抓个典型。”

“不过，你们还是圆通的时候多吧？哦，这就是换人的情况。莱格太太同意用这种方法帮我们的忙，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另找对象来当‘尸体’了。当时有些本地的女童子军在帮助我们筹备游园会，我记得，有人建议说，找一个女童子军倒挺合适。”

“是谁建议的呢，布鲁伊斯小姐？”

"我的确不知道……我想，也许是议员的妻子马斯特顿太太吧。不，也许是沃伯顿上尉……真的，我没有把握。不过，不管怎么说，反正有人建议过。"

"偏偏选上这个姑娘而不选别人，这有什么理由吗？"

"没——没有，我想没有吧。她家是这个庄园的佃户，她的母亲塔克太太有时也来厨房帮帮忙。我不知道当时我们为什么选上了她。也许是最先想起她的名字吧。我们问过她，她好像很高兴干这件事。"

"她确实很想干吗？"

"噢，是的，我想，她感到受宠若惊，她是个笨头笨脑的姑娘，"布鲁伊斯小姐继续说道，"她本来是扮演不了类似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好在一切都很简单，而且她觉得能被选中就与众不同了，因此十分高兴。"

"确切地讲，她到底应该做哪些事情呢？"

"她得呆在船库里，当她听到有人向门口走来的时候，她得躺倒在地上，把绳子绕在脖子上，假装死去。"布鲁伊斯小姐说话的声调是镇静的，不带感情色彩的。这个姑娘本应该是装死而实际上却真的死了，这件事看来并没有影响她说话的感情。

"她本来是可以参加游园会的，结果她这样消磨掉一个下午未免太腻味了吧？"布兰德警督提醒道。

"我想这是免不了的吧，"布鲁伊斯小姐说道，"不过，一个人是不能什么都要的，对吗？马林倒是挺乐意装尸体的。这使她觉得自己挺重要。她还有一堆连环画之类的东西好消遣嘛。"

“也有吃的东西吗？”警督问，“我看见那里有一个装着一只碟子和玻璃杯的托盘。”

“哦，是的。她有一大托盘的甜糕和复盆子饮料。是我亲自给她送去的。”

布兰德敏感地抬起眼来。

“你给她送去的？什么时候？”

“大概三四点钟的时候。”

“说确切一些，是什么时间？你记得起来吗？”

布鲁伊斯小姐考虑了片刻。

“让我想想。儿童化装服装评判以后，评判耽搁了一会儿——斯塔布斯夫人找不到了，不过弗利亚特太太顶替了她，算是对付过去了……是的，那一定是——我差不多可以肯定——大约是在四点过五分的时候，我搞了一些甜糕和果汁饮料。”

“你是亲自到船库去送给她的。你到那里的时间是几点钟？”

“哦，下到船库去大概要五分钟——我想，大约是四点一刻吧。”

“在四点一刻的时候马林·塔克还活得好好的？”

“是的，当然啦，”布鲁伊斯小姐说，“而且还急于想知道破案游戏进展得怎样哩。当时，我想我无法告诉她。因为我一直忙着照看草地上的那一摊玩意儿，可是我也确实知道参加搞这个游戏的人很多。据我了解，大概有二三十人，也许还要多得多。”

“在你到船库的时候，马林怎样了？”

“我刚才告诉过你了。”

“不，不，我指的不是那个。我是说，在你开门的时候，她是不是躺到地上装死？”

“哦，不是，”布鲁伊斯小姐回答道，“因为在我到那里之前，我叫她来着。于是，她便打开了门，我拿着托盘走了进去，把它放在桌子上了。”

“四点一刻的时候，”布兰德说着，记了下来。“马林·塔克还活着，而且很好。我敢肯定，而布鲁伊斯小姐，你一定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你对你说的时间很有把握吗？”

“我不能完全肯定，因为我没有看手表。不过，在此前不久我看过手表，我可以肯定，那个时间是八九不离十的。”她突然明白了警督的意思，接着说了一句：“你的意思是，在那以后不久就——”

“那不会发生在很久以后的，布鲁伊斯小姐。”

“哦，天哪。”布鲁伊斯小姐说。

这一声喊得不甚恰当，但它依然充分地表现了布鲁伊斯小姐的惊愕与关切。

“那么，布鲁伊斯小姐，在你去船库的路上和返回房子的路上，你是否碰到了什么人或看到了有什么人在船库附近？”

布鲁伊斯小姐想了一下。

“没有，”她说，“谁也没有碰到。当然，我是有可能碰到的，因为今天下午这个地方对所有的人开放。不过总的说来，人们愿意留在草坪上，留在旁边的一些杂耍上和其他这类地方。他们愿意到菜园和温室一带去，但是他们没有像我

想象的那样穿到树林子里去。在这种场合，人们特别乐意成群结队，你说是吗，警督？”

警督说：“也可能是这样的吧。”

“尽管如此，我觉得，”布鲁伊斯小姐突然记起了什么，说道，“在‘弗利’那儿有人。”

“‘弗利’？”

“是的。那是一座白色的小庙。是一两年前才建成的。要是你到船库去的话，它就在小路左侧。那里有人。我猜，是一对儿谈情说爱的人。有人笑了起来，另一个人就‘嘘’了一声。”

“你不知道这一对谈情说爱的人是谁吗？”

“不知道。从小路上你是看不到‘弗利’的正面的。它的两边和后面是用墙围起的。”

警督思考了一阵，但他觉得这对呆在“弗利”的情侣——不管他们是谁——似乎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也许，最好弄清楚他们是谁，因为反过来他们或许也会看到有什么人到船库去，或者是从那儿上来。

“那么，小路上再也没有别的人了吗？一个都没有了？”他固执地问道。

“当然，我明白你的用意何在，”布鲁伊斯小姐答道，“不过，我只能向你保证，我谁也没碰到。而且，你明白，我不是非碰到不可的。我的意思是，假如小路上有什么人不愿意让我看到他们，那也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了，他只要闪到杜鹃花丛背后就行了。小路两边都是灌木丛和杜鹃花丛。要是有什么不相干的人在那里听到有人从小路过来了，他们转眼

之间就能溜得让你看不见。”

警督变换了谈话方式。

“关于这个姑娘，你本人了解一些什么能够对我们有所助益的情况吗？”

“我的确对她一无所知，”布鲁伊斯小姐说，“我想，在此以前，我没有和她说过话，她是我在附近见到过的许多姑娘中的一个——我模模糊糊地好像见过她，如此而已。”

“那么你对她是一无所知了——一点不了解任何可能对我们有帮助的情况，是吗？”

“为什么有人要谋杀她，我看不出其中的道理，”布鲁伊斯小姐说，“事实上，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我似乎觉得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我惟一可能想到的是，她要装扮成被谋杀者的事实也许会诱发神经不正常的人想使她成为真正被害者的愿望。但就算是这样，听起来也是牵强附会的，是愚蠢的。”

布兰德叹了口气。

“哦，好了，”他说，“我想，现在我最好见见那位母亲。”

塔克太太是个瘦瘦的女人，脸庞尖削，粗硬的亚麻色头发，尖鼻子。她的眼睛都哭红了，不过，眼下她已经控制住了自己，准备回答警督的问题了。

“万万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她说，“你在报纸上会看到这种事情，可是它竟然落到了我们的马林头上——”

“对此我感到非常，非常悲伤，”布兰德警督温和地说，“我想请你尽力回想一下，告诉我是否有什么人，由于什么原因要害你的女儿？”

"我一直在想着哪,"塔克太太猛地抽了一下鼻子,说道,"我想了又想,可我一点儿头绪也摸不着。有时候,马林在学校里和老师有口角,也不时和这个或那个男女同学吵上几句,但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没有人对她有什么真正的恶感,也没有人要伤害她。"

"她从来没有对你讲过,她有什么对头之类的人吗?"

"她常常说傻话,马林就是这样的,可从来也没有讲过这类话。她说的总是什么化妆啦,发型啦,在脸上和身上怎么打扮啦。你知道姑娘们是什么样子的。搽口红,搞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她还太小,她爹这样说过她,我也说过她。可是她一有钱就折腾这些玩意儿。她自己买了一些香水和口红,东藏西藏的。"

布兰德点点头。这番话对他毫无帮助。这是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傻头傻脑的姑娘;满脑子的电影明星啊,勾魂摄魄啊——这样的马林多得很啊。

"她爹会说些什么,我不知道,"塔克太太说,"他马上就会到这儿来。他本来盼着能开开心的,他是拿球打椰子的好手。"

她突然说不下去了,啜泣起来。

"要是你问我的话,"她说,"这事一定是招待所里那些下流的外国佬干的。你永远也吃不透这帮外国佬。他们大部分人说话都特别好听,他们穿的一些衬衫,你简直没法相信。女的穿着'比基尼'[1]游泳衣,他们就是这么称呼的。这

[1] 比基尼:由胸罩和极短小的三角裤组成的游泳装。——译注。

些人到处晒太阳，连衬衣也不穿……这都是要招麻烦的。我就要这样说！”

依然在哭泣的塔克太太由霍斯金斯警士陪着走出了房间。布兰德想，本地人似乎有一种毫不费力气的，也许是年深日久形成的成见，就是将每一出悲剧都泛泛地推到外国人的头上。

第八章

“她的嘴头很厉害，”霍斯金斯回来的时候说道，“老是刺她丈夫，还欺负她的老父亲。我想，她一定对那女孩子说过一两次难听的话，眼下她后悔不及了。女孩子们倒不会在乎做娘的对她们说些什么，就像鸭子背上的水一样，一抖落就全过去了。”

布兰德警督打断了他这一通不着边际的议论，叫霍斯金斯去把奥利弗太太找来。

警督看到奥利弗太太的时候颇有些吃惊。他压根儿也没有想到她会是这样一个体态臃肿，披紫戴红，情绪失调的人。

“我觉得倒霉透了。”奥利弗太太说着，坐进了他面前的一把椅子，那样子像是一块紫红色的牛奶冻。“倒霉。”她加重语气地添了一句。

警督不置可否地哼了几声，奥利弗太太却匆匆接口说：

"因为，你知道，这个谋杀是我安排的。我干的！"

布兰德警督吃惊了片刻，他以为，奥利弗太太正在谴责她自己犯了罪。

"我无法想象，为什么我鬼使神差地想到让一个原子科学家的南斯拉夫太太当被害人，"奥利弗太太说道。她发疯似的用手指梳着她那精心做出的发型，显出带着几分醉意的样子。"我太蠢了。其实要是让那个不可貌相的当下手的园丁来当被害人也是一样的——那样就半点儿事情也没有了，因为毕竟大部分男人都会照料自己的。要是他们不会照料自己，他们就应该学会照料自己。假如事情是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放不下了。男人要是被害，大家都无所谓——我是说，除了他们的妻子、情人和孩子以外，对别人来说是无所谓的。"

这时，警督的心里油然产生了对奥利弗太太的一种大不敬的猜疑，冲他飘过来的隐隐的白兰地香味又加深了这种猜疑之感。那是在他们回到房子里来的时候，赫尔克里·波洛坚持要他的朋友当作压惊的特效药喝下去。

"我没有发疯，也没有喝醉，"奥利弗太太说道。她凭着直觉就觉察到了他的想法，"就是那个认为我是个酒鬼，还说人人都讲我是个酒鬼的男人在场，我也敢这样讲。你大概和那个人的想法一样吧。"

"哪个男人？"警督问道，他的脑子很快地从那个她出人意料地提到的打下手的园丁转到了这个身份不明的男人身上了。

"就是长一脸雀斑的,带约克郡口音的那个。"奥利弗太太说。"可是,我说了,我没有醉,也没有疯。我只不过是心烦意乱罢了,烦得要命。"她又一次用强调的语气重复了一遍。

"我相信,太太,那一定是最叫人苦恼的。"警督说道。

"倒霉的是,"奥利弗太太说,"她想要当一个性欲狂的受害者。现在,我认为她已经当上了——当成了——哪种说法对呢?"

"不存在着性欲狂的问题。"警督说道。

"不存在吗?"奥利弗太太说,"哦,那就谢天谢地了。或者,至少我可以说不知道了。也许她还巴不得那样呢。不过,倘若他不是一个性欲狂的话,为什么要害她呢,警督?"

警督说:"我正希望你能在这个问题上帮助我们呢。"

他想,奥利弗太太毫无疑问已经想到节骨眼上了:为什么有人要谋杀马林呢?

"恕我无能为力,"奥利弗太太说,"我无法设想谁可能干这件事。当然了,我起码可以想象——我是什么都能想象的!我的苦恼也就在于此。我现在就可以想象——眼下就可以。我甚至能使它们听起来头头是道。然而,它们当然没有一点儿是真实的。我是说,她或许是被专爱谋杀女孩子的人杀害的,不过这种想法过于不费气力了——而且,无论如何,在这个游园会上正好有个想谋杀姑娘的人,这也太巧合了。何况他怎么会知道马林是在船库里呢?或许她了解某个人爱情方面的一些秘密,或许她看到过某人在夜深人静之时埋掉了一具尸体,或许她认出了某个人隐藏的身份

——或许她了解在战争期间被埋藏起来的某些宝物的秘密，或许汽艇上的人把另一个人扔进了河里，而她从船库的窗户里看到了——或者她甚至有可能拿到了用密码写的什么重要情报，而她本人又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

“算了吧！”警督摆了一下手。他都有些晕头转向了。

奥利弗太太顺从地停了嘴。显然，她还可以顺着这条脉络继续说下去，尽管警督似乎觉得她已经把各种现实的和不现实的可能性都设想到了。从她摆在他面前的一大堆材料中，他挑出了一个。

“奥利弗太太，你说的‘汽艇上有个人’是什么意思？仅仅是你在想象汽艇上有个人吗？”

“有人告诉过我，他是乘一艘汽艇来的。”奥利弗太太说。“我记不得是谁了。我说的是我们吃早饭的时候谈到的那个人。”她补充道。

“请说下去，”现在，警督的声音带着恳求的语气了。他以前对侦探小说作家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是毫无概念的，他知道，奥利弗太太写过四十几本书。这工夫，他似乎觉得奥利弗太太没有写出一百四十本书来反倒使他惊讶了。他急忙断然地质问道：“那个吃早饭时乘汽艇来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原是在吃早饭时候驾汽艇来的，”奥利弗太太说，“那是艘游艇。至少，我说不确切。那是一封信。”

“嗯，是什么？”布兰德问道，“到底是一艘游艇，还是一封信？”

“是一封信，”奥利弗太太说，“给斯塔布斯夫人的。是一

位乘游艇的表兄写来的，而她显得很害怕。”

“怕？怕什么？”

“我想是怕他，”奥利弗太太说，“谁都看得出来。她十分怕他。不愿意让他来。我想，这就是她眼下要躲起来的原因。”

“躲起来了？”警督问。

“哦，哪儿都找不到她了，”奥利弗太太说，“大伙儿都在找她呢。我想，她躲起来是因为她怕他，不想和他见面。”

“这人是谁？”警督问。

“你最好问问波洛先生，”奥利弗太太说，“因为他和他讲过话，而我没和他讲过。他的名字叫埃斯特尔——不对，不是这个名字，这是我那个游戏情节中的名字。德·苏泽，他的名字是，埃蒂安·德·苏泽。”

可是，另一个名字引起了警督的注意。

“你刚才说的是谁？”他问道，“波洛先生？”

“是的。是赫尔克里·波洛。发现尸体的时候，就是他和我在一起的。”

“赫尔克里·波洛……这倒叫我糊涂了，那会是同一个人吗？一个比利时人，矮个子，留着一大撇唇髭？”

“一撇非常大的唇髭，”奥利弗太太附和道，“是的。你认识他吗？”

“自从我遇到他，至今已经有好多年了，那时候，我还是个年轻的警佐呢。”

“你是在一桩谋杀案中碰到他的吗？”

“是的，是这样。他在这儿干什么？”

“他是到这儿来发奖的。”奥利弗太太说。

在作出这个回答之前，她有过瞬息的犹豫，然而，警督却未曾觉察到。

“你发现尸体的时候，他和你在一起。”布兰德说，“呃，我想和他谈谈。”

“我把他给你叫来吧，”奥利弗太太满怀希望地收拢了红色的裙褶。

“太太，你没有什么补充了吗？你认为再也没有什么能对我们有所帮助的东西好讲了吗？”

“我想没有了，”奥利弗太太说，“我什么都不了解，正像我讲的，我只能设想各种各样的理由——”

警督打断了她的话。他再也不想听奥利弗太太的凭想象作出的答案了。它们太迷惑人了。

“非常感谢你，太太，”他轻快地说道，“如果你能去请波洛先生到这儿来和我谈谈，我就不胜感激了。”

奥利弗太太离开了房间。霍斯金斯警士颇感兴趣地打听开了：

“长官，赫尔克里·波洛先生是谁呀？”

“也许你会把他看成是一位十分滑稽的人物，”布兰德警督说道，“像一个演出场里逗人发笑的法国人。不过，他事实上是个比利时人。尽管他很可笑，但却很有头脑。现在他一定年事已高了。”

“对那位德·苏泽怎么办？”警士问道，“你认为这里面会有什么名堂吗，长官？”

布兰德警督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他突然之间想到了一

件事情，尽管这件事情已经有人几次告诉过他，但是，他却到现在才开始重视它。

首先，是乔治爵士又着急又吃惊地对他说过："我的妻子似乎不见了。我也想不出她到哪儿去了。"然后是布鲁伊斯小姐那轻蔑的声音："斯塔布斯夫人找不到了。她觉得这个游园会腻味透了。"刚才，奥利弗太太根据她的理论，认为斯塔布斯夫人躲起来了。

"呃？什么？"他心不在焉地问。

霍斯金斯清了清嗓子。

"我在问你，长官，你是不是觉得德·苏泽这档子事有什么问题——他究竟是什么人？"

显然，霍斯金斯警士对这桩案子牵涉到了一个具体的外国人，而不是泛泛的一大堆外国人，感到颇为高兴。可布兰德警督的思绪却在另一条道上奔跑着。

"我要找斯塔布斯夫人，"他简洁地说，"把她给我带来。要是附近没有，就找。"

霍斯金斯显得有些迷惑不解，不过他恭顺地离开了房间。到门口时，他停住并往回退了几步，让赫尔克里·波洛进来。关门之前，他扭过头去颇感兴趣地瞧了瞧。

布兰德站起身来，伸出手去说："我猜，你记不得我了吧，波洛先生。"

"可是我肯定能记起来的。"波洛说道，"你是——让我想一会儿，只要一会儿。你是那位年轻的警佐——对了，是布兰德，是我十四年前——不，是十五年以前碰到的。"

"对极了。真是好记性！"

"哪里的话。你记得我，为什么我就记不得你呢？"

布兰德想，要忘记赫尔克里·波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他这样想并不完全是出于对波洛的恭维。

"这么说，你来了，波洛先生，"他说，"又在为谋杀案助一臂之力了。"

"你说对了，"波洛说道，"他们叫我到这里来帮忙的。"

"叫你来帮忙？"布兰德大惑不解了。

"我是说，我是被请到这儿来为这个破案游戏发奖的。"波洛马上说。

"奥利弗太太也是这样跟我说的。"

"她没有告诉你别的事吗？"波洛这句话显然是漫不经心地说出来的。波洛急于想知道奥利弗太太是否已经向警督暗示过她坚持要让波洛来德文郡的真正动机。

"没有告诉我别的事。她滔滔不绝地向我讲着，没停过嘴。那个姑娘被谋杀的每一种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动机都谈到了。她把我搞得晕头转向了。呸！想象得真邪门儿！"

"她就靠她的想象力挣钱吃饭嘛，mon ami。[1]"波洛平淡地说。

"她提到了一个叫德·苏泽的人——这也是她想象出来的吗？"

"不，这是个毫不夸大的事实。"

"什么吃早饭的时候来了一封信，还有什么游艇啦，又是什么坐着汽艇沿河而上啦。我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

[1] 法语：我的朋友。——译注

脑了。"

于是,波洛便解释了一下。他谈起了早饭桌上的场面,谈起了那封信和斯塔布斯夫人的头疼。

"奥利弗太太说,斯塔布斯夫人很害怕。你也认为她害怕吗?"

"这是她给我的印象。"

"怕她的表兄吗?为什么?"

波洛耸耸肩膀。

"我不得而知。她告诉我的就只是说他坏——一个坏蛋。你知道,她有些头脑简单,比普通人缺点儿什么。"

"是的,这一点似乎大家都知道。她没有讲她为什么怕德·苏泽吗?"

"没有。"

"可你认为她真的怕他?"

"倘若不是的话,那她就是一个很出色的女演员了。"波洛冷冷地说。

"关于这件案子,我倒起了些古怪的念头,"布兰德说,他站了起来,不停地来回踱着步。"我相信,这都是那个该诅咒的女人的错儿。"

"奥利弗太太吗?"

"是的。她往我的脑子里灌了好多像是在演戏一样的想法。"

"而你认为它们有可能是真的?"

"不完全是——这是显然的——不过,有那么一两个想法不像它们听起来那样不着边际。这全要看……"

当门打开、霍斯金斯警士又走进来的时候、他收住了话头。

“看来是无法找到夫人了、长官，”他说，“附近哪儿也没有。”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布兰德恼火地说，“我是叫你去寻找她。”

“法雷尔警佐和洛里默警士正在庄园里到处找她呢，长官。”霍斯金斯说。“她不在屋子里。”他补充道。

“问问那个在大门口收票的人，弄清楚她是不是出门了。不管是步行出去的，还是乘车出去的。”

“是，长官。”

霍斯金斯离去了。

“搞清楚是什么时间最后一次见到她的，在哪儿见到的！”布兰德在他身后喊道。

“这么说，你是在顺着这条路子考虑问题了？”波洛说道。

“什么路子也还没有呢，”布兰德说，“不过，我刚刚觉察到这么一个事实：理应在家里的夫人却偏偏不在家！而我想弄明白这是为什么。告诉我，关于那个名叫德·苏泽的人你还知道些什么别的情况。”

波洛把他碰见那个顺着码头小道而来的年轻人的情况叙述了一遍。

“他或许还在这里的游园会上，”他说，“我是不是去告诉乔治爵士，你想见见他？”

“这会儿还用不着，”布兰德说道，“我想先多弄清楚一些情况。你最后一次见到斯塔布斯夫人是什么时候？”

波洛回忆起来。他觉得很难记得准了。他回想起自己

隐隐约约地瞥见她那颀长的裹着仙客来色衣服的身影，戴着一顶压低的黑色大沿帽，在草坪上走动着，和人们谈着话，四处窜着，有时他还听得见她那不可思议的笑声，这笑声在那一团乱糟糟的声音中显得十分突出。

“我想，”他犹犹疑疑地说，“那一定是在四点钟之前不久的时候。”

“她当时在哪里，有谁和她在一起？”

“她在房子附近的那群人中间。”

“德·苏泽到的时候她在场吗？”

“我记不得了。我想她不在场，至少我没有看见她。”

“乔治爵士告诉德·苏泽，说她的妻子没有走远。我记得，他似乎对她没有去参加儿童化装服装的评判而感到惊讶，因为本来以为她在那里的。”

“德·苏泽是什么时候到达的？”

“我想，那一定是在大约四点半钟的时候。我当时没有看手表，所以无法准确地告诉你。”

“那么，斯塔布斯夫人是在他到达以前失踪的了？”

“好像是这样。”

“可能她跑开就是为了不和他见面。”警督设想着。

“也许吧。”波洛附和道。

“嗯，那她不会走远的。”布兰德说道，“我们应当是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找到她的，而且，当我们……”他停了口。

“假如你找不到呢？”波洛用一种奇怪的语调问道。

“那是瞎扯。”警督有力地说，“为什么？你认为她出了什么事呢？”

波洛耸耸肩膀。

“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所知道的就是她——不见了！”

“真他妈的，波洛先生，你把这事说得太不吉利了。”

“也许它就是不吉利的。”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着马林·塔克的谋杀案。”警督态度严肃地说。

“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为什么要对德·苏泽发生兴趣呢？你认为是他杀害了马林·塔克吗？”

布兰德警督风马牛不相及地答道：

“是那个女人认为的！”

波洛淡然一笑。

“你是说，奥利弗太太？”

“是的。你知道，波洛先生，马林·塔克的谋杀案是讲不通的，完全讲不通。一个无从说起的，傻里傻气的孩子被勒死了，而且连一丝可疑动机也没有。”

“而奥利弗太太却给你提供了一个动机？”

“提供了至少一打动机！这其中，她设想马林也许知道了某人的情场秘事，或者马林亲眼目睹了某人的被害，或者她也许知道一处埋藏着宝物的地点，要不然，就是她从船库的窗口看到了乘汽艇顺河而来的德·苏泽的某些行为。”

“啊。那么，这些设想中哪一条最中你的意呢，mon cher[1]？”

---

[1] 法语：亲爱的——译注。

"我不知道。可是我老是情不自禁地想到这些揣测。听着，波洛先生。请仔细地回想一下。从今天早晨斯塔布斯夫人和你谈话的印象来看，你认为她之所以慑于她表兄的到来，是因为他了解某些她不愿意传入她丈夫耳中的事情呢，还是认为那仅仅是她对那个男人本人的直接的恐惧呢？"

波洛毫不犹豫地答道：

"据我看，这是对那个男人本人的直接的个人恐惧。"

"噢，"布兰德警督说，"好吧，要是那个年轻人还在这里的话，我最好和他谈两句。"

第　九　章

1

尽管布兰德警督没有霍斯金斯警士对外国人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成见，可是他一见埃蒂安·德·苏泽的面，就讨厌起这个人来了。这个年轻人的无可指摘的翩翩风度，做工精美入时的衣着，香气扑鼻、油光铮亮的头发，全都叫警督感到心烦。

德·苏泽却非常自信，完全心安理得。他那彬彬有礼的外表，含蓄地显露出一种超然的、洋洋得意的神态。

“谁都得承认，”他说，“生活中充满了意外之事。我趁放假的机会，驾着游艇到了此地，我赞叹这里的如画美景，想要和我多年未见的表妹共度一个下午——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呢？首先，我被卷进了一场狂欢，到处乱飞的椰子球嗖嗖地擦过了我的头顶，紧接着，喜尽悲来，我又被牵连进了一桩谋杀案。”

他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说道：

“这桩谋杀案与我毫不相干。听说你要找我谈话，我确实感到莫名其妙。”

“你在这里是陌生人，德·苏泽先生——”

德·苏泽打断了他的话：

“对陌生人就该怀疑，你是这个意思吗？”

“不，不，完全不是，先生。不，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听说，你的游艇泊在赫尔茅斯？”

“是的，不错。”

“你是今天下午驾摩托快艇沿河到这里来的？”

“你又说对了。”

“在你沿河而上的时候，你是否注意到了你的右方有一个突出在水面上的船库？茅草顶的，下面有一个停船的小码头。”

德·苏泽将他那五官端正，一头黑发的脑袋向后一仰，皱着眉头想了起来。

“让我想一想，那里有个小河弯，还有一幢灰色铺瓦的小房子。”

“再沿河往上呢，德·苏泽先生。隐在树丛里的。”

“啊，现在我想起来了。那块地方风景美极了。我不知道那就是这个庄园的船库。要是我知道的话，我就在那儿泊舟登岸了。在我打听方向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径直开到渡口去，在那儿的码头登岸。”

“不错。那么你是在那儿登岸的了？”

“我就是在那儿登岸的。”

"你没有在船库或者在那附近上岸吗？"

德·苏泽摇了摇头，表示没有上岸。

"在你驶过船库的时候，你看到那里有人吗？"

"看见有人吗？没有。难道我应当看见有人吗？"

"只不过是有这个可能罢了。你瞧，德·苏泽先生，那个被谋害的姑娘今天下午就在那个船库里。她就是在那里被害的，而且她被害的时间与你经过的时间相距不远。"

德·苏泽又一次扬起了他的眉毛。

"你认为，我或许目睹了这场谋杀吗？"

"谋杀是在船库里发生，不过，你或许有可能看见这个姑娘——她可能会从窗口往外张望，或者走到平台外面来。假如你看见了她，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她死的时间范围就缩小了。假如你经过那里的时候，她还活着的话——"

"啊，我明白了。是的，我明白了。可是，你为什么偏偏要来问我呢？河面上有不少到赫尔茅斯去的船，或从那里来的船，那些都是旅游汽船。他们一直都在来来往往。为什么不问他们呢？"

"我们会问他们的，"警督说道，"别担心，我们会问的。那么，我可以认为，你没有看到船库里有什么异常的情况了？"

"一点儿也没有。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里有人。当然，我没有特别注意看那船库，我不是从非常近的地方经过的。也许正像你推想的那样，可能有人从窗口往外张望，不过，即使是这样，我也看不见那个人。"他有礼貌地加了一句："我很抱歉不能对你有所帮助。"

"哦，好吧，"警督态度友好地说，"我们不能存有太多的奢望。德·苏泽先生，还有几件事我想要了解一下。"

"是吗？"

"你这次坐游艇出来，是你独自一人呢，还是和朋友一起来的？"

"前些日子有朋友和我在一起来着，但是最近三天就一个人了——当然，还有水手们。"

"你的艇名是什么，德·苏泽先生？"

"希望号。"

"我听说，斯塔布斯夫人是你的表妹？"

德·苏泽耸了耸肩膀。

"远房表妹。不是近亲。你一定听说过，在那些岛屿上，亲族之间通婚比较普遍。我们彼此都是表亲。海蒂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表亲。我上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实际上还是个小姑娘，以后就一直没有见过面——那时她才十四五岁。"

"你是想在今天突然来访让她出乎意外，是不是？"

"谈不上什么突然来访，警督先生。我已经给她写过信了。"

"我知道她今天早上收到了你的一封信，不过，知道你在这个国家，她着实吃了一惊。"

"哦，可你弄错了，警督先生。我给表妹的信——我想想，已经是三个星期以前的事了。我是恰好在到这个国家来之前，在法国给她写的。"

这使警督感到十分惊诧。

"你是从法国给她写的信，告诉她你打算来看她的吗？"

"是的。我告诉她，我打算乘游艇到这儿来，告诉了她我们大概在今天前后到达托基或赫尔茅斯，并说我到了以后，再把确切的时间通知她。"

布兰德警督紧紧地盯着他。这番话和他听到的所谓埃蒂安·德·苏泽的信是在早饭桌上接到的大相径庭。不止一个目击者证实，斯塔布斯夫人看到信的内容后表现出警觉、烦恼和吃惊的情绪。德·苏泽镇静地面对着他的注视。他微微一笑，轻轻地掸了掸膝头上的尘土。

"斯塔布斯夫人答复你的第一封信了吗？"警督问道。

答话之前，德·苏泽犹豫了片刻。随后，他说道：

"很难记起来了……不，我想她没有回信。不过，也没有必要回信。我正在旅途中，没有固定的地址。再说，我觉得我的表妹海蒂不大善于写信。"他又补充道："尽管她已经成长一个漂亮的女人了，但你知道，她的智力并不高。"

"你还没见到她吗？"布兰德用提问的方式说道。德·苏泽会心地咧嘴一笑。

"她似乎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他说，"无疑，这种盛会使她厌烦了。"

布兰德警督审慎地选择着字眼，说道：

"德·苏泽先生，你是否有什么理由认为，你的表妹是由于某种原因而希望躲避你呢？"

"海蒂想要躲避我？说实在的，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她能有什么理由呢？"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德·苏泽先生。"

"你认为海蒂不在游园会上是为了躲避我吗？多么荒谬

的想法啊。"

"据你所知,她没有什么理由——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讲——害怕你吗?"

"害怕——我?"德·苏泽的声音表明他觉得又怀疑又好笑,"可是,我是否可以讲,警督先生,这个想法太离奇了!"

"你和她的关系一直都很和睦吗?"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和她没有什么关系。从她还是个十四岁的孩子的时候起,我就没有见过她了。"

"而你到英国来的时候,你还要来找她?"

"哦,说到这一点嘛,在你们的社交界报纸上我看到过一则关于她的报道。其中提到了她未婚时候的名字,提到她嫁给了这位有钱的英国人。所以,我想我一定得去瞧瞧小海蒂变成什么样子了。她的头脑是不是还和从前一样!"他又耸了耸肩:"这不过是一种表兄妹之间的礼尚往来,一种极其普通的好奇心——如此而已。"

警督又一次紧紧地盯着德·苏泽。他说不上,在这嘲弄而又圆滑的外表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想法?他随即采取一种更为亲近的态度说:

"不知你能否对我多讲一些有关你表妹的情况:她的性格,她对事物的反应如何?"

德·苏泽流露出一种有教养而又惊异的神情。

"说实在的——这和那个在船库里被谋杀的姑娘有什么关系吗?我理解,这才是你正经的,正在办着的事情吧?"

"这也许是有联系的。"布兰德警督说。

德·苏泽沉默地细细打量了他一阵子，然后，略一耸肩，说道：

“我根本就不甚了解我的表妹。她是一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并没有引起我特别的注意。不过为了回答你的问题起见，我可以对你说，尽管她智力有缺陷，但就我所知，她从未有过任何杀人的念头。”

“德·苏泽先生，其实我并没有这样暗示过啊！”

“是吗？我看难说。我看不出你还有什么理由要问这样的问题。不，除非海蒂大变特变了，否则她不会去杀人的！”他站了起来，“我相信，你不会再想问我什么了，警督先生。我谨希望你在侦破谋杀案中取得成功。”

“我希望，德·苏泽先生，你想在一两天内离开赫尔茅斯吧？”

“你说得非常温文尔雅，警督先生。这是一道命令吗？”

“仅仅是个请求，先生。”

“谢谢，我打算在赫尔茅斯住两天。乔治爵士感情邀请我到这儿来住，不过我宁愿留在希望号上。要是你不想问我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在那里找到我的。”

他彬彬有礼地点了一下头。

霍斯金斯警士为他打开了门，他走了出去。

“一个猥琐小人。”警督自言自语道。

“啊。”霍斯金斯警士表示完全赞同。

“你要是乐意的话，可以说他是杀人者，”警督接着自言自语道，“她干吗要害一个叫人说不清道不白的女孩子呢？这是言不成理的。”

“傻头傻脑的人你就别想拿得准。”霍斯金斯说。

“真正的问题是，她傻头傻脑到什么程度？”

霍斯金斯自作聪明地晃了晃脑袋。

“我认为智商低。”他说。

警督烦恼地看着他。

“别像鹦鹉学舌似的耍新字眼了。他是高智商还是低智商关我屁事，我所关心的是，她是不是那种认为把一根绳子绕在一个女孩子脖子上勒死她是好玩，或是感到称心如意，抑或是感到有必要的女人？不管怎么样，这个女人他妈的到哪儿去了？去看看弗兰克找得怎么样了。”

霍斯金斯顺从地离去了。没过一会儿，他就和科特雷尔警士一起转了回来。警士是个自以为是的活泼的年轻人，他常常想方设法使自己的上司感到烦恼。跟弗兰克·科特雷尔那副精明伶俐，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样子相比，布兰德宁可要霍斯金斯那种乡村式的聪慧。

“还在庄园里四处寻找呢，长官，”科特雷尔说，“夫人没有从大门出去，这一点我们相当肯定了。在那里卖票收钱的是个打下手的园丁。他说可以发誓，她没有出去。”

“我想，除了大门以外，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出去吗？”

“噢，是的，长官。有一条小路可以到渡口，可是那儿有个老伙计——他叫默德尔——他也非常肯定她没有从那条路出去。他大概快一百岁了，不过我想，他还相当靠得住。他说起那个外国老爷怎么坐汽艇来的，怎么问他到纳塞庄园去的路，还一清二楚呢。那个老头跟他说，他得顺着大路到

大门口，买门票。不过他说，那位先生好像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游园会，说他是这家的亲戚。所以，那老头就把他引上了从渡口穿树林过来的那条小路。默德尔好像整个下午都在码头那儿闲蹓跶，所以，要是夫人从那条路过来的话，似乎肯定会看到她的。再就是上面那道门了，那里有一条路穿过田野可以到胡丹公园。不过因为总是有人未经允许便闯进来，已经用铁丝网拦起来了。所以，她也没有从那里穿出去。看起来她一定还在庄园里，对吗？"

"有可能，"警督说道，"不过，根本无法阻止她钻进樊篱，跑到田野上去吧，是不是？我听说，乔治爵士还在为隔壁招待所的人擅自闯进来而抱怨呢。我想要是你可以从这条路闯进来的话，也可以从这条路走出去的。"

"哦，是的，长官，这是毫无疑问的，长官。不过，长官，我已经和她的女仆谈过了。她穿的是，"——他看看手里拿着的一张纸，说道——"仙客来色乔其纱衣服（别管它是什么玩意儿吧），戴着一顶黑色的大沿帽，一双四英寸的法国高跟鞋。这可不是在田野上乱窜能穿的东西呀。"

"她没有换衣服吗？"

"没有。这一点我也问过那女仆了。什么东西也没丢失——一丁点儿也没丢。她没有打开手提箱什么的，甚至连鞋都没换。所有的鞋都在那里，都清点过了。"

布兰德警督蹙起了眉头。一种令人不快的可能性在他心中升起。他简单明了地说道：

"给我把女秘书再找来——她叫布鲁丝吧——甭管她叫什么。"

2

布鲁伊斯小姐走了进来，看上去，她比平时显得更毛躁了，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

“什么事，警督先生？”她说，“你找我吗？乔治爵士的情况可不妙，如果说不很打紧的话——”

“他怎么了？”

“他觉得斯塔布斯夫人——嗯，真的失踪了。我跟他说，她或许只是到树林里去散步或干别的去了，可是，他偏偏在想，她一定是出什么事了。真是荒谬绝伦。”

“也许并不是如此荒谬吧，布鲁伊斯小姐。毕竟，今天下午，这里已经出了一桩——谋杀案了。”

“你肯定不是在想斯塔布斯夫人是——？不过，这太可笑了！斯塔布斯夫人是会照料自己的。”

“她能吗？”

“当然能！她是个成年妇女了，不对吗？”

“可大伙儿说她是个可怜的人。”

“瞎说，”布鲁伊斯小姐说道，“要是她什么都不想干的话，她就时不时地装出一副可怜的傻样，那对斯塔布斯夫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大概连她丈夫都被她骗了，可是这瞒不过我！”

“布鲁伊斯小姐，你是不是非常讨厌她？”布兰德的话听起来略带着一些感兴趣的色彩。

布鲁伊斯小姐的双唇紧紧地抿着。

"喜欢她，还是讨厌她，这都不关我的事。"她说。

门猛地打开了，乔治爵士走了进来。

"喂，"他粗暴地说，"你们得采取点行动。海蒂到哪里去了？你们非得找到海蒂。我不知道这一带到底闹了什么鬼。这个该诅死的游园会——那个该咒的杀人狂钻进来了，花上两个半英镑，看上去就和别人差不多，他在这儿转了一个下午，到处谋害人。依我看，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认为，我们用不着采取这种言过其实的态度，乔治爵士。"

"像你这样坐在桌子后面，把各种事情记下来，真是再好不过了。而我想要的是我的妻子。"

"我正在叫人搜查庄园，乔治爵士。"

"为什么没有人来告诉我她失踪了呢？看来，她失踪已经有好几个钟头了。她没有去参加儿童化装服装的评议，我就觉得奇怪，可是没有人告诉我，实际上她已经不见了。"

"谁都不知道嘛。"警督说道。

"哦，有的人是应当知道的。有的人是应该察觉到的。"他转向布鲁伊斯小姐。

"你是应当知道的，阿曼达，事情都是你在照看嘛。"

"我可不能无处不在啊，"布鲁伊斯小姐说道，一时之间，她的声音听起来似乎要伤心落泪了。"我有那么多事情要照看。要是斯塔布斯夫人存心要跑开的话——"

"跑开？她干吗要跑开？她没有丝毫道理要跑开，除非

她不想见那个达戈人。[1]"

布兰德赶紧抓住时机。

"有件事情我想问你一下。"他说,"大概三个星期以前,你的妻子是否接到过德·苏泽先生的一封信,告诉她,他要到这个国家来?"

乔治爵士露出惊讶的神色。

"没有,她肯定没有接到过这样的信。"

"你有把握吗?"

"啊,非常有把握。海蒂会告诉我的。唉,今天早晨她接到他的信时,非常吃惊,烦恼极了。或多或少是这件事情把她弄垮了。她头疼得厉害,差不多躺了一个上午。"

"她私下跟你谈过她表哥要来的事吗?为什么她那么怕见到他呢?"

乔治爵士显出十分为难的样子。

"要是我真的知道,那就万幸了,"他说,"她只是一个劲儿地说他很坏。"

"坏? 怎么个坏法?"

"她说得很含糊。只是像个孩子似的说他是个坏蛋。坏透了,说她不希望他上这儿来。她说,他干过坏事。"

"干过坏事? 什么时候?"

"哦,很久以前了。我推想,这个埃蒂安·德·苏泽是个家庭中的扫帚星,在她童年时代,海蒂偶尔听到过他的一些事,但对他又知之不深。所以,她对他就有一种惧怕之心。我

---

[1] 对肤色浅黑的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等的蔑称。——译注。

认为，这只是一种孩子所特有的遗留心理罢了。有的时候，我的妻子是相当孩子气的。有喜有憎，可是又说不出个道道来。”

“不管怎么样，你肯定她没有具体讲过什么吗，乔治爵士？”

乔治爵士显得不安起来。

“我不愿意让你知道——呃——她所讲过的话。”

“这么说，她确实讲过些什么了？”

“好吧，我跟你说了吧。她讲的是——这话她讲过好几次——他杀过人。”

第 十 章

1

"他杀过人。"布兰德警督重复道。

"我认为,你不应该对这话过分认真。"乔治爵士说,"她反复说过好几次'他杀过人',可她又说不出他杀的是谁,什么时候杀的或为什么要杀人。我个人认为,那不过是一种古怪的、孩子般的记忆罢了——土著人的忧虑——反正就是这类东西吧。"

"你说,她不能明确告诉你——你的意思是她无法说明呢——还是不愿说明?"

"我不认为……"他不再往下说了,"我不知道。你把我给搞糊涂了。我说过了,我根本没有对这话认真过。我想,也许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这位表兄曾经戏弄过她——无非是这类事情罢了。要向你说明白是很困难的,因为你不了解我的妻子。我真心爱她,可是,有一半的时间,她说什么

我并没有听进去。因为那都是些无稽之谈。不管怎么说，这位德·苏泽和这些事是不会有任何关系的——用不着跟我说，他从一艘游艇登岸，径直穿过树林，在船库里杀死了一个可怜的女童子军！他干吗要这么干呢？”

“我并没有说发生了这样的事啊，”布兰德警督说，“可是你必须明白，乔治爵士，就找寻谋杀马林·塔克的凶手这方面来看，范围比原先想的要窄得多啊。”

“范围窄得多！”乔治瞠目结舌了，“你们得从整个游园会里去找，对吗？大概有二百人，或三百人吧？任何一个人都有作案可能的。”

“是的，起初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从我现在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就不是这样了。船库的门是用一把耶鲁锁锁着的。没有钥匙谁也不能从外面进去。”

“哦，一共有三把钥匙。”

“一点不错。有一把钥匙是这个破案的最后一个线索。它依然藏在花园最顶上的紫阳花丛里。第二把钥匙在奥利弗太太手里，她是这个破案游戏的组织者。第三把钥匙在哪里呢，乔治爵士？”

“它应该在你坐着的那张书桌的抽屉里。不对，是右边的那个，里面有好多产业文件的副本。”

他走了过去，在抽屉里翻找着。

“有了。它还在这儿。”

“那么，你瞧，”布兰德警督说道，“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惟一能够走进船库的人，是已经完成了破案过程，找到了那把钥匙的人，就我们所知还没有这样的人。其次，是奥

利弗太太或家里其他的人，也许她把钥匙借给了这个人；第三、是某个马林自己放进去的人。”

“那么，后一点就差不多把所有的人都包括进去了，不是吗？”

“远非如此，”布兰德警督说，“对这场破案游戏的安排，要是我理解得不错的话，那么，当那姑娘听到有人走近门边的时候，她应当躺倒，扮演‘受害者’的角色，等待那个已经找到了最后一个线索——就是那把钥匙——的人去发现她。因此，你自己也一定明白，她会放进船库里的惟一的人——假如他们从外面叫她，她去开门的话，实际上只能是安排这次破案游戏的人，也就是住在这个庄园里的人——那你本人，斯塔布斯夫人，布鲁伊斯小姐，奥利弗太太——可能还有波洛先生，我相信她今天早晨都已经见过了。还可能有谁呢，乔治爵士？”

乔治爵士想了一会儿。

“当然，还有莱格夫妇，”他说，“就是亚历克和萨利·莱格。从一开始他们就参与了这件事。还有迈克尔·韦曼，他是个建筑师，留在庄园是设计网球馆的。再就是沃伯顿和马斯特顿夫妇——哦，当然，还有弗利亚特太太。”

“这就是全部的人了——再没有别人了吗？”

“就是这些人了。”

“所以，你瞧瞧，乔治爵士，这个范围并不是很宽嘛。”

乔治爵士的脸渐渐变得绯红了。

“我认为你说的都是无稽之谈——全是胡扯！你是想说——你想说什么呢？”

“我只不过想说，”布兰德警督说道，“许多事情我们还不了解。譬如，马林有可能出于某种原因走出过船库，甚至有可能她是在别的地方被勒死的，然后尸体被送了回来，安置在地板上。但即使是这样，不管安置她的人是谁，依然是通盘了解这次破案游戏的全部细节的人。我们总是归结到这一点上来。”他略微改变了语调补充道：“我可以向你保证，乔治爵士，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寻找斯塔布斯夫人。与此同时，我还想和亚历克·莱格夫妇以及迈克尔·韦曼谈一谈。”

“阿曼达。”

“我看看我能怎么安排一下，警督，”布鲁伊斯小姐说道，“我估计莱格太太还在帐篷里算命。从五点钟起，买半票进园的人多极了，所有的摊子上都很忙。大概我能把莱格先生和韦曼先生给你找来——不管你想先见哪一位都行。”

“我和他们见面的先后次序没有多大关系。”布兰德警督说道。

布鲁伊斯小姐点了点头，离开了房间。乔治爵士跟在她后面，唉声叹气地说道：

“喂，阿曼达，你得……”

布兰德警督意识到，乔治爵士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位干练的布鲁伊斯小姐。的确，此时此刻，布兰德觉得这座庄园的主人简直像个孩子。

布兰德警督一边等人，一边拿起了话筒，往赫尔茅斯的警察局挂电话，和他们就“希望号”游艇作了一些安排。

“我想，你一定觉察到了，”他对那位显然什么也没有觉

察到的霍斯金斯说,“这个该死的女人惟一可能呆着的地方就是德·苏泽的游艇,你说呢?”

“您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长官?”

“哦,谁都没有看到这个女人从任何日常的出口走出去,她的那身打扮使她不可能穿越田野和树林,但她和德·苏泽约好了在船库碰面,他用汽艇将她送到游艇上,然后再返回游园会来却是有可能的。”

“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长官?”霍斯金斯茫然不解地问道。

“我也搞不清楚,”警督说道,“他不太可能干这样的事。但是,无论如何,有这个可能性。倘若她在‘希望号’上的话,那我就不能让她悄然溜走,而要找人监视她了。”

“不过,要是她忒不乐意和他见面的话……”霍斯金斯不知不觉地说起土话来了。

“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她说过她不愿见他,女人嘛,”警督像背格言似的说道,“总是谎话连篇。不要忘记这句话,霍斯金斯。”

“是,”霍斯金斯警士感激地说道。

2

当门打开,一个神情茫然的年轻人走进来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往下谈了。这个年轻人穿着一套剪裁得体的灰色法兰绒衣服,可是衬衣的领口却皱皱巴巴的,领带也戴歪了,头发难以驯服地竖着。

“是亚历克·莱格先生吗?”警督抬起眼来问道。

“不是,”那个年轻人说,“我是迈克尔·韦曼。我听说,你在找我。”

“对了,先生,”布兰德警督说道,“请坐在椅子上好吗?”他指了指桌子对面的一把椅子。

“我不坐,”迈克尔·韦曼道,“我喜欢走走。说来说去,你们这些警察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出了什么事吗?”

布兰德警督惊讶地望着他。

“乔治爵士没通知你吗,先生?”他问。

“没有人像你讲的那样‘通知我’任何事情。我又不是老在乔治爵士的身边。出什么事了?”

“我听说,你住在庄园里?”

“我当然住在庄园里了。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简而言之,我觉得所有呆在庄园里的人到现在都已经知道今天下午所发生的惨剧了。”

“惨剧?什么惨剧?”

“那个扮装谋杀案里的受害者的姑娘被人杀死了。”

“啊!”迈克尔·韦曼显出大吃一惊的样子,“你是说真被杀死了吗?不是在骗人吧?”

“我不知道你所谓骗人是什么意思。那姑娘已经死了。”

“她是怎么死的?”

“用绳子勒死的?”

迈克尔·韦曼打了一声口哨。

“和电影剧本里写的一模一样吗?哦,哦,真叫人想不到呀。”他大步走到窗前,又迅速地转过身来,说,“那么,我们

都在被怀疑之列了，对吗？是不是当地的哪个小伙子干的呢？"

"我们不明白它怎么可能像你说的那样是当地的小伙子干的。"警督说道。

"实际上我也说不上，"迈克尔·韦曼说，"哦，警督先生，好多朋友都说我疯疯癫癫，可我还没有疯癫到那个程度。我可没有在乡下到处乱串，去勒死那些发育不全的、满脸泥点的年轻姑娘。"

"我听说，你是到这里来为乔治爵士设计网球馆的？"

迈克尔说道："从刑法的角度来讲，这个行当无可指摘。从建筑学的角度讲，我就不这么肯定了。已经完成的建筑也许破坏了庄园的情趣。不过，你感兴趣的不是这个，警督先生。你感兴趣的是什么呢？"

"噢，韦曼先生，我想确切地了解四点一刻到五点钟之间你在哪里？"

"这个时间你们是怎么定下来的——靠医学证明吗？"

"不完全是这样，先生。一位证人在四点一刻的时候，曾经看到过那个姑娘还活着。"

"哪个证人——或许我不该问吧？"

"是布鲁伊斯小姐。斯塔布斯夫人叫她给那姑娘送去了一盘奶油蛋糕和果汁饮料。"

"是海蒂叫她去的？我一时无法相信。"

"你为什么不信呢，韦曼先生？"

"她不会的。她操心费神的可不是这种事情。可爱的斯塔布斯夫人的脑瓜子完全是围着自己转的。"

“韦曼先生，我还等着你答复我的问题呢。”

“是四点一刻到五点之间我在哪里吗?哦，真的，警督先生，我一时也说不上来，我到处转——倘使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大概在什么地方呢?”

“啊，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又到那儿。我在草坪上的人群里呆了一会儿，看那些本地人互相寻开心，和那个心神不定的电影明星讲了一两句话。后来，我对这些都腻了，就到网球场去琢磨网球馆的设计去了。有人很快地就认出作为破案游戏的第一个线索的那张照片是一段网球网，我想不通他怎么那么快就认出来了。”

“有人认出来了吗?”

“是的，我相信的确是有人来过，不过当时我没很注意就是了。当时我对网球馆设计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一个对我们双方——我和乔治爵士——都两全其美的想法。”

“那后来呢?”

“后来?嗯，我四处逛了逛，就折回房子里来了。我到码头那儿去了一趟，和老默德尔聊了几句话，然后就走了回来。我记不准是什么时间了。我刚才说过，我一直在附近!就是这么回事。”

“哦，韦曼先生”警督轻快地说，“我希望我们能把这一切都查证属实。”

“默德尔会告诉你，我在码头上和他说过话。不过，那当然，比你所感兴趣的时间要晚一些。我到那里的时候，是五点钟以后了。你很不满意吧，是不是，警督先生?”

"韦曼先生，我想我们是能够把这个范围缩小一些的。"

警督的声音是轻松愉快的，但其中含有一种强硬的口气，这并没有逃过年轻建筑师的注意。他在椅子的扶手上坐了下来。

"认真地说，"他说，"谁会想去谋杀那个姑娘呢？"

"你自己一点谱儿也没有吗，韦曼先生？"

"哦，要是随便说的话，我认为是我们那位多产女作家，那位一身紫红的危险人物。你看到她那身堂而皇之的紫红色的打扮了吗？我想，她一定是有些精神失常了，认为要是在破案游戏中真的有一具尸体，那就有意思得多了。这个看法怎么样？"

"你当真这样想吗，韦曼先生？"

"这是我能够想到的惟一的可能性。"

"韦曼先生，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你一下。今天下午你看到斯塔布斯夫人了吗？"

"我当然看到了。谁能把她给漏掉呢？打扮得就像个雅克·法思或克里斯琴·迪奥[1]的女模特儿。"

"你最后一次看到她是在什么时候？"

"最后一次？我不知道。她在草坪上招摇的时候，大概是在三点半钟——也许是四点差一刻。"

"以后你就没有见到她了？"

"没有。怎么啦？"

"这就怪了——似乎四点钟以后就没有人看到过她了。

[1] 均为本世纪中期的著名服装设计家。——译注。

斯塔布斯夫人她——突然不见了，韦曼先生。"

"突然不见了！我们的海蒂？"

"这使你感到意外吗？"

"是的，这的确十分出人意外……她搞的什么名堂，我真不明白？"

"你对斯塔布斯夫人非常了解吗，韦曼先生？"

"我是四五天以前到这里的，在那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她。"

"你对她是不是已经形成了某种看法呢？"

"我要说，她比大多数人都要会享福，"迈克尔·韦曼冷冷地说，"她是个极其讲究穿戴的年轻女人，而且知道怎样尽可能地利用这一点。"

"可是头脑不太灵光，对吗？"

"这就看你说的头脑是什么意思了，"迈克尔·韦曼说，"我不愿意把她说成是一个有知识的聪明人，不过，假使你认为她完全不是这样的人，那就错了。"他的声音中流露出一种刻薄的情绪："我要说，她的心眼儿多得很呢。谁也比不上她。"

警督扬起了眉毛。

"这可不是一般人的看法。"

"由于某种缘故，她喜欢装出一副糊里糊涂的傻样子。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不过我前面已经说过，依我看来，她的心眼儿多得很。"

警督将他仔细地打量了片刻，然后说道：

"在我上面提到的时间范围之内，你真的无法把时间和

地点说得更确切一些了吗?"

"很抱歉。"韦曼急急忙忙地说,"我恐怕谈不出什么了。我的记性很糟糕,从来都记不准时间。"他接着又说道:"我的事完了吧?"

警督点了点头,他马上就离开了房间。

"我倒想搞清楚,"警督半对着自己,半对着霍斯金斯说道,"他和这位贵妇人之间到底有过什么芥蒂。要么是他取笑过她,受到了她的驳斥,要么是有过什么争吵。"他接着说:"你说说,这一带对乔治爵士和他夫人的一般看法怎么样?"

"她很傻。"霍斯金斯警士说道。

"我知道,你是这样想的,霍斯金斯。人们普遍这么看吗?"

"我认为是这样的。"

"对乔治爵士呢——大家喜欢他吗?"

"大家很喜欢他。他是个优秀的运动员,还懂点儿种地的事。老太太帮了他们好大的忙。"

"哪个老太太?"

"就是住在平房里的弗利亚特太太。"

"噢,当然啦。这个地方本来是属于弗利亚特家族的,是吧?"

"对。多亏了老太太,乔治爵士和斯塔布斯夫人才混到了今天这份儿上。她使他们结识了附近的上流人物。"

"你认为他们给她报酬吗?"

"哦,不,不给弗利亚特太太报酬。"霍斯金斯的话听起

来让人非常惊讶，"我听说，在斯塔布斯夫人结婚以前，弗利亚特太太就认识她了，而且催促乔治爵士把这座庄园买下来的也是弗利亚特太太。"

"我想和弗利亚特太太谈一谈。"警督说。

"啊，她是个精明的老太太。要是出了什么事，她会知道的。"

"我一定得和她谈一谈。"警督说道，"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

第 十 一 章

1

眼下，弗利亚特太太正在宽敞的客厅里和赫尔克里·波洛谈着话。他看见她正靠着坐在屋角的一张椅子上。在他走过来的时候，她神经质地惊坐了起来。随后，她靠回到椅背上咕哝着说：

“噢，是你呀，波洛先生。”

“非常抱歉，太太，我打扰你了。”

“不，不。没有打扰我。我只不过是在休息休息。我不像从前那么年轻了。太吓人了——我可受不了。”

“我理解，”波洛说，“我确实理解。”

弗利亚特太太的小手里攥着一块手绢，两眼目不转睛地望着天花板。

她十分动感情地用半窒息的声音说：

“一想到这事，我简直受不了。这个可怜的姑娘，最最可

怜的姑娘——"

"我明白，"波洛说，"我明白。"

"她太年轻了，"弗利亚特太太说，"她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她又说道："一想到这事，我简直受不了。"

波洛好奇地望着她。他似乎觉得，中午以来，她差不多老了十年，那时她是一位温文有礼的正在迎接客人的女主人，眼下，她的脸耷拉着，形容憔悴，皱纹纵横。

"太太，昨天你刚跟我讲过，世道太邪恶了。"

"我是这么说的吗？"弗利亚特太太有些吃惊地说，"这是实话……哦，是的，我也才刚刚认识到，这话真是千真万确啊。"接着，她又小声说道："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出这种事。"

他又好奇地望了望她。

"那么，你认为会出什么样的事呢？会出什么事呢？"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波洛固执地说：

"可你确实估计到会出事的——会发生什么异乎寻常的事。"

"你理解错了，波洛先生。我只是说，像这样的游园会中，你是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的。"

"斯塔布斯夫人今天早上也提到了世道邪恶。"

"海蒂这样说过吗？哦，别向我提起她——别提她了。我不愿意想到她。"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她说了些什么呢——她说的邪恶是指什么呢？"

"她在说她的表兄埃蒂安·德·苏洋。她说，他太可恶，

是个坏蛋。她还说，她怕他。”

他观察着。然而她仅仅是怀疑地摇了摇头。

“埃蒂安·德·苏泽——他是谁？”

“当然，吃早饭的时候你不在。我忘记了，弗利亚特太太。斯塔布斯夫人收到了她表兄的一封信，自从她还是个十五岁的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没再见到他。他告诉她，他想在今天下午来看她。”

“他来了吗？”

“来了。大约是四点半的时候到这里的。”

“那就对了——你说的是从渡口那条路上来的那个漂亮的、黑皮肤的年轻小伙子吗？那时，我还弄不明白他是谁。”

“是的，太太，那就是德·苏泽先生。”

弗利亚特太太有力地说道：

“我要是你的话，我是不会对海蒂的话认真的。”当波洛惊讶地望着她的时候，她的脸红了，但还是接着说道：“她像个孩子——我是说，她用起词来像孩子——什么坏啦，好啦。不好不坏的半搭子就一个也没有。我根本用不着把她说埃蒂安的话放在心上。”

这话使波洛又一次感到惊讶。他慢慢地说道：

“你很了解斯塔布斯夫人，对吧，弗利亚特太太？”

“我对她的了解不亚于任何人。甚至有可能比她的丈夫更了解她。那又怎么样呢？”

“她到底是怎样的人呢，太太？”

“这个问题问得太奇怪了，波洛先生。”

“你知道不知道，太太，斯塔布斯夫人找不到了。哪儿也没有。”

她的回答依然叫他吃惊，她既不关心，也毫不惊奇地说：

“这么说她已经跑掉了，是吗？我明白了。”

“这事你觉得挺自然，是不是？”

“自然？哦，我说不上。海蒂有些莫明其妙就是了。”

“你认为她是因为做贼心虚才跑的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波洛先生？”

“她的表兄今天下午说起她来着。他偶然提到，她一直智力低下。我想，太太，你一定知道智力低下的人，有时候做出来的事情是无法解释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波洛先生？”

“如你所说，这种人头脑十分简单——像个孩子。突然生起气来的时候，他们甚至会杀人的。”

弗利亚特太太突然愤怒地转过身来面对着他。

“海蒂不会这样的！我不许你这么说。她是个温柔、富有同情心的姑娘，尽管她——头脑有些简单。海蒂无论如何不会去杀任何人的。”

她面对着他，剧烈地喘息着，依然怒火满腔。

波洛感到奇怪，非常奇怪。

2

霍斯金斯警士突然匆匆地走了进来。

他带着歉意说：

“我一直在找您，太太。”

“晚安，霍斯金斯。”弗利亚特太太又一次摆出了纳塞庄园的女主人的样子，“哦，什么事？”

“警督先生向您致意，他很高兴和您谈一谈——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霍斯金斯赶忙补充道。他像波洛一样也注意到了那件可怕的事情对她的影响。

“我当然可以了。”弗利亚特太太站了起来，跟着霍斯金斯走出了客厅。波洛也有礼貌地站了起来，但随即又坐了下去，感然不解地皱着眉头，凝望着天花板。

弗利亚特太太走进来的时候，警督站了起来，警士扯过一把椅子，让她坐下。

“很对不住，弗利亚特太太，叫你受惊了，”布兰德说，“不过，我觉得你认识邻近所有的人，我想你也许能帮我们的忙。”

弗利亚特太太淡然一笑。“我想，”她说，“我认识周围所有的人，其他任何人也一样能办到。警督先生，你想了解什么呢？”

“你以前认识塔克一家吗？是不是全家人和这个姑娘你都认识？”

“哦，是的，当然认识了。他们一直就是这份产业的佃户。塔克太太是大家庭里最年轻的成员。她的大哥曾经当过我们园丁总管。她嫁给了艾尔弗雷德·塔克，他是个农民——虽然有点儿笨，可是为人厚道，而塔克太太却有点儿泼劲儿。你知道，她是个能干的好管家婆，房子收拾得干干净

净。塔克穿着沾满泥浆的靴子时，她是决不许他走过洗碗槽的。尽是这类事儿。她老是数落孩子们。现在，他们大部分都结了婚，工作了。就剩下了那个可怜的孩子马林和三个更小的孩子，这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还在上学。”

“那么，弗利亚特太太，就你对这个家庭的了解，你能说出今天马林被害是什么原因吗？”

“说不出来，我的确说不出来。这非常、非常令人难以相信，警督先生，不知道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不存在什么男朋友或诸如此类的事，或者说我并不认为有这种事。不管怎么说，我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的事。”

“那么，关于参加这次破案游戏的人呢？你能向我们讲一些有关他们的情况吗？”

“嗯，奥利弗太太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她和我所想象的犯罪小说家的样子不一样。出了这样的事，她是很难受的，真可怜啊——不过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其他的那几个帮手呢——譬如沃伯顿上尉？”

“我看不出他有什么理由要谋杀马林·塔克，如果这就是你想要问我的问题的话，”弗利亚特太太镇定自若地说，“我不大喜欢他。他是个我称之为属于狡猾类型的那种人，不过，我想搞政治的人，就得会玩弄各种政治手腕才行。在这次游园会中，他确实劲头十足，干得很卖劲。可是不管怎么说，我认为那个姑娘不可能是他害死的，因为整整一个下午他一直呆在草坪上。”

警督点点头。

“那莱格夫妇呢？你对莱格夫妇的了解如何？”

"哦，他们好像是一对挺不错的年轻夫妇。我就是觉得他有点儿喜怒无常。我不很了解他。她嫁给他之前，是卡斯泰尔斯家的人，我和她家的一些亲戚十分熟悉。他们租用米尔别墅已经有两个月了，我希望他们在这里愉快地度假。我们在一起都已经混得很熟了。"

"我听说，她是个很迷人的女人。"

"噢，是的，非常迷人。"

"你说得上乔治爵士是什么时候觉察到她的迷人之处吗？"

弗利亚特太太露出非常惊奇的神色。

"啊，不，我敢保证没有那种事。实际上，乔治爵士一心想的是他的事业，他也很爱他的妻子。他根本不是那种喜欢追逐女人的男人。"

"你认为，斯塔布斯夫人和莱格先生之间也没有什么瓜葛吗？"

"哦，没有，这完全可以肯定。"

警督固执地问道：

"就你所知，乔治爵士和斯塔布斯夫人之间什么纠纷也没有，对吗？"

"我保证没有，"弗利亚特太太强调说，"要是有的话，我会知道的。"

"那么，斯塔布斯夫人的出走就不可能是由于夫妻之间的争执所导致的了？"

"嗯，不可能。"她轻声地接着说，"我听说，这个傻姑娘不愿意和她的表兄见面，是一种孩子气的畏惧，因此她就像

个孩子似的跑开了。”

“这是你的看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了吗？”

“噢，没有了。我想她很快就会回来的，自己也会觉得难为情的。”她漫不经心地补充了一句：“顺便问一问，她表兄怎么了？他还在庄园里吗？”

“我想他已经回游艇去了。”

“游艇在赫尔茅斯，是吗？”

“是的，在赫尔茅斯。”

“我知道了。”弗利亚特太太说道，“噢，这太不巧了——海蒂真是耍孩子脾气。不过，倘若他能在这儿呆上一两天的话，我们会让她明白，她该怎么做才合适的。”

警督想，这是一个问题，不过，他虽然注意到了，但却没有回答。

“你大概在想，”他说，“这一切都离题太远了。不过，弗利亚特太太，你是不是明白，我们的工作对象范围很大。譬如说，布鲁伊斯小姐吧。关于布鲁伊斯小姐你了解什么情况呢？”

“哦，她是个很出色的秘书。还不止是秘书呢。她实际上是这儿的女管家。事实上，要是没有她的话，我真不知道他们该如何是好了。”

“在乔治和他的妻子结婚以前她就是他的秘书了吗？”

“我想是这样的。可不敢十分肯定。我只是在她和他们一起到这里来的时候，才和她认识的。”

“她很不喜欢斯塔布斯夫人，对吗？”

“是的，”弗利亚特太太说，“恐怕她是很不喜欢她。我认

为那些能干的秘书们是不会很喜欢那些做妻子的，要是你懂我的意思的话。也许，这是情理之中的事。"

"是你，还是斯塔布斯夫人叫布鲁伊斯小姐给船库里的姑娘送蛋糕和水果饮料的呢？"

弗利亚特太太显得有些吃惊。

"我记得，布鲁伊斯小姐拿了一些蛋糕和其他的东西，说是要给马林送去。我不知道是谁特地要她去送的，或是谁安排的。肯定不是我叫她去的。"

"我明白了。你说，你从四点钟起就一直在茶水帐篷里。我想，那时莱格太太也在那个帐篷里喝茶吧。"

"莱格太太吗？不，我想她不在。至少，我不记得在那里看见过她。事实上，我很肯定她不在那里。从托基来的大客车载来了大批的人，我记得我在帐篷周围看了一圈，心想他们一定都是夏季游客，几乎没有一张面孔是我认识的。我想，莱格太太一定是后来才到那里去喝茶的。"

"哦，好吧，"警督说道，"这没有什么关系。"他平静地说道："哦，的确，我想也就是这么多事了。谢谢你，弗利亚特太太，承蒙你的好意。我们只能希望斯塔布斯夫人会很快回来。"

"我也如此，"弗利亚特太太说，"这孩子让我们大家这样心急火燎，真是太轻率了。"她轻快地说着，然而，她语气中流露出来的兴奋情绪却显得不很自然。"我相信，"弗利亚特太太说道，"她一定没事，一定没事。"

正在这时，门打开了，走进来了一个红头发，脸上长着雀斑的漂亮的女人。她说：

"我听说你叫我?"

"这是莱格太太,警督先生,"弗利亚特太太说,"萨利,亲爱的,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听说了那桩可怕的事情?"

"噢,听到了!太可怕了,对吗?"莱格太太说道。她筋疲力竭地叹了口气,坐到椅子上。这时,弗利亚特太太离开了客厅。

"我觉得这一切让人难受极了,"她说,"简直叫人难以相信,不知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我恐怕什么忙也帮不上。你知道,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在算命,所以,我什么也没有注意到。"

"我知道,莱格太太。不过,我们不得不照例向每个人问一问这些问题。比如,在四点一刻到五点钟之间你在什么地方?"

"哦,四点钟的时候,我喝茶去了。"

"在茶水帐篷里吗?"

"是的。"

"我想,一定非常拥挤吧!"

"哦,挤坏了。"

"你在那儿碰上认识的人了吗?"

"嗯,是的,碰上了几个老朋友。和谁都没说话。老天爷呀,那时候我太想喝口茶水了!正像我说的那样,那时是四点钟。四点半钟,我回到了算命帐篷,接着干我的事。天知道最后我都给那些女人许了些什么诺。什么能找个百万富翁的丈夫啦,什么她们能成为好莱坞的电影明星啦——真是天知道。纯粹是空话连篇,世上女人最好骗。"

"你不在的那半个小时里出了些什么事——我的意思是，假如有人想要算命呢？"

"哦，我在帐篷外面挂了块牌子，上面写着'四点半钟回来。'"

警督在拍纸本上记了下来。

"你最后一次见到斯塔布斯夫人是在什么时候？"

"海蒂吗？我不十分清楚。我从算命帐篷里走出来去喝茶的时候，她就在附近，不过，我没有和她讲话。从那以后，我记得就没有见到过她了。刚才有人告诉我说，她不见了。是真的吗？"

"是的，不见了。"

"啊、唔，"萨利·莱格轻快地说，"你知道她的头脑有点儿不正常。大概是那起谋杀把她给吓坏了吧。"

"好吧，谢谢你了，莱格太太。"

话音一落，莱格太太马上就离开了。她从站在门口的赫尔克里·波洛的身边走过，出门去了。

3

警督望着天花板，说道：

"莱格太太说，四点到四点半钟之间她在茶水帐篷里。弗利亚特太太说，从四点钟起她就一直在茶水帐篷里帮忙，可是莱格太太不在那里。"他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布鲁伊斯小姐说，是斯塔布斯夫人叫她给马林·塔克送去一盘蛋糕和果汁的。迈克尔·韦曼却说，斯塔布斯夫人不可能

这样吩咐——这不符合她的为人的特点。”

“啊，”波洛说道，“这些说法互相矛盾！是的，人们总是常常听到这样相互矛盾的说法。”

“可是它们也对澄清事情的真相大有妨碍！”警督说道，“有时候它们非常重要，但是，十有八九却不是那么回事。哦，我们不得不做大量艰苦的工作啦，这是显而易见的。”

“现在你怎么想呢，mon cher[1]？你新的想法是什么？”

“我想，”警督严肃地说，“正是由于马林·塔克看到了那些并非有意要看的事，所以他们就只好干掉她。”

“我不想反驳你的看法，”波洛说，“关键的问题是她看到了什么？”

“她可能看到了有人被谋杀，”警督说道，“或者看到了那个作案杀人的人。”

“谋杀？”波洛问道，“谋杀谁呢？”

“你怎么想呢，波洛？斯塔布斯夫人是活着还是死了？”

波洛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道：

“我认为，mon ami[2]，斯塔布斯夫人已经不在人世了。而且我将告诉你，我为什么这样想。这是因为弗利亚特太太认为她死了。是的，不管弗利亚特太太现在怎样说或假装怎样认为，但她相信海蒂·斯塔布斯已经死了。”他又补充道：“弗利亚特太太知道许多我们还不了解的事情。”

---

[1] 法语：亲爱的——译注。

[2] 法语：我的朋友——译注。

第十二章

翌晨，赫尔克里·波洛下楼去吃早饭的时候，餐桌旁的人稀稀拉拉的。昨天发生的事情使奥利弗太太还惊魂未定，因此，她的早餐是在床上用的。迈克尔·韦曼在喝过一杯咖啡以后就早早离去了。桌上只有乔治爵士和那位忠心耿耿的布鲁伊斯小姐。乔治爵士停杯推盘不能食的样子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精神状态。盘子里的食物几乎动也未动地放在他的面前。他将布鲁伊斯小姐拆了封以后放在他面前的一小堆信件推到一边，带着茫然不知所措的神色啜着咖啡。

“早安，波洛先生。”他敷衍了事地说了一句，随后又心事重重地发起呆来，并且不时地嘟囔几声。

“这件该死的事，真叫人难以相信。她能在哪儿呢？”

“星期四在法学院开庭调查死亡原因，”布鲁伊斯小姐说，“是他们打电话来通知我们的。”

她的主人好像没听懂似的望着她。

"调查?"他说,"哦,是的,当然了。"他的话听起来显得迷乱而毫无兴趣。他呷了一两口咖啡以后,说道:"女人是无从预料的。她对她的行为会怎么想呢?"

布鲁伊斯小姐撅起了嘴,波洛敏锐地发觉,她的神经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霍奇森公司的人今天上午要来见你。"她说,"是关于农场挤奶棚的电气化问题。十二点钟的时候,有—— "

乔治爵士打断了她的话。

"我谁也不见。把这些事全都推迟!鬼知道你是怎么想的,难道一个人为他的妻子都快急疯了的时候,还能去管生意吗?"

"你这样说的话,乔治爵士,"布鲁伊斯小姐对这种家务事说了一句律师常说的话,"那就悉听尊便吧。"她的不满是溢于言表的。

乔治爵士说:"女人脑子里的念头,真是永远也摸不透,换句话说,她们会干出什么样的傻事来啊!嗳,你同意吗?"他把最后一个问题抛给了波洛。

"你说 les femmes[1] 吗?她们是莫测的。"波洛说道,他带着高卢人的热情扬起了眉毛,举起了双手。布鲁伊斯小姐用鼻子恼火地哼了一声。

"她好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呀,"乔治说道,"她高高兴兴地戴上了新戒指,打扮起来去逛游园会,一切都和平常一

[1] 法语:女人——译注。

样。不像我们有过言语不和、或者争吵的样子啊。可她连一个字也没留就走了。”

“那些信件怎么办，乔治爵士?”布鲁伊斯小姐开口说道。

“让那些该死的信都见鬼去吧。”乔治爵士说着，把咖啡杯推到了一边。

他抓起了盘子旁边的信，连塞带杵地扔给了她。

“你爱怎么回就怎么回吧!我可不能再操心了，”他带着一种受了伤害的语调，有些像是自言自语地继续说道，“看来我是毫无办法了……我甚至不知道那警察局的伙计到底管不管用。他讲话很和气，就是那么一种人。”

“我相信，警察是很有能耐的，”布鲁伊斯小姐说，“他们有足够的办法来寻找失踪者的下落的。”

“有时候，”乔治爵士说道，“他们找一个逃跑后藏在稻草堆里的可怜的小家伙还得用好几天呢。”

“我想，斯塔布斯夫人是不可能藏在稻草堆里的，乔治爵士。”

“我真希望我能干些事情，”这位不幸的丈夫重复道，“你知道，我想我可以在报纸上登个广告。你记一下，阿曼达，好吗?”他沉吟有顷：“海蒂，回家来吧。切!切!乔治。要登在所有的报纸上，阿曼达。”

布鲁伊斯小姐苛刻地说：

“斯塔布斯夫人是不常看报的，乔治爵士。她对时事或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毫无兴趣。”她颇为狡黠地添了一句：“当然，你倒可以在《时装》杂志上登个广告。她也许会看

到的。"不过，乔治爵士此时却无心去欣赏她的狡黠。

乔治爵士简洁地说道：

"你愿在哪儿登就在那儿登吧，可是一定要登出来。"

他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他手扶门把，停了下来，又往回走了几步，直接对波洛说话。

"喂，波洛，"他说，"你不会认为她已经死了吧，是吗？"

波洛盯着自己的咖啡杯子，答道：

"乔治爵士，我要说，现在作这种假定还为时过早。到目前为止这样想是没有道理的。"

"这么说，你确实认为她已经死了。"乔治爵士沉重地说。"哦，"他针锋相对地接着说道，"我不这样想！我说她什么事也没出。"他怀着愈加强烈的挑战的神态点了点头，出门的时候，将门砰的一声带上了。

波洛沉思地在一片烤面包上抹着黄油。在怀疑一位妻子是被谋杀的案情中，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怀疑那个作丈夫的（同样，如果丈夫死了的话，他就会怀疑妻子），可是，在这个案件中，他并没有怀疑斯塔布斯夫人是被乔治爵士杀死的。通过对他们短时间的观察，他非常相信乔治爵士对他的妻子是真心相爱的。此外，在他那惊人的记忆中（他的记忆力相当出色），乔治爵士在他和奥利弗太太离开草坪，发现尸体之前，整整一个下午都在草坪上。当他们带着这个消息返回来的时候，他依然在那里。不，对海蒂的死应该负责的不是乔治爵士——假如海蒂已经死了的话。波洛心里想，目前毕竟还没有理由相信事情就是如此了。他刚才对乔治爵士说的都是实在话。可是在他的思想深处，他的信念是不可

动摇的。他想，眼前的情形分明是一场谋杀——是一场同时有两个被害者的谋杀。

布鲁伊斯小姐的几乎带着哭腔的刻毒话打断了他的思路。

“男人都是些傻瓜，”她说，“十足的傻瓜！在许多问题上他们很精明，但他们却和完全不相配的女人结婚。”

波洛一向是愿意让人们讲话的。和他说话的人越多，对他讲的话越长，就越合他的心意。陈糠烂谷子中总会有一颗麦粒的。

“你认为这是一个不幸的婚姻吗？”他问道，“灾难性的——完全是灾难性的。你的意思是——他们在一起不幸福吗？”

“她在各方面都对他起了极坏的影响。”

“现在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是哪种坏影响呢？”

“把他呼来唤去的，从他那里要了许多贵重的礼品——首饰多得一个女人根本穿戴不了。还有毛皮服装，她有两件白貂皮上衣和一件俄国雪鼬皮袍，一个女人要两件貂皮上衣干什么，我倒要请教请教？”

波洛摇了摇头。

“这个我可不了解。”他说。

“狡诈，”布鲁伊斯小姐说道，“不老实，总是爱装傻充愣——尤其是有人在场的时候。我想，这是由于她以为他喜欢她那个样子！”

“那么他喜欢她那种样子吗？”

“哦，男人哪！”布鲁伊斯小姐说道，她的嗓音几乎是歇

斯底里地颤抖着。"他们不欣赏能干、无私、忠诚以及所有这些品性！如果乔治爵士有个聪明能干的贤内助的话，那他现在就已经达到某种地步了。"

"达到什么地步呢？"

"哦，他可以在地方事务中起到显著的作用，或者可以进入议会了。他是个比可怜的马斯特顿先生能干得多的人。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过马斯特顿先生在讲坛上的发言——他是个说话吞吞吐吐，听起来味同嚼蜡的演说家。他能得到他的地位完全是靠他的太太。有权力的还是垂帘听政的马斯特顿太太。所有的魄力，首创精神和政治敏感性全在她的身上。"

波洛一想到和马斯特顿太太这样的人结婚心里就感到不寒而栗，不过，他倒是颇为由衷地赞同布鲁伊斯小姐的话。

"是的，"他说，"她完全和你讲的一样。是一个 femme formidable[1]。"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乔治爵士好像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布鲁伊斯小姐继续说道，"他对于住在这里，四处闲溜乱逛，做个乡村绅士似乎很心满意足，只为了履行董事职务或其他这类事情，他才偶尔去一趟伦敦，可是，他的能力本来能够使他更有作为的。他的确是个出类拔萃的人，波洛先生。那个女人从来不理解他。她不过是把他看成一个倾泻皮毛大衣，首饰和贵重衣料的机器罢了。倘若他娶的是一个真正懂得他的能力的

---

[1] 法语：强有力的女人——译注。

人……”她的嗓音摇曳不定地颤抖着，不再往下说了。

波洛带着一种真心实意的怜悯望着她。布鲁伊斯小姐在爱着她的主人。她对他抱着一种他也许未必觉察到的，而且也肯定不感兴趣的诚挚、忠实和热烈忘我的爱。对乔治爵士来说，阿曼达·布鲁伊斯不过是一个替他操劳日常事务，接电话、写信，雇佣仆人，安排饭食以及全面地负责他能生活得平静的高效率的机器。波洛怀疑，他是否曾有过，哪怕是一次，将她当作一个女人来加以考虑。他意识到，这其中就存在着危险。女人是会被激怒的，自己为之献身的男人对她们的忽视会使她们处于惊人的歇斯底里的状态。

“一个狡诈、诡计多端、机灵的女人，她就是这么个人。”布鲁伊斯小姐眼泪汪汪地说。

“我注意到，你说‘她就是’，而不是说‘她曾经是’。”波洛说。

“她当然不会死的！”布鲁伊斯小姐轻蔑地说，“和一个男人私奔了，这就是她干的事！她就是这种人。”

“有可能。总是会有这种可能的。”波洛说道。他又拿起了一片烤面包，沮丧地望了望那罐果冻，然后又往桌下瞧了瞧，看看那里是否还有什么果酱。下面什么果酱也没有，于是他只好满足于黄油了。

“只有这样才说得通，”布鲁伊斯小姐说，“当然啦，他是不愿意这样想的。”

“是不是和——其他男人有什么瓜葛呢？”波洛转弯抹角地问。

“哦，她是很聪明的。”布鲁伊斯小姐说。

"你是说，你一点也没有看出有这种事吗？"

"她很谨慎，不会让我看到的。"布鲁伊斯小姐说。

"可是，你认为也许已经有过——我该怎么说才好呢？——有过什么暗中的交往了？"

"她使出了全身解数想把迈克尔·韦曼迷个神魂颠倒，"布鲁伊斯小姐说道，"在这个时候她居然带他到花园去看山茶花！还假装对网球馆十分有兴趣呢。"

"尽管如此，这毕竟是他在这里的工作。我听说，乔治爵士之所以要建个网球馆主要是为了讨他妻子的欢心。"

"她网球打得并不好，"布鲁伊斯小姐说，"她玩什么也不精。就是想等别人四处奔忙，热得够呛的时候，有个好地方坐一坐。哦，是的，她竭力想把迈克尔·韦曼迷得神魂颠倒。要不是他另有所好的话，她也许就成功了。"

"啊，"波洛说着，刮出一小块果冻，放在一片烤面包的角上，无甚把握地咬了一口。"这么说，迈克尔先生还另有所好了？"

"是莱格太太把他推荐给乔治爵士的，"布鲁伊斯说，"她结婚以前就认识他了。我听说，是在切尔西区[1]之类的地方。你知道，她过去很爱打扮。"

"她好像是个很迷人、很有才智的年轻姑娘。"波洛试探着问道。

"噢，是的，她是很有才智，"布鲁伊斯小姐说，"受过大学教育，要是她不结婚的话，我敢说她可能还大有前途呢。"

[1] 在伦敦市。——译注。

"她结婚很久了吗?"

"我想,大概有三年了吧。我并不认为这个婚姻十分美满。"

"他们——性格不合吗?"

"他是个古怪的年轻人,郁郁寡欢,常常独往独来,我听说,有时候他对她脾气十分暴躁。"

"啊,嗯,"波洛说道,"吵而复和,和而复吵,这是结婚初期生活的一部分。没有这些的话,也许生活就单调乏味了。"

"自从迈克尔·韦曼到了这里以后,她常常和他在一起,"布鲁伊斯小姐说,"我想,在她和亚历克·莱格结婚以前,他曾经爱过她。大概从她那方面来说不过是一种调情罢了。"

"也许,莱格先生对此会感到不快吧?"

"人们永远也无法了解他,他太让人看不透了。不过我觉得,他近来比以往更加阴郁了。"

"也许他倾心于斯塔布斯夫人吧?"

"我敢说她以为他是那样的。她以为,只要她对任何一个男人略动一指,人家就会爱上她的!"

"不管怎么样,假如她像你说的那样和一个男人私奔了的话,那就不会是韦曼先生了,因为韦曼先生还在这里。"

"我毫不怀疑,她一直是在偷偷地和某个人幽会,"布鲁伊斯小姐说,"她常常不声不响地溜出庄园,一个人跑到树林里去。她前天晚上就出去了。她打着哈欠说是要去睡觉了。可是,不到半个钟头,我就看见她头上戴着块围巾从侧门溜出去了。"

波洛沉思地望着他对面的这个女人。他弄不清布鲁伊斯小姐这些有关斯塔布斯夫人的话是可以信赖的呢，还是完全出于她一厢情愿的痴想。他肯定，弗利亚特太太的看法和布鲁伊斯小姐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而且弗利亚特太太远比布鲁伊斯小姐更了解海蒂。如果斯塔布斯夫人和情人私奔而去的话，这显然符合布鲁伊斯小姐的心意。那她就可以去安慰这个失去了妻子的丈夫，并且有效地为他安排好离婚的一切细节。可是这不会是真的，不可能、也不像是这么回事。波洛想，倘若海蒂·斯塔布斯真的是和一个情人走了的话，那么，她走的时机就选择得非常稀奇了。就他本人而言，他是不相信她会这样做的。

布鲁伊斯小姐吸了吸鼻子，把那些散乱了的信件收拢归齐。

“要是乔治爵士真的要登那些广告的话，我想我最好还是去照应一下。”她说，“完全是胡扯淡，瞎子点灯——白费蜡。噢，早安哪，马斯特顿太太。”当门得到许可被推开，马斯特顿太太走了进来的时候，她随口说了一句。

“我听说，调查死亡原因的传讯定在星期四了。”她声震屋宇地说，“早安，波洛先生。”

布鲁伊斯小姐站住了，一只手里全是信件。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马斯特顿太太？”她问道。

“不用了，谢谢你，布鲁伊斯小姐。我想，今天上午你手头的事不少了，不过，我真得好好谢谢你，昨天你干得太出色了。你真是个优秀的组织者和勤奋的工作人员哪。我们都非常感激。”

"谢谢你，马斯特顿太太。"

"现在别让我耽误你的事了。我在这儿坐会儿和波洛先生聊一聊。"

"好极了，太太。"波洛说。他站了起来，弯了弯腰。

马斯特顿太太拉出一把椅子，坐了下来。布鲁伊斯小姐离开了餐室，顿然恢复了往日那种精明强干的神态。

"那是个了不起的女人，"马斯特顿太太说，"要是没有她的话，真不知道斯塔布斯夫妇该如何是好了。现在，管理一个庄园是需要一些本事的。可怜的海蒂对付不了。这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波洛先生。我是来问问你，你有什么想法吗？"

"你自己是怎么看的，太太？"

"嗯，这是件让人不愉快的事情，不过，据我看，这儿有病态的人。我希望不是个本地人。也许是从精神病院放出来的——现在，他们总是把那些才治疗了一半的人就放出来。我想要说的是，没有人会去勒死那个塔克家的姑娘的。我是说，除了某些不正常的人之外，是不会有任何作案的动机的。假如这个男人——不管他是谁——是个神经不正常的人的话，我就会说他或许会勒死那可怜的姑娘，海蒂·斯塔布斯也同样有可能是他勒死的。你知道，她的脑筋不大好，可怜的孩子。倘若她碰上了一个相貌平常的男人，而他邀请她到树林里去看什么东西的话，她也许会像羊羔似的毫无疑心地乖乖跟着人家走的。"

"你认为，她的尸体就在庄园里的某个地方吗？"

"是的，波洛先生，我是这样认为的，要是他们搜寻一下

的话，是会找到的。我想提醒你一下，这片林地可能有六十五英亩。假如尸体被拖进灌木丛或顺着斜坡滚到树林里，那可就得要--通好找了。他们需要找一些警犬来。”马斯特顿太太一边说着，一边来回打量着，好像她自己就是一条警犬似的，“警犬！我要亲自给警察局长打个电话，就这么跟他讲。”

“很有可能你是对的，太太。”波洛说，显然，这是人们惟一能够向马斯特顿太太讲的一句话了。

“当然，我是对的，”马斯特顿太太说，“可是你要知道，我必须指出，因为这个家伙还在附近，所以我感到很不安，在我离开这里后，我得到村子里去一趟，告诉那些做母亲的，要特别留神她们的女儿——别让她们独个儿到处跑了。波洛先生，我们中间出了个杀人犯，这可不是件好事啊。”

“夫人，我有个小问题。一个陌生人怎么会被放进船库呢？要有钥匙才能进门啊。”

“哦，这个呀，”马斯特顿太太说，“这太容易了。她肯定是出来了。”

“走出了船库？”

“是呀。我想，她一定是厌烦了，女孩们常常是那样的。她大概是蹓跶了出来，四处闲看。我想，最有可能的是她亲眼看到了海蒂·斯塔布斯被谋杀。她听到了挣扎或其他什么动静，便跑去看，那个已经把斯塔布斯夫人干掉了的男人自然也得把她干掉。至于再由他把她搬回船库，抛在那里，出来后把门拉上，这些都是轻而易举的。那是把耶鲁锁，一拉门就能锁上。”

波洛轻轻地点着头。他的目的并不在于和马斯特顿太太争论或者向她指出被她所完全忽略了的有趣的事实，即马林·塔克倘若是在船库外被杀死的话，那么那个人就一定要非常明了这场破案游戏的内情，才能将她搬回到准确的地方，安放在为"受害者"安排的位置上。他没有和马斯特顿太太争论，而是温和地说：

"乔治爵士相信他的妻子还活着呢。"

"朋友，那不过是因为他想相信这一点，才这样说的。你知道，他对她是挚爱备至的。"她非常出人意外地补充道，"尽管我不喜欢乔治·斯塔布斯的出身，尽管他来自城市，可我喜欢他这个人，他在乡村里过得满不错。他身上最坏的毛病就是有点儿势利眼。不过说到底，社交上的势利眼并没有什么害处。"

波洛有些冷嘲热讽地说：

"太太，毫无疑问，眼下金钱和高贵的血统是同样被人承认的。"

"我的老弟，你的话恕我不能苟同。他没有必要做一个势利小人——他只要买下这块地方，大把大把地花钱，我们就得全上门来叩访了！不过事实上，大家喜欢他。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有钱，其中当然还有艾米·弗利亚特的某些缘故。她当了他们的保证人，请注意，她在这一带有很大的影响。啊，自从都铎[1]时代起，这里就有弗利亚特家族了。"

"纳塞庄园总是有弗利亚特家族的人的。"波洛低声自

[1] 指英国的都铎王朝(1485--1603年)。——译注。

言自语道。

"是啊,"马斯特顿太太叹了口气,"战争的损失和代价真是惨重而又令人伤心。年轻的男人们在战斗中死去了——还有遗产税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这样,不管是谁占有这块地方都没有足够的钱来保留它的,只好卖掉——"

"可是弗利亚特太太虽然失去了她的家,但她还是住在这片产业中。"

"是的。她把那平房布置得很招人喜爱。你进去过吗?"

"没有。我们是在门口分手的。"

马斯特顿太太说:"住在故宅门口的平房里,眼巴巴地看着陌生人入主其中,谁都会心里不是滋味的。可是公道地说,我认为艾米·弗利亚特对此并不怀恨在心。事实上,她在操持着一切。毫无疑问,到这儿来住的主意是她灌输给海蒂的,而且还使海蒂去说服乔治·斯塔布斯住了进来。我想,艾米·弗利亚特最忍受不了的是看到这个地方变成旅馆或者公共机构,或者被分成几块,兴建新房子。"她站了起来:"哦,我得走了,我是个大忙人哪。"

"当然是啰,你得和警察局长谈谈警犬的事了。"

马斯特顿太太突然用厚重的嗓音大笑起来。"我曾经养过一段警犬,"她说,"大伙儿跟我说,我自己就有点儿像警犬。"

波洛略略有些吃惊,马斯特顿太太马上就觉察到了。

"我敢打赌,你也这样想过,波洛先生。"她说道。

第十三章

马斯特顿太太离去之后，波洛走出门去，慢步穿过了树林。他感到自己的神经和往日大不相同，总是忍不住想看一看每一丛灌木的背后，琢磨着每一丛杜鹃花是否可能是隐藏尸体的地方。最后，他来到了“弗利”，走了进去，在那里的石凳上坐了下来，歇一歇脚。他的脚上按照他往常的习惯，穿着一双又紧又尖的漆皮鞋。

透过树林，他可以隐隐地看到河水的鳞鳞闪光和树木蓊郁的彼岸。他发觉自己与那位青年建筑家所见略同，这种稀奇古怪的建筑物建在这里是太不恰当了。当然，可以从树林里开出空地来，但是即使如此，视界也还是不开阔。要是像迈克尔·韦曼讲的那样，把“弗利”建在邸宅附近多草的岸边，那么就可以沿着那条通往赫尔茅斯的河流构成一幅令人惬意的远景了。波洛神驰思骛地想着。赫尔茅斯、“希

望号"游艇、埃蒂安·德·苏泽。整个案情一定是以某种图式连接在一起的，然而他还无法使这个图式具体化。它不时地显露出一些迹象，惹人去追寻，但也就如此而已了。

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弯下腰去拾了起来。这东西嵌在这座小庙的混凝土地面上的一条小缝隙里。他将那东西放在掌心里，怀着略为激动的心情辨认着。那是一个小小的作饰物的金飞机。当他攒眉细看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图景：一只手镯，一只挂满了摇摇晃晃的饰物的金手镯。他好像又一次坐在那帐篷里，听着朱莱卡太太——这是萨利·莱格的别名——谈着黑皮肤的女人，跨海旅行，以及一封信所带来的佳运。是的，她曾经戴过一个上面挂满五花八门的小金饰物的手镯。在这些现代流行的饰物中，有一件是波洛年轻时也很流行的，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它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印象吧。可以推断，莱格太太一定在某个时候到"弗利"来坐过，一个小饰物从她的手镯上掉了下来，大概她没有注意到。这也许是在几天之前——也许有好几个星期了，然而，也有可能就是在昨天下午。

波洛考虑着后一种可能性。这时，他听到外面有脚步声，就遽然抬起头来。一个身影绕到"弗利"前面停了下来，看见波洛时，他吃了一惊。波洛打量着这个身材瘦削、面目清秀的小伙子。他的身上穿着一件画满了各式各样海龟和玳瑁的衬衫。这件衬衫是不会搞错的。昨天，穿这件衬衫的人在玩打椰果游戏的时候，他曾经仔细地看过这件衬衫。

他发觉那个小伙子显得局促不安。他操着外国腔很快

地说道：

“请原谅——我不知道——”

波洛带着指责的神态然而又不失礼貌地讲着，他微笑着。

“我想，”他说，“你闯入别人的私宅了吧。”

“是的，对不起。”

“你是从招待所过来的？”

“是的，是的，我是从那儿来的。我以为可以从这儿穿过树林，到渡口去呢。”

波洛彬彬有礼地说：“我想，你恐怕还得顺原路回去。这里没有近道。”

那小伙子龇了龇牙，带着一种自认为是轻松愉快的笑容又说道：

“对不起，太对不起了。”

他躬了躬身，转身走开了。

波洛走出“弗利”返回到小路上，观察着那退去的小伙子。小伙子走到小路尽头的时候，扭头往回看了看。他看见波洛在望他，就加快了脚步，拐过弯去，不见了。

“Eh bien[1]，”波洛自言自语道，“我看到的是不是个谋杀犯呢？”

昨天，这个小伙子肯定到过游园会，在他和波洛偶然碰撞时，还怒目而视过，因此他肯定十分清楚穿过树林并无直通渡口的近道。如果他的确是在寻找通往渡口的路，那他是

① 法语：那么——译注。

不会走“弗利”旁边的这条路的．而是应当继续沿着下面靠近河边的路走。而且他到“弗利”时的神态分明是那种赶赴约会，但到了约会地点又所遇非人，因而极为吃惊的神态。

“像是这么回事，”波洛心里想道，“他是到这儿来会什么人的。他来会谁呢?”接着他又想道：“约会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向下走到了小路的转弯处，望着这条小路没入树林的地方。现在，已经看不见那个穿着海龟图案衬衫的小伙子的踪影了。可以断定，他一定认为还是尽快离去为妙。波洛摇着头，从原路退了回来。

他沉思着，蹑手蹑脚地绕过“弗利”的一侧，在门口停住了脚步，这回。轮到他大吃一惊了。只见萨利·莱格跪在那里，低头察看着地面上的缝隙。她跳了起来，惊讶异常。

“哦，波洛先生，你吓了我一跳。我没听见你过来。”

“你在找什么东西吗? 太太。”

“我——不，不完全是在找东西。”

“大概你把什么东西弄丢了吧，”波洛说，“你掉了什么东西吧。要么，大概是……”他摆出一副逗弄而又殷勤的神态：“太太，大概是和人幽会吧。最不作美的是，我不是你要会的人吧?”

这时，她已经恢复了镇定。

“难道有人会在过了半个上午的时候幽会吗?”她质问道。

“有的时候，”波洛说道，“一个人不得不在惟一有可能的时间去幽会。”他像背格言似的补充道：“有时，做丈夫的

会嫉妒的。"

"我可不知道我的丈夫是不是这样。"萨利·莱格说。

这句话她讲得很轻松，但是波洛在这句话的背后听出有一种挖苦的口气。

"他对自己的事情太专心致志了。"

"做丈夫的要是全都这样，没有一个女人会不抱怨的。"波洛说道。"尤其是对英国的丈夫。"他补充道。

"你们外国人就要殷勤得多了。"

"我们懂得，"波洛道，"有必要每个星期至少对女人说一次——最好说上三四次——说我们爱她。给她带来一点儿鲜花，说上几句赞美之辞，跟她说，她着新装或戴着新帽显得很好看。这也是明智之举。"

"你是这么做的吗？"

"太太，可惜我不是位丈夫。"赫尔克里·波洛说。"呜呼！"他叫了一声。

"我相信，这是没有什么可呜呼的。我肯定，你完全乐意当一个无牵无挂的光棍。"

"不，不，太太，我在生活中错过了这一切，这是很凄惨的。"

"我认为，一个人要结婚就是个傻瓜。"萨利·莱格说。

"你怀恋你在切尔西区画室里作画的那些日子吗？"

"波洛先生，你好像对我的一切都很了解似的？"

"我是个爱讲闲言碎语的人，"赫尔克里·波洛说，"什么人的事我都爱听。"他接着说："你的确很怀恋吗，太太？"

"哦，我不知道。"她不耐烦地坐了下来。波洛坐在她的

旁边。

他又一次目睹了他已经习以为常了的现象。这个迷人的红发姑娘正准备向他讲一些她也许要三思后才会对英国人讲的话。

她说："我曾经希望当我们摆脱了一切，到这里来度假的时候，事情可以恢复往日的样子……可是，仍然是事与愿违。"

"是吗？"

"是的。亚历克还是那样郁郁寡欢——哦，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全钻在自己的事情里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了。他神经质得厉害，还好发火。有人给他打电话，给他留些古怪的话，可他什么也不愿意告诉我。这简直快使我发疯了。他什么都不愿意告诉我！起初，我以为是别的女人，可我现在并不认为是这种事。确实不是……"

然而，她的声音中还包含着疑问，这一点波洛立刻就意识到了。

"昨天下午你喝茶喝得痛快吗，太太？"他问道。

"茶喝得痛快吗？"她冲他皱着眉头，她的思路似乎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拉回来的。随后，她慌忙说道："哦，是的。你可不知道，坐在那个帷帐裹着的帐篷里有多累人。真是闷死人了。"

"茶水帐篷里一定也有些闷吧？"

"哦，是的，是闷。不过，没有什么能比喝杯茶更好了，对吗？"

"太太，刚才你在找什么东西，对不对？会不会是这个东

西呢?"他伸手拿出那个金质的小饰物。

"我——噢,是的。啊,谢谢你,波洛先生。你在哪儿找到的?"

"在这儿,地面上,就是在那边的那个缝隙里。"

"我一定是什么时候掉在这里的。"

"昨天吧?"

"哦,不,不是昨天。还是在那之前。"

"可是,太太,我敢肯定,记得在你给我算命的时候,我在你的手腕上看到过这个特别的小玩意儿。"

故意说谎话,那是谁也比不上波洛的。他讲得十分自信,在这种自信面前萨利·莱格垂下了眼睑。

"我的确记不清了,"她说,"今天早晨我才发现它丢了。"

"那么,"波洛殷勤地说,"我很高兴能把它归还给你。"

她把那件小饰物在手指间神经质地转来转去。这时,她站了起来。

"哦,谢谢你,波洛先生,非常感激。"她说道。她的呼吸变得起伏不平,眼睛里充满了紧张。

她匆匆忙忙地走出了"弗利"。波洛靠在座椅上,缓缓地点着头。

不,他对自己说道,不,昨天下午你没有去茶水帐篷。你并不是因为想喝茶才急于想知道是不是已经到了四点钟的。昨天下午你是到这儿来了,到"弗利"来了。你还去过通往船库的那条道的半路的地方。你到这儿来是为了和某个人约会的。

他又听到有脚步声走近。这是一阵快速的急急忙忙的脚步声。波洛有预见地微笑着说:"不管来的人是谁,大概就是莱格太太要会的人。"

可是,当亚历克·莱格转过"弗利"的拐角时,波洛不禁喊出声来:

"又错了。"

"嗯? 怎么了?"亚历克·莱格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我是说,"波洛解释道,"我又错了。我是不经常出差错的。"他解释说,"这使我很生气。我想要见的人不是你。"

"你想见谁呢?"亚历克·莱格问。

波洛立即回答道:

"一个小伙子——差不多还是个孩子呢——穿的是件鲜艳的海龟图案的衬衫。"

这句话产生的效果使他感到高兴。亚历克·莱格朝前迈了一步,语无伦次地说:

"你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个巫师。"赫尔克里·波洛说着、合上了双眼。

亚历克·莱格又往前迈了两步。波洛意识到,他面前站着的那个人已经怒气冲天了。

"你在讲些什么鬼话?"他问道。

"我想,"波洛说,"你的朋友已经回青年招待所去了。你要是想见他的话,你就得到那里去找他。"

"是这么回事。"亚历克·莱格嘀咕道。

"这么说,这就是你到这儿来的原因了? 你根本就不是来发什么奖品的。我或许可以知道得更清楚一些。"他转向

波洛，他的面容憔悴，愁眉不展。"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说，"我知道那事从头到尾是个什么样子，不过，它和你所想的不一样。我正在受着欺骗。我要告诉你，你一旦落进这些人的手掌里，要摆脱就不那么容易了。而我想要摆脱他们。这是关键。我要摆脱他们。你知道，它使人不顾一切，使你觉得想采取孤注一掷的手段，你就觉得自己像是一只落进了捕鼠器里的耗子一样被逮住了，而自己又无计可施。哦，好啦，谈这么多有什么用处呢！我想，你现在知道了你想知道的东西了吧。你已经抓到证据了。"

他站起身来，打了个趔趄，仿佛连路也看不清了。接着，他头也不回地一股劲匆匆跑开了。

剩下赫尔克里·波洛二目圆睁、双眉高挑地留在了那里。

"这一切太奇怪了，"他嘟囔着，"又奇怪又有意思。我已经抓到了我需要的证据了吗？是什么证据呢？谋杀的证据吗？"

第 十 四 章

1

布兰德警督坐在赫尔茅斯警察局里。心宽体胖、神态闲适的警监鲍德温坐在桌子的对面。两人之间的桌面上摆着一团黑色的、湿乎乎的东西。布兰德警督用食指小心翼翼地戳了戳它。

“一点不错，这是她的帽子，”他说，“虽然我不敢发誓，但我能肯定就是她的帽子。她好像就是喜欢这种式样。她的女仆也是这样告诉我的。她有一两顶这样的帽子。一顶是浅粉色的，一顶是紫褐色的，不过昨天她戴的是黑色的。是的，就是它。你们是从河里捞上来的吗？看来，这和我们设想的差不多。”

“还不能肯定。”鲍德温说。“毕竟，”他补充道，“谁都可能往河里扔帽子的。”

“是呀，”布兰德说，“他们可能从船库往河里扔，或者从

游艇上扔下来。"

"那艘游艇已经扣住了,没什么问题,"鲍德温说,"要是她在那儿的话,不管是死是活,都跑不了。"

"今天他没有上岸吗?"

"还没有。他在艇上,一直坐在甲板躺椅上抽雪茄烟呢。"

布兰德警督瞟了一眼钟。

"快到上艇的时候了。"他说。

"你认为能找到她吗?"鲍德温问道。

"我不愿打保票,"布兰德说,"你知道,我感到他是个聪明的恶鬼。"他又一次拿着那顶帽子,一时陷入了沉思。随后,他说:"尸体是怎么处置的呢——如果有过一具尸体的话?想过这个问题吗?"

"想过,"鲍德温说,"我今天上午和奥特韦特谈过,他以前是个海岸警卫队员,凡是和潮汐水流有关的事我总是找他商量的。如果她真的进了赫尔姆河,那时间差不多正好是退潮的时候,眼下正是满月,尸体一定漂得很快,估计她已经被冲到海里去了,海流会把她冲向康沃尔海岸。不过,尸体是否能在那里漂起来,或不管在什么地方漂起来,那就一点儿把握也没有了。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两起淹死人的事,但我们从来没有找到过尸体。尸体也会在岩石上撞碎的。在这里,就在这个出事的地点。从另一方面看,尸体在任何一天都有漂上来的可能性。"

"要是不漂上来,那事情就难办了。"布兰德说。

"你心里确实认为她被抛进河里去了吗?"

"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可能性，"布兰德警督忧郁地说，"你知道，汽车上和火车上我们都查遍了。这个地方只有一条出路。她穿着一身惹人注目的衣服，随身没有带任何别的衣服。因此，据我看，她根本就没有离开纳塞庄园。她的尸体要么在海上，要么就是藏在庄园里的某个地方。"他沉重地继续说道："现在我想要知道的是动机。当然，还有尸体。"他考虑了一下，又补充道："在我找到尸体之前，不会有什么进展的。"

"另外那个女孩子是怎么回事？"

"她看到了尸体——或看到了什么事情。最后我们会把事实搞清楚的，但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回轮到鲍德温抬头看钟了。

在"希望号"甲板上，两位警士受到了德·苏泽的极为热忱殷勤的接待。他请他们喝些饮料，他们谢绝了。接着，他对他们的活动表示了有礼貌的兴趣。

"你们调查那位年轻姑娘的死亡案件有进展吗？"

"有进展。"布兰德警督对他说。

警监首先接过话头，巧妙地讲明了探访的目的。

"你们打算搜查'希望号'吗？"德·苏泽似乎并不觉得恼火，反而觉得很有意思，"不过，这是为什么呢？你们以为我藏匿了谋杀犯？或者你们也许认为我就是谋杀犯吧？"

"这是必要的，德·苏泽先生，你是会理解的。这是搜查证……"

德·苏泽扬了扬手。

"可是我渴望与诸位合作——不胜切望之至！让咱们像

朋友一样办这件事吧。在我的船上，你们想搜查哪儿，就搜查哪儿。啊，也许你们以为我把表妹斯塔布斯夫人带到这儿来了吧？也许，你们以为她从她的丈夫那里跑了出来，躲在我这里吧？不过，请搜吧，先生们，可以不择手段地进行搜查。”

搜查正式开始了，这是一次很彻底的搜查。最后，两位警士竭力掩饰着自己的懊恼，向德·苏泽告别。

“你们什么也没有发现吗？真叫人失望。不过我已经有言在先了。现在，诸位也许可以用点茶点了。好吗？”

他陪着他们走到他们那艘并排停着的船上。

“我怎么办？”他问道，“我可以离开了吗？你们知道，我在这儿已经有些待腻了。天气很好，我很想动身到普利茅斯去。”

“先生，是否可以请你留到验尸庭审呢——审讯明天就开始——以备万一验尸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你。”

“当然可以。我尽力而为。但那以后又怎么样？”

“在那以后，先生，”鲍德温警监板着脸说，“你当然可以爱到哪儿就到哪儿了。”

当汽船离开游艇的时候，他们向德·苏泽投去最后的一瞥，看见他正面带笑容，低头望着他的脚下。

2

验尸庭审进行得差不多味同嚼蜡。除了医学证据和身份证据以外，能够满足听众好奇心的东西少得可怜。有人请

求中止审讯，得到了准许。整个程序纯粹是走形式。

不过，庭审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就不是这样刻板枯燥了。布兰德警督登上了那艘著名的游船"德文美女号"，乘船消磨了一个下午。这艘游船大约在三点钟的时候离开了布里克斯韦尔，绕过岬角，沿着海岸驶进了赫尔姆河口，溯河而上。船上，除了布兰德警督以外，大约还有二百三十名游客。他坐在船的右舷，浏览着树木葱茏的河岸。他们拐过一道河弯，从属于胡丹公园的那座孤零零的灰瓦顶船库前驶过。布兰德警督偷眼看了看自己的手表，时间正好是四点一刻。现在，他们接近纳塞庄园的船库了。它那小小的平台和码头远远地隐没在一簇树丛里。表面看来，船库里什么人也没有，事实上布兰德警督心里很明白，里面是有人的。根据命令，霍斯金斯警士在那里值班呢。

在离船库台阶不远的地方，停泊着一艘汽艇。艇上有一个男人和一个穿着假日旅行装的姑娘。他们好像在纵情地胡打嬉闹着。姑娘尖叫着，那男人装出要把她从艇上推到水里去的样子。就在这时，扩音器里传出了洪亮的噪音。

"女士们，先生们，"那声音嗡嗡作响，"诸位正在接近的是著名的吉特彻姆村，在那里我们将停留四十五分钟，诸位可以在那里来一份蟹茶或龙虾茶，以及德文郡的奶油点心。在您的右方是纳塞庄园。两三分钟以后，诸位将经过纳塞邸宅，不过只能透过树林望见它。最初，这是杰维斯·弗利亚特爵士的家，他是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同时代的人，他曾经与杰维斯爵士一同航行美洲；现在它是乔治·斯塔布斯爵士的产业。在您的左方是著名的古斯艾克岩。女士们，先

生们，这里有一种风俗，就是把好撒泼的妻子在落潮的时候浸在水里，直到潮水上涨，淹到她们的脖子为止。”

“德文美女号”上的每一个人都怀着极大的兴致注视着古斯艾克岩。人们纷纷开着玩笑，掀起了一片尖叫声和哄笑。

正当船上一片喧闹的时候，那汽艇上的度假者终于一扭，把他的女朋友推下水去了。他俯身把她按在水里，一边大笑着，一边说：“不行，除非你答应我要规矩点儿，我才把你拉上来。”

然而，除了布兰德警督之外，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幕。他们都在聆听着扩音器里的介绍，注视着第一次从树丛中闪现出来的纳塞邸宅，兴致盎然地向古斯艾克岩凝神而望。

度假者放开了那姑娘，她没入了水中。不一会儿，她出现在汽艇的另一侧。她向汽艇游了过去，以一种训练有素的技巧，翻上了艇舷。女警察艾丽斯·琼斯是一位地道的游泳能手。

布兰德警督和其他二百三十来位旅客一同在吉特彻姆登上岸，享用了一份龙虾茶点、德文郡的奶油点心和烤饼。他一边吃着，心里一边想着：“这么说，是有可能做到的，没有人会注意到的！”

3

就在布兰德警督在赫尔姆河实地考察的同时，赫尔克里·波洛正在纳塞庄园草坪上的一座帐篷里搞他的实地调

查。那实际上就是朱莱卡太太算命的帐篷。在拆除其他的帐篷和摊子的时候，波洛要求将这个帐篷留了下来。

眼下，他走进了帐篷，拉上帷帐，走到了帐篷的后部。他灵巧地将帐篷后背的垂幔解开，溜将出来，又重新将垂幔系上，跳进了紧挨着帐篷后面的杜鹃花丛之中。他在灌木丛中穿行着，不一会儿，就到了一个小小的木屋子前。这是一座消夏别墅。门紧闭着。波洛打开门，走了进去。

屋子里非常昏暗，这是因为许多年前首批栽在这里的杜鹃花围着它长得密密实实的，所以只能透进来极少的光亮。屋子里有一只盛着槌球的箱子，以及与之同样年深日久的生了锈的玩槌球用的铁钩。另外还有一两根折断了的曲棍球棒；蠼螋和蜘蛛多得不得了；地面的灰尘上有一个不规则的圆形痕迹。波洛将那圆痕打量了半天。他跪下身去，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卷尺，仔细地量了量。随后，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悄悄地溜了出来，随手把门关上。然后，他七拐八弯地走进了杜鹃花丛，顺着这条路上了小山顶。不一会儿，他走出杜鹃花丛，到了那条通往“弗利”的小路上，并由此向下到了船库。

这回，他没有去“弗利”，而是径直沿着崎岖的小路来到船库。他随身带着一把钥匙，他打开门，走了进去。

在他的记忆中，这里除了尸体和装着杯碟的托盘已经挪走以外，一切照旧。

警方已经将船库中的一切都记了下来，并照了像。这时，他走到那张放着一堆连环画的桌子旁。他翻看那些连环

画，看着马林死前在上面乱涂乱画的那些字迹，他的表情未始不和布兰德警督一样。“捷基和苏姗·布朗搞关系。”“彼得看电影捏姑娘们的大腿。”“乔治·波吉在树林里吻徒步旅行者。”“比迪·福克斯喜欢男孩子。”“艾伯特和多琳搞关系。”

他发现，这些都是未成熟的年轻人的感伤之辞。他想起了马林那相貌平常而多雀斑的脸庞。他认为，男孩子们并没有在看电影的时候捏马林的大腿。那只是灰心丧气的马林因为偷窥同龄人的举动，间接地徒受其刺激罢了。她偷看过别人，打听过，也看到一些事情。那些事情并不是她存心想看到的事情——它们往往是不甚重要的，然而，也许有那么一回她看到的事情是甚为重要的吧？而她自己对它的重要性却不甚了了。

这完全是假设，波洛困惑地摇着头。他将那堆连环画整整齐齐地重新放回到桌子上，他向来是酷好整洁的。就在他把画册放回桌上的时候，一股若有所失的感觉突然向他袭来。缺少某种东西……那是什么呢？某种应当就在眼前的东西……某种东西……当这种无从捉摸的印象逐渐消失的时候，他摇了摇脑袋。

他怏怏不乐地慢步走出了船库。他波洛是被人叫到这里来制止一场谋杀的——然而他未能制止住。谋杀已经发生了。更丢脸的是，就在目前，他对已经发生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还连个真正的头绪也没有呢。真是丢丑。明天，他不得不一败涂地回伦敦去了。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挫伤——甚至连八字胡子都耷拉下来了。

第十五章

两个星期之后，布兰德警督和郡警察局长进行了一次冗长而又令人失望的会谈。

梅罗尔少校烦躁地蹙着双眉，看上去像是一只怒气冲冲的猎犬。不过，他手下的人都很喜欢他，而且对他的判断甚为尊重。

"得了，得了，得了。"梅罗尔少校说。"我们了解到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是德·苏泽这家伙吗？不管怎么说，我们没法把他和那个女童子军联系起来。如果找到了斯塔布斯夫人的尸体，那情况就不同了。"他把眉毛紧了紧，瞪着布兰德，"你认为她死了，对吗？"

"你怎么想呢，长官？"

"哦，我同意你的意见。不然，我们一定已经找到她的下落了。当然，除非她把计划安排得非常周到。不过，我看不

出这方面有丝毫的迹象。你知道，她身无分文。凡与钱财有关的问题，我们都调查过了。钱都在乔治爵士手上。他在给她零用钱方面手笔非常之大。可是她自己却一点钱也没有。此外，她也不像是另有所爱。既无流长，也无飞短——请注意，在乡下要是有这种事的话，总免不了有闲言碎语的。”

他在地板上踱起步来。

“显然，我们对事情并不清楚。我们推想，德·苏泽出于某种我们不了解的个人理由害死了他的表妹。最有可能的是，他让她与他在船库会面，把她带到汽艇上，并将她推入水中。你们不是已经实验过了，这是有可能的吗？”

“我的上帝啊，长官！假日期间，在河上或海滨，要把整船的人都淹死也是有可能的。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的。人人都在高声地尖叫着，打打闹闹地消磨时间。不过，有一件事德·苏泽是不了解的，这就是那位呆在船库里的姑娘由于无所事事而厌烦得要死，她十有八九正在往窗外张望。”

“霍斯金斯在窗口往外张望过，看到了你们在河上搞的那一幕，你没有看到他吗？”

“是的，先生。除非他走到平台上来，自己暴露自己，否则你是不会认为船库里会有人的——”

“也许那姑娘确实走到平台上来了。这使德·苏泽意识到她看到了他的所作所为，于是，他便上岸去对付她，问她在那里干什么，让她放他进了船库。她对他说，她很高兴在破案游戏中扮演这一个角色，而他则摆出开玩笑的样子，把绳子往她脖子上一套——于是，哎，哎……”梅罗尔少校作了个富于表情的手势，“就这么回事！好吧，布兰德，好吧，就

算事情是这样的吧。这也纯粹是推测。我们什么证据也没有拿到。我们没有找到尸体，假如我们想把德·苏泽留在这里的话，那我们就会树敌招怨。我们将不得不让他走。”

“他打算走吗，先生？”

“他的游艇还要在这里停一个星期，然后打算回到他那该死的岛上去。”

“这么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布兰德警督愁闷地说。

“我想，还有别的可能性吧？”

“啊，是的，长官，还有好几种可能性呢。我依然认为她很可能是被知道破案游戏的内情的人害死的。有两个人我们可以完全排除在外，那就是乔治·斯塔布斯爵士和沃伯顿上尉。整个下午，他们都在草坪上照看游园会上的各种表演。这一点有很多人可以证明。要是马斯特顿太太也可以算在当事人之列的话，那么，她也是属于这种情况。”

“没有人可以例外。”梅罗尔少校说。“她一个劲儿地打电话向我要警犬。要是在侦探小说里，”他若有所思地补充道，“她就会是那个作案的女凶手。可是，他妈的，我和康尼·马斯特顿相交一生，了解甚深哪。要是说她会勒死那个女童子军，或是干掉那位神秘的外国美人，那我就真的想不通了。哦，对了，还有谁来着？”

“还有奥利弗太太，”布兰德说，“那个破案游戏就是她设计出来的。她十分古怪，那天下午，有好长时间她独自走开了。还有亚历克·莱格先生。”

“就是住在那幢粉色小别墅里的那个人，是吗？”

“是的。他很早就离开了游园会，反正没人看到他在那

儿。他说，他玩腻了，所以回他的小别墅去了。但是那个在码头看船，在停车场帮忙的老默德尔说，亚历克·莱格大概在五点钟的时候打他那儿经过，回他的小别墅去。不会比这更早。这样，大约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他没有讲清楚。当然啦，他说默德尔没有时间概念，他们碰面的时间他说得不对。再说，那老头毕竟是个九十二岁的人了。”

“太不能令人满意了，”梅罗尔少校说，“有什么动机或别的什么事使他牵扯进去吗？”

“他或许和斯塔布斯夫人有那种事儿，”布兰德毫无把握地说，“她也许威胁过要告诉他的妻子，这样他就有可能把她干掉，而且可能被那个姑娘看见了 ——”

“那么，他把斯塔布斯夫人的尸体藏在什么地方了？”

“是的，不过，要是我知道尸体是怎样藏起来的，或藏在什么地方，那就谢天谢地了。我的人把六十五英亩的地面全查遍了，哪儿也没有动过土的痕迹。我可以讲，每一丛灌木我们都搜寻过了。还有，如果他真的把尸体藏起来了，他可能会把她的帽子扔到河里，制造假象。是不是马林·塔克看到他这样做了，他才把她干掉的呢？案情的这一部分总是一样的。”布兰德警督顿了顿，接着，又说道，“当然，还有莱格太太 ——”

“关于她，我们掌握了一些什么情况呢？”

“四点半的时候，她不在茶水帐篷里，可是她却说她在那里，”布兰德警督慢条斯理地说，“和她以及弗利亚特太太谈过话以后，我就发觉了。有证据可以证实弗利亚特太太说得对。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半个小时。”他又顿了一下：

“再一个就是年轻的建筑师迈克尔·韦曼。从任何角度讲，都很难把他牵连进去。不过，他倒是那种我要称之为有可能的谋杀者——一个妄自尊大、神经质的年轻人，杀什么人都有可能，而且能脸不红，心不跳。要是他和一伙放荡鬼厮混在一起，我是不会觉得奇怪的。”

“你倒摆起道貌岸然的样子来了，布兰德。”梅罗尔少校说，“那么，他对自己的行动是如何解释的呢？”

“非常含糊，先生。的确是含糊其辞。”

“这就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建筑师。”梅罗尔感慨系之地说道。最近，他为自己在海滨附近造了一所房子。“他们总是那么含糊其辞，有时候，我都纳闷他们到底是不是还活着。”

“不知道他以前在哪儿呆过，什么时候去的，好像也没有人看到过他。这里有些证据，证明斯塔布斯夫人对他格外垂青。”

“我想，你是在暗示，这是情杀吧？”

“我只是在寻找我能够找到的东西，长官。”布兰德警督庄重地说，“另外还有布鲁伊斯小姐……”他停了一下。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停顿。

“是那个秘书，对吗？”

“是的，先生。一个非常能干的女人。”

又是一次停顿。梅罗尔少校敏锐地端详着自己的部下。

“你心里对她已经有看法了，对吗？”他说。

“是的，我有些看法，长官。你知道，她非常坦率地承认，在有可能作案的时间里她就在船库里。”

“倘若她有罪的话，她会这样承认吗？”

“也许会的，”布兰德警督慢吞吞地说，“实际上，她这样做是上上策。你知道，假如她端着一托盘蛋糕和果汁饮料，逢人便讲是给在那儿的那个孩子送去的——哦，那么，她到那里去就有理由了。她到了那里后又返回来，并说那时候那个姑娘还活着。她还为此下了保证。不过，先生，如果你还记得，或是再看一看医学证明的话，库克大夫认为死亡时间是在四点到四点四十五分之间。可是，只有布鲁伊斯小姐一个人说马林在四点一刻的时候还活着。她的证词中有一个疑点。她跟我说，是斯塔布斯夫人叫她去给马林送蛋糕和果汁饮料的，然而，另一个证人却十分肯定地说，这种事斯塔布斯夫人是不会想到的。你知道，我认为这话是对头的。这不像是斯塔布斯夫人的所为。斯塔布斯夫人是个只顾自己和自己的外表的傻美人。她似乎从来没有订过饭菜，对操持家务也不感兴趣，除了关心自己的漂亮之外，根本不关心别人。我越想，越觉得她好像不可能叫布鲁伊斯小姐给那个女童子军送什么东西去。”

“你知道，布兰德，”梅罗尔说，“你已经看出一些问题了。不过，倘若如此的话，她的动机是什么呢？”

“害死那个姑娘是没有动机的，”布兰德说，“可是，你知道，我认为她害死斯塔布斯夫人是有动机的。根据波洛先生的说法——我已向你介绍过他了——她一片痴情地爱着她的主人。是否可以设想，她尾随着斯塔布斯夫人走进了树林，杀死了她，而马林·塔克在船库里呆腻了，走了出来，恰巧看到了呢？那么，她当然也得把马林干掉了。下一步她是

怎么干的呢？将那姑娘的尸体放进船库，然后回到房子里，拿上托盘；再下到船库去。这样，就把她离开游园会的事掩盖起来了，而我们则取得了她的证词，看来是惟一可靠的证词，那就是：在四点一刻的时候，马林·塔克是活着的。”

“嗯，”梅罗尔少校叹了口气，说道，“布兰德，继续追下去，继续追下去。如果是她犯的罪，你认为她会怎么处理斯塔布斯夫人的尸体呢？”

“藏在树林里，掩埋掉，或者抛到河里去。”

“最后一着是十分困难的，对吗？”

“那要看谋杀是在什么地方进行的了，”警督说，“她是个很有力气的女人。如果是在离船库不远的地方，她是能够把她扛到那儿，从码头的边上抛下去的。”

“就在赫尔姆河上往来的游船上的众目睽睽之下这样干吗？”

“那就是另一幕恶作剧了。这很冒险，但有可能。不过，据我看，她把尸体藏匿在某个地方，然后将帽子扔到赫尔姆河里的可能性更大。你知道，由于她非常熟悉邸宅和整个庄园，因此她有可能知道某个可以藏尸体的地方。随后，她大概又设法将尸体弄到河里去了。谁知道呢？当然，这是假定真是她干的。”布兰德警督想了想，又补充道：“不过，先生，实际上我仍然坚持认为是德·苏泽——”

梅罗尔少校在拍纸簿上作了几点摘记。随后，他抬起头来，清了清嗓子，说道：

“那么，这样说吧。我们可以把这个案件概括如下：我们已经掌握了五六个有可能害死马林·塔克的人。其中有些

人比其他的人可能性更大些,不过,这是我们可以着手进行调查的范围。一般来说,我们知道她为什么被害了。她之所以被杀,是因为她看到了某些事情。不过,在我们确切地搞清她看到了什么之前——我们不知道是谁害死了她。"

"先生,你这么说,事情就复杂了。"

"哦,是复杂呀,不过,我们总会搞清楚的。"

"到那时候,那个小子就已经离开英国了——还会在暗中嗤笑——杀了两个人还溜之大吉了。"

"你认为很有可能就是他,对吗?我先不说你错了。然而,尽管如此……"

警察局长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耸了耸肩,接着说:

"这毕竟比碰到一个变态心理的谋杀犯要强些。现在也许又有第三个人被谋杀了呢。"

"据说事情是有其一二必有其三的。"警督阴郁地说。

第二天早晨,当他听到老默德尔死去的消息时,他又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老默德尔一定是因为在对岸吉特彻姆那家他最喜欢的酒馆里喝得烂醉,所以在回来的时候,在登码头的那工夫掉进了河里。有人发现他的船在水上漂着。当天晚上,老人的尸体也找到了。

验尸庭审很简短。那天晚上,彤云四布,漆黑一片,老默德尔喝了三品脱[1]的啤酒,况且,他毕竟是九十二岁高龄的老人了。

庭审所下的裁决是:意外死亡。

[1] 英国的计量单位,一品脱等于0.568升。——译注。

第十六章

1

在伦敦的公寓中，赫尔克里·波洛正坐他那方形房间里那个方形壁炉前的一张方椅上。他的面前摆着各式各样的物件，这些东西全不是方形的，相反，它们几乎都是一些形状奇特、曲曲弯弯的东西。如果分别研究一下每一件东西的话，神志健全的人似乎简直无法想像它们的作用。它们显得那样不可思议，随心所欲，而又完全出人意外。当然，实际上它们并非如此。

要是判断准确的话，那么每一件东西在某一个特定的整体中都有自己特殊的位置。倘若将它们恰当地拼搭成一个特定的整体，那它们不仅有意义，并且还能组成一幅图画。换言之，赫尔克里·波洛正在拼搭益智分合图呢[1]。

[1] 一种用拼搭组合图形的玩具。——译注。

他低头看着那似乎无法拼好的长方形空档处。他发现这是一种能使人得到宽慰和愉快的消遣，它能将紊乱的心绪整理得有条有理。他觉得，这种游戏和他的职业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在这种游戏中，一个人所面对的也是许多不可名状的，似是而非的情况。它们相互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然而在将它们搭配成一个整体时，却又都各得其所。他用手指灵巧地拈起一块看来似乎根本拼搭不上的深灰色的拼块，将它安到一抹蓝天之中。这时，他看出来了，这是一架飞机的一部分。

"是啊，"波洛喃喃自语道，"该这么办才是。这里拼上一块没有把握的，那里拼一块看来对不上的，这一块拼上去似乎很不合理，但实际上却是非常合理的。所有这些拼块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一旦它们搭配好了。Eh bien[1]，就大功告成了！一切都明明白白，一切都像人们现在说的那样——对上号了。"

他拼搭着，一块接一块地迅速拼搭着。一个小块是伊斯兰教寺院的塔尖，另外一块乍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条纹遮篷的一部分，但实际上是一只猫的后背。还有一块拼上后补满了傍晚的景色，它像是拼到特纳[2]的画上，骤然使金色的晚霞变成了粉红色。

波洛心里想道，倘若一个人明白他要找的是什么，那就很容易了。可是，倘若不知道要找的东西是什么，那就会找

---

① 法语：那么。——译注。

② 特纳(1775—1851)，英国画家。——译注。

错地方，寻错对象。他烦恼地叹息着，眼睛从他面前的拼板玩具转到了壁炉一侧的那把椅子上。不到半小时前，布兰德警督就坐在那里，喝着茶，吃着烤饼（方形的烤饼），很不痛快地谈着。他是因为警事公务不得不到伦敦来的，公事办完之后，便来拜访波洛先生了。他解释说，他不知道波洛先生是否有了什么头绪。随后，他又将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他每提一个观点，波洛均表示赞同。波洛想，布兰德警督对这个案件所作的调查是非常公平合理而且不带偏见的。

纳塞庄园发生的事情至今已经一个多月，几乎快五个星期了。这是停滞不前，毫无结果的五个星期。斯塔布斯夫人的尸体依然杳无踪影。如果说斯塔布斯夫人还活着，那她仍然不知去向。布兰德警督指出，她依然活着的希望极小，波洛同意他的看法。

“当然，”布兰德说，“尸体也许没有从水中浮上来，尸体一旦到了水中就难说了。也可能它还会浮上来，但到那时，恐怕已经难以辨认了。”

“还有第三种可能性。”波洛指出。

布兰德点点头。

“是的，”他说，“我也想到了这一点。事实上，我一直在考虑这种可能性。你是指，尸体还在那个地方——在纳塞庄园里，藏在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去搜一搜的什么地方。你知道，这是可能的，完全可能的。在那样一座古老的邸宅里，在那样一片地面上，肯定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地方——你是永远也想不到会有这些地方的。”

他停顿了片刻，沉思起来，随后，又开口说道：

"有一处地方，那天我是头一次进去。你知道，他们在战争期间修过一个防空洞，它就在墙外边的花园里，多少像是自己动手搞起来的，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他们还从防空洞里修了一条路，通到房子里——通进了地窖。后来，战争结束了，那防空洞也坍塌了，于是他们就乱七八糟地将它填作一堆，建成了一座假山。现在，当你穿过花园的时候，你怎么也想不到那个地方曾经是个防空洞，下面还有一个房间。看上去它仿佛从来就是一座假山。可是在地窖里的一只酒箱的后面一直就有一条通道通向那个防空洞。这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这类事情，通往某些地方的路径，外人是不得而知的。说真的，我并不认为会有那种专门让教士藏身的地方，你说呢？"

"几乎不可能有——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有的。"

"韦曼先生正是这样讲的——他说，那邸宅大约是一七九〇年左右建的。那时教士们是用不着把自己藏起来的。你知道，尽管如此，建筑物结构可能在某些地方改建过——这种改建可能只有某个家庭成员才知道。你意下如何，波洛先生？"

"是呀，这是有可能的，"波洛说道。"Mais oui[1]，这显然只是一种设想。如果你认为有可能，那么接下去就是——谁有可能知道个中底细呢？我想，住在庄园里的任何人都可能知道吧？"

"是的。这样，德·苏泽当然就被排除在外了。"警督露

[1] 法语：是的——译注。

出不满意的神色，他认为德·苏泽最值得怀疑，"如你所说，长住在庄园里的任何人，譬如佣人或某个家庭成员都有可能知道。庄园里其他的人知道的可能性小一些。像莱格夫妇那样的外来人，知道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肯定知道这类事情的，而且假如你问她，她会告诉你的那个人，就是弗利亚特太太。"波洛说。

他想，弗利亚特太太对纳塞庄园是了如指掌的，弗利亚特太太了解许许多多事情……弗利亚特太太当时就知道海蒂·斯塔布斯死了。在马林和海蒂·斯塔布斯死前，弗利亚特太太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有坏透了的人。波洛烦恼地想到，弗利亚特太太是整个事情的解锁之钥。不过他觉得，要想让这把钥匙去开锁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和这位太太谈过几次，"警督说，"不论谈什么她都非常和蔼，令人愉快，而且对不能帮什么忙，显得很过意不去。"

她到底是帮不上忙呢，还是不愿意帮忙？波洛在考虑着。也许，布兰德也在考虑同一个问题吧。

"有一种女人，"他说，"你不能去强迫她们，也不能吓唬、劝诱和哄骗。"

不行啊，波洛想，你是不能去强迫、劝诱或者哄骗弗利亚特太太的。

警督喝完了茶，摇头叹气地走了。波洛取出他的拼块玩具，用以缓和自己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烈的恼恨。他被激怒了，恼羞成怒。奥利弗太太把他，赫尔克里·波洛叫去解一

个神秘的谜团。她感到那里的事情有些不对头，而且已经不对头了。她先是满心期望赫尔克里·波洛能阻止不测事件的发生——他未能阻止住——其次，她期望他能发现凶手，而他又没有找到。他掉进了五里迷雾中，这是一种不时闪现出令人困惑的微光的迷雾。他不只一次觉得似乎已经看到了那微弱的光芒，可是，每一次他都无法深入下去。他对于须臾间似乎已经明白的东西，都无法确实地进行估价。

波洛站起身来，走到壁炉的另一边，将第二把方椅子重新摆成一个几何角度，坐了下来。他放弃了有画面的木块和纸板的拼搭游戏，开始玩起有关谋杀问题的另一种游戏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用工整的小字写道：

"埃蒂安·德·苏泽、阿曼达·布鲁伊斯、亚历克·莱格、萨利·莱格、迈克尔·韦曼。"

实际上，乔治爵士或吉姆·沃伯顿要杀死马林·塔克是不可能的。奥利弗太太却并非完全不可能，于是，他把她的名字写在空了几格以后的地方。他也把马斯特顿太太的名字添了上去，因为根据他的回忆，在四点到四点四十五分之间他没有看到她在草坪上。他加上了男管家亨顿的名字，也许，这倒并不是因为他真的怀疑这个手拿唤人吃饭的铜锣锤的黑发艺术家，而是因为奥利弗太太设计的破案游戏中有一个人物是阴险的男管家。他也记下了"穿海龟图案衬衫的小伙子"，并且在后面打了一个问号。接着他笑了笑，摇摇头，从上衣的翻领上取下一根饰针，合起双眼，用那针戳起来。他想，这个办法和其他办法一样有用。

当看到饰针钉在最后一个名字的时候，他的烦恼是不

无道理的。

“我是个低能的人，”赫尔克里·波洛说道，“一个穿海龟花衬衫的小伙子和案子有什么相干呢？”

不过，他也认识到，他把这个莫名其妙的角色列在表内一定是有其道理的。他又回忆起他坐在“弗利”前面那一天的情景，以及那小伙子看到他时惊讶的面部表情。尽管那张脸年轻漂亮，可是看着并不使人感到很舒服。那是一张傲慢而又冷酷的脸。这个小伙子到那里去是有某种目的的，他是去和某个人会面，结果却碰到了一个在通常的情况下他本不该见到的人，或是一个他不愿意见到的人。实际上，这是一次要避人耳目的会面，一次做贼心虚的会面。这与谋杀相关吗？

波洛继续沉思着。一个羁留在青年招待所的小伙子——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至多能在隔壁住两夜的小伙子。他是无意之中到那儿去的吗？他是许许多多到英国来的青年学生中的一个吗？或者他是怀着某种特殊目的到那里去会见一个特别的人吧？游园会那天是可能会有意外的相逢的——这是可能的。

我知道得可不少了，赫尔克里·波洛自言自语道，我掌握了许多类似拼块那样的零散的情况，关于犯罪的性质我也形成了一个看法——然而，一定是我看问题的方法不对头。

他将笔记本掀过一页，写道：是斯塔布斯夫人叫布鲁伊斯小姐给马林送茶去的吗？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布鲁伊斯小姐说是她的吩咐呢？

他开始考虑起这个问题。布鲁伊斯小姐自己是很容易就会想到要给那姑娘送些蛋糕和果汁饮料去的。但是，倘若如此的话，她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这样讲呢?为什么要谎称是斯塔布斯夫人叫她去的呢? 是不是布鲁伊斯小姐到船库后，发现马林已经死了? 除非犯罪作案的就是布鲁伊斯小姐，否则这样做就十分讲不通了。她既不是一个神经质的女人，也不是一个好想象的女人。要是她发现那姑娘已经死了，她肯定会立即报警的吧?

他对着自己写下的两个问题出了一会儿神。他不禁觉得字里行间有某个能揭示真象的至关重要的线索已经失之交臂了。他考虑了四五分钟以后，又写下了几行字。

埃蒂安·德·苏泽声称，在他到纳塞庄园前三个星期就给他的表妹写过信。这话是真的还是在说谎?

波洛几乎可以肯定这是谎话。他回忆起那天早餐桌上的情景。乔治爵士或斯塔布斯夫人没有任何理由要假装吃惊，没有理由要假装担惊受怕。他不明白，这样做是要达到什么目的。然而，姑且算埃蒂安·德·苏泽是在撒谎吧，可他为什么要撒谎呢?是为了造成他的来访是打过招呼的，并且受欢迎的印象吗?也许是这样吧，但这似乎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理由。写这样的信，或收到过这样的信，肯定是不会有证据的。德·苏泽那方面是不是企图表明自己的善意——从而使他的造访显得自然，而且是为主人所期待的?尽管乔治爵士并不认识他，但他对他的接待却是很友善的。

波洛踌躇起来，他的思路停住了。乔治爵士并不认识德·苏泽。他的夫人也不认识他，而且没有见过他。也许这

其中有什么蹊跷吧？有没有可能游园会那天到的埃蒂安·德·苏泽不是真正的埃蒂安·德·苏泽呢?他反复捉摸着，可是依然是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来的那个德·苏泽不是真的，那他冒名而来的目的又何在呢？不管怎么说，德·苏泽从海蒂的死亡中是无利可图的。警方已经查明，海蒂除了丈夫给她日常零用钱以外，自己并无财产。

波洛竭力准确地回忆着那天早晨她对他讲过的话。"他是个坏人，净干坏事。"而且，布兰德说，她曾经对她的丈夫说过："他杀过人。"

一旦你考虑了所有的情况，这其中便必定有某种非常重要的东西。他杀过人。

在德·苏泽到达纳塞庄园的那一天，肯定有一个人，也可能是两个人被杀害了。弗利亚特太太曾经说过，人们用不着认真对待海蒂那些耸人听闻的话。这话她讲得是那样肯定。弗利亚特太太……

赫尔克里·波洛蹙起了眉头，随后，他用手在椅子扶手上"啪"地拍了一下。

"转来转去，我总是转到弗利亚特太太身上。她是整个事情的关键。要是我知道了她所了解的情况的话……我不能再坐在安乐椅里，光这样冥思苦想了。不，我得再坐火车到德文郡见弗利亚特太太去。"

2

赫尔克里·波洛在纳塞庄园的锻铁大门外站了一会

儿，望着前面那曲曲弯弯的车道。夏天已经过去了，黄叶从枝头飘然落下。近处，多草的河岸染上点点小仙客来花的紫红色。波洛赞叹着，他情不自禁地被纳塞庄园的美景吸引住了。他并不特别喜欢大自然的天赋造化之美，他喜欢修饰整洁的事物，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情不自禁地赞赏这宁静的原野美景以及葳蕤茂盛的灌木和树林。

那幢小小的带门廊的白色平台就在他的左边。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也许，弗利亚特太太不在家吧。可能挽着她的园丁篮到什么地方去了，或者到附近的朋友家串门去了。她有许多朋友。这里是她的家，而且很多很多年以来这里一直就是她的家。渡口的那个老头儿怎么说来着？“纳塞庄园将永远有弗利亚特家的人。”

波洛轻轻地叩了叩那座平房的门。过了一会儿，他听到里面传来了脚步声。这脚步声在他听来显得既缓慢又迟疑。随后，门打开了，弗利亚特太太站在门框旁。她那衰老而虚弱的样子使他大吃一惊。

她不敢相信地盯了他一会儿，然后说道：

“是波洛先生？是你吗？”

看到恐惧之色跃上她的眼睛，他心中为之一动，不过，这大概纯然出于他自己的想象吧。他彬彬有礼地说：

“我可以进去吗，太太？”

“当然可以了。”

现在，她已经恢复了镇定，作了个手势，叫他进屋，并将他引进了她那小小的起坐间里。壁炉架上陈设着一些精巧的切尔西小摆设，一对椅子上铺着满是精美的小细点图案

的椅垫，小桌上放着一套德比茶具。弗利亚特太太说道：

“我再去拿一个杯子去。”

波洛略略抬了一下手，表示不必了。可是，她没有理会。

“你当然得喝点儿茶啦。”

她走出了房间。他又一次环顾四周。桌子上放着一块刺绣活——这是一个小细点图案的椅垫，上面插着一根针。靠墙的书橱里全是书。墙上有不少小画像和一张装在银质镜框里的、退了色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位身穿军服、长着硬挺的唇髭和瘦弱的下巴的男人。

弗利亚特太太手里拿着一只杯子和托盘回到了房间。

波洛问道：“那是你的丈夫吗，太太？”

“是的。”

她发觉波洛的眼睛还在书橱顶上扫来扫去，仿佛是想再找到一些照片，便唐突地说：

“我不喜欢照片。它们使人过分地沉浸在过去的生活中。一个人必须学会忘却，必须将枯枝剪掉。”

波洛记起来了，在他第一次见到弗利亚特太太的时候，她正在岸边用修枝剪修剪灌木。她那时就说过一些关于枯枝的话。他若有所思地望着她，估量着她的性格。他想，这是一个叫人莫测高深的女人，尽管表面温顺、柔弱，然而却有其冷酷无情的一面。她是一个不仅能从树木剪去枯枝，而且也能从个人生活中剪去枯枝的女人……

她坐了下来，倒了一杯茶，问道：“要牛奶吗？加糖吗？”

“蒙你的好意，请给我加三块方糖好吗，太太？”

她把茶递给了他，健谈地说了起来：

“见到你，我感到很惊讶。不知怎么的，我没想到你还会路过这儿。”

“其实应该说我不是路过。”

“不是吗？”她略为抬了抬眉毛问道。

“我是特意到此来登门拜访的。”

她仍然探询地望着他。

“我到这儿来的部分原因是来看你，太太。”

“真的吗？”

“先说说吧——关于斯塔布斯夫人没有什么新情况吗？”

弗利亚特太太摇了摇头。

“有一天，一具尸体被冲到了康沃尔，”她说，“乔治到那儿去了，看看能否辨认得出来。不过，那不是她。”她接着说：“我真替乔治难过。也真够他受的。”

“他仍然相信他的太太还活着吗？”

弗利亚特太太缓缓地摇着头。

“我想，”她说，“他已经不抱希望了。毕竟，就算海蒂还活着，她也不可能藏得不露风，因为所有的报刊杂志和警察都在找她。即使出了像丧失记忆力那样的事——哦，时至今日，警察也一定会找到她了。”

“是啊，似乎应该是这样的，”波洛说，“警方还在寻找吗？”

“我想是吧。说真的，我并不清楚。”

“可是，乔治爵士已经不抱希望了。”

“他没有这么讲，”弗利亚特太太说，“当然啦，近来我也

没有见到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伦敦。"

"那个被谋杀的姑娘的事呢？还没有进展吗？"

"据我了解，没有。"她补充道，"看来犯罪犯得毫无目的——完全没有意义。可怜的孩子——"

"我知道，你一想起她依然心烦意乱，太太。"

弗利亚特太太有那么一阵工夫没答话。随后，她说："我想，当一个人到了风烛残年的时候，任何一个年轻人的死都会使她觉得格外心烦意乱的。我们老年人是在等死，可是那个孩子的生活还来日方长呀。"

"她那样的生活或许不会过得有意思的。"

"也许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并不很有意思，但对她来说也许是很有意思的。"

"尽管像你说的那样，我们老年人是在等死，"波洛说，"但我们并不真正想死。至少，我不想去死。我依然觉得活着很有意思。"

"我想，我并不这样认为。"

她与其说是在对他说话，倒不如说是在对自己说话。她的肩头也下垂得更厉害了。

"我太疲倦了，波洛先生。当我的大限来到的时候，我不仅会作好准备，而且还会感激不尽呢。"

他很快瞟了她一眼。他感到纳闷——以前他也这样纳闷过——她是一个坐在那里随口说说便作罢的病态女人呢？还是一个也许已经知道或者甚而至于已经肯定死亡即将来临的女人呢？否则，她那种极度的困倦和疲乏的样子就无法解释了。他觉得，疲乏其实并不是这个女人的特征。他

感到艾米·弗利亚特是个有个性、有活力、有决断的女人。她饱经沧桑，失去了家庭，失去了财产，连几个儿子也都一命呜呼了。他觉得，这一切她都闯过来了、活下来了。正像她刚才说的那样，她已经把“枯枝”剪去了。可是眼下，她的生活中却有某种东西她是无法割断的，任何人也无法替她割断。如果不是身体有病，那他就不明白是什么缘故了。她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似的，突然微微一笑。

“真的，你知道，我活着并没有多大意思了，波洛先生，”她说，“我有很多朋友，可是我没有近亲，没有家庭。”

“你有。”波洛冲口说道。

“你指的是纳塞庄园吗？是呀——”

“虽然，根据法律它是乔治·斯塔布斯爵士的产业，但它是你的家，对吗？现在，乔治·斯塔布斯爵士到伦敦去了，是你在替他掌管着。”

他又一次从她的目光中看到了极度的恐惧。她回话的时候，语气极为冷淡。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波洛先生。我感谢乔治爵士把这座平房租给了我，它的确是我租的。为这座平房以及进出庄园，我每年付一次租金。”

波洛两手一摊：“很抱歉，太太。我不想惹你生气。”

“那一定是我错怪你了。”弗利亚特冷冰冰地说。

“这是个美丽的地方，”波洛说道，“一座美丽的邸宅，美丽的庄园，周围充满了一片宁静安详。”

“是啊，”她脸上的愁容消散了，“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这种宁静和安详。我初到此地的时候，还是个孩子，我

便感觉到这种宁静和安详了。”

“可是，太太，它现在依然是这样宁静而安详吗？”

“为什么不呢？”

“因为谋杀尚未昭雪，”波洛说，“无辜的鲜血在流淌。它的阴影一日不消散，这里就一日不得安宁。”他接着又说道：“太太，我想这一点你和我一样，心里是很明白的。”

弗利亚特太太没有回答。她既没有动弹，也没有说话，她缄口不言地坐在那里，波洛不知道她正在想什么。他稍微向前探了探身子，又说道：

“太太，你知道很多东西——也许，这件谋杀案的一切你都清楚。你知道是谁杀害了那个姑娘，也知道是为什么。你知道是谁杀害了海蒂·斯塔布斯，也许，你也知道眼下她的尸体藏在什么地方。”

这时，弗利亚特太太开口说话了。她的声音很大，几乎震人耳鼓。

“我什么都不知道，”她说，“什么都不清楚。”

“也许，我措词不当。你是不知道，但是，我想你能猜到，太太。我非常有把握，你能猜到的。”

“你简直是——请原谅——荒唐！”

“并非荒唐——它和荒唐不同——它是危险。”

“危险？对谁有危险？”

“对你，太太。如果你守口如瓶，那你就危险了。太太，对谋杀犯我比你更了解。”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什么也不了解。”

“那么，你怀疑——”

“我什么也不怀疑。”

“请原谅，这可不是实话，太太。”

“仅仅有怀疑是不应该讲的——确实，讲出来是很恶劣的。”

波洛向前倾着身子说：“和一个多月前这里发生的事情一样恶劣吗？”

她往后倒在了椅子上，缩成了一团。她几乎是在低低耳语般地说：

“别跟我说这个。”随后，她又颤栗地长叹一声，接着说道：“无论如何，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了，已经完了——结束了。”

“你凭什么这么说呢？太太？我可以跟你说，就我所知，我任何时候都不会放过这件事的。”

她摇摇头。

“不。不，事情已经结束了。而且，不管怎么说，我是无能为力，完全无能为力了。”

他站了起来，低头望着她。她几乎是烦躁地说：

“唷，连警察都放弃追查了。”

波洛摇摇头。

“哦，不，太太，你这就错了。警察并没有放弃追查，而我，”他继续说道，“也不想放弃。记住这一点，太太，我，赫尔克里·波洛是不会放弃的。”

这是一句非常有特色的告退词。

第十七章

离开了纳塞庄园之后，波洛到了村子里。经过一番打听，他找到了塔克家住的农舍。他敲了半天门没人答应。原来，从里面传来的塔克太太的尖嗓门把敲门声淹没了。

“——你瞧瞧，你瞧瞧，吉姆·塔克，你那双靴子把我这块漂亮的地毯弄成什么样儿啦？一句话你还想叫我讲一千遍呀。今天早上我刚把它整理干净，现在你睁开眼睛瞧瞧吧。”

对这番话，塔克先生只是瓮声瓮气地嘟囔着，说的无非是些安慰话。

“你忘性那么大，真是岂有此理，全都怪你没魂儿似的急着听收音机里的体育新闻。哼，把靴子脱下来也用不了两分钟呀，你，加里，小心你的糖块。我可不愿让你粘乎乎的手指头去碰我那上好的银茶壶。玛里琳，门口有人来了。去瞧瞧是谁。”

门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一个大约十一二岁的小姑娘伸出头来，疑惑地瞅着波洛。她腮帮子的一边被糖顶得鼓了起来。这是个胖墩墩的孩子，长着一对蓝色的小眼睛，可爱得像个小猪崽似的。

"是一位先生，妈。"她喊道。

塔克太太走出门来，一缕缕的头发披散在她那张有些火爆爆的脸庞上。

"什么事?"她没好声气地问道。"我们不需要……"她停住了，脸上露出一丝似曾相识的神色。"哎哟，让我想想，那天我不是看见你和警察在一块儿来着吗?"

"哎呀，太太，我又使你想起不痛快的事了吧。"波洛一边说着、一边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进门去。

塔克太太马上极为痛苦地瞥了一眼波洛的双脚。可是波洛那双尖头的漆皮鞋只走过大路，没有往塔克太太那擦得亮铮铮的地毯带上一点儿泥。

"您请进，先生。"她转到他的前面，说道，并随手推开右边房间的门。波洛被引进了一间整洁得出格的小客厅。客厅里飘散着家具上光漆的气味，里面摆着一套巨大的黑橡木色的家具，一张圆桌，两盆天竺葵，一副制作精巧的黄铜火炉围栏，以及各种陶瓷摆件。

"请坐呀，先生。我记不得您的尊姓大名了。真的，我想，我还没有听说过您的大名呢。"

"我叫赫尔克里·波洛，"波洛马上应道，"我又到这儿来了，我是来向你表示吊慰的，并且想问问你，事情是不是有了进展。我想，害死你女儿的凶手一定已经找到了吧?"

"还没影儿呢,"塔克太太有些抱怨地说,"您要是问我的话,我要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依我看,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出了事,警察才不操那份心呢,话又说回来了,警察又怎么样呢?他们要是全都像鲍勃·霍斯金斯那样的话,国内的犯罪案子不多如牛毛那才怪呢。鲍勃·霍斯金斯把他的全部时间都用在查看那些停在公用地上的汽车上了。"

正说到这儿,没穿靴子的塔克先生出现在门口,他穿着袜子走了进来。他是个身材高大、红脸膛的汉子,脸上带着温和的表情。

"警察是没错儿的,"他沙哑着嗓子说,"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嘛 那些疯子可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他们长得和你我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吧?"最后的一句话,他是直接对波洛说的。

那个给波洛开门的小女孩出现在她父亲的背后,一个约摸八岁的男孩从肩膀边探出脑袋。他们俩都怀着强烈的好奇心盯着波洛看。

"我猜,这是你们的小女儿吧?"波洛说。

"这是玛里琳,"塔克太太说,"那是加里。快过来问个好。加里,规矩点儿。"

加里掉头跑了。

"他怕羞。"他的母亲说道。

"你太多礼了,先生,"塔克先生说,"你一定是来问有关马林的事的。啊,这事真是可恶极了。"

"我刚去见过弗利亚特太太,"波洛先生说,"这件事好像给她的印象也很深。"

“自打那时候起，她好像身体一直不好，”塔克太太说，“她上年纪了，这件事就像是发生在她的庄园里，对她也是个打击啊。”

波洛又一次注意到，每个人都无形中认为纳塞庄园仍然是属于弗利亚特太太的。

“她好像觉得应该对这件事负责似的，”塔克太太说，“其实，这和她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到底是谁建议要马林扮‘受害者’的呢？”波洛问道。

“是伦敦来的那位写书的太太。”塔克太太马上答道。

波洛温和地说：

“可她在这儿人地两生啊。她根本不认识马林。”

“是马斯特顿太太把那些姑娘们支得团团转的，”塔克太太说道，“我想，是马斯特顿太太说马林可以扮那个角色。我得说，马林满心乐意。”

波洛又一次感到碰壁了。可是，眼下他理解奥利弗太太第一次叫他来时的心情了。有人在暗中活动，有人企图通过一些为大家公认的人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奥利弗太太，马斯特顿太太。她们不过是傀儡。他说：

“塔克太太，我一直搞不清楚，马林她以前就认识这个——呃——杀人狂吗？”

“这样的人她一个也不会认识的。”塔克太太持平公正地说。

“啊，”波洛说，“可是，正像你丈夫刚才说的那样，这种狂人是很难发觉的。他们看上去就像——呃——你和我一模一样。有人可能在游园会上，或许甚至在这之前，跟马林

说过话，做出一副完全无害的样子和她交朋友，也许，还给她送过礼物呢。”

“哦，不，先生，完全没有这类事。马林是不会接受一个陌生人的礼物的。我对她的家教不至于糟到这个地步。”

“不过她也许认为这没有什么关系，”波洛执意说道，“譬如说，送给她东西的是一位和蔼的女士。”

“你是说，像住在米尔别墅的莱格太太那样的女士吧？”

“是呀，”波洛说道，“就是那一类的人。”

“她倒是给过马林一支口红，”塔克太太说，“这事快把我气疯了。我说，马林，我不许你往脸上抹那鬼玩意儿，你想想你爸爸会怎么说吧。她说，哦，我也许会像住在劳德别墅的那位太太那样漂亮呢，这口红就是她给我的。她说过，我用这东西太合适了。哼，我说，你千万别听那些伦敦来的贵太太们的话。这玩意儿对她们是再好不过了，画脸蛋，染睫毛什么的。可是，你是个正经姑娘，我说，你就用肥皂和水洗脸吧，就你眼下这年龄，还小着哩。”

“可是，我想她不同意你的看法吧。”波洛微笑着说。

“我说什么事，那就得说到做到。”塔克太太说。

胖玛里琳突然被逗得哈哈笑了起来。波洛敏捷地瞟了她一下。

“莱格太太还送给马林别的什么东西吗？”他问道。

“我想，她给过她一块头巾——那是她用不着的。那块东西很花哨，可质地不怎么样。这我一眼就瞧出来了，”塔克太太点着头说道，“我做姑娘的时候，在纳塞庄园里干过。那时候，太太们穿用的可都是正经的好料子。没有那种花里胡

哨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尼龙和人造丝，都是上好的真丝绸。噢，有些塔夫绸的衣服穿着真挺括呀。"

"姑娘们总是喜欢来点儿时髦的，"塔克先生宽容地说，"颜色艳一点儿，我倒不在乎，不过，我可不喜欢那种讨厌的口红。"

"我对她是太严了点儿，"塔克太太说着，眼睛突然被泪水模糊了，"她死得太惨了。我真盼我从今以后说话别那么不饶人了。哦，近来好像除了倒霉和送葬的事儿就没别的了。就像大家说的那样：祸不单行。这真是实在话呀。"

"你们又遭到了什么损失吗？"波洛客气地问道。

塔克先生解释道："我岳父有一天半夜里驾着船从道格斯那个地方摆渡过河，一定是上码头的时候失了足，掉到河里去了。当然啦，像他那把子年纪，本来是应该老老实实呆在家里的。可是，你真是拿老年人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他总是爱在码头那边瞎逛。"

"爹一直就是个使船的好把式，"塔克太太说，"他以前就给弗利亚特先生看过船，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她又轻松地说道："你也许会说，爹的死并不是个什么大不了的损失。她已经九十好几了，人老就招人烦。总是唠唠叨叨地瞎胡扯，也到该他老人家去的时候了。不过，当然啦，我们还得像个样子地把他葬了——这两次丧事破费的钱可老鼻子了。"

说到钱的事儿，波洛一听而过——但一种模糊的回忆在他的心中升起。

"一个老人——在码头上？我记得我和他说过话。他的

名字是——？”

“默德尔，先生。我结婚以前也叫这个名字。”

“要是我记的不错的话，你爹先前当过纳塞庄园的园丁头吧？”

“不，那是我大哥。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我们家有十一口人。”她有点自豪地加了一句，“多年以来，纳塞庄园里总是有默德尔家的人。不过，现在他们都星散云消了。父亲是我们家里最后的一个了。”

波洛轻声地说：“纳塞庄园里总有弗利亚特家里的人。”

“你说什么，先生？”

“我在重复你的老父亲在码头上对我说过的话呢。”

“噢，净是瞎扯淡，爹就是这么个人。我不得不时常连喝带唬地叫他闭上嘴。”

“这么说，马林是默德尔的外孙女了，”波洛说，“对了，我有些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沉默了一会儿，一股异常的激动之情在他的心中冲荡着，“你是说，你父亲是掉在河里淹死的？”

“是呀，先生。他喝多了，我也不知道他打哪儿弄来的钱。当然，他在码头上帮人家看船，看汽车，时不时地能弄些小费。他总是把钱藏着掖着，不让我瞧见，鬼透了。是的，我想他是喝得太多了。我估计，他是下船登码头的时候失了脚，掉进河里淹死了。第二天，他的尸体被冲到了赫尔茅斯。也许你会说，这事太奇怪了，以前他从来没出过这种事呀。可是，他毕竟是个九十二岁的半瞎子了。”

“事实仍然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出过这种事——”

"啊,唔,意外事故迟早总会发生的——"

"意外的事故,"波洛沉思着,"我觉得有些怪。"

他站起身来,嘟囔着:

"我本来应该猜到的。老早以前就该猜到的。实际上那孩子已经告诉过我了——"

"您在说什么,先生?"

"没什么,"波洛说道,"对你父亲和女儿的死我再次表示慰问。"

他和他们夫妻俩握了握手,便离开了那农舍。他自言自语道:

"我真傻啊——太傻了。一切都让我看颠倒了。"

"嘿——先生。"

忽而传来一声小心翼翼的低语声。波洛四下望了望。那胖墩墩的女孩玛里琳正站在农舍墙下的阴影里。她招手将他叫了过去,小声地说:

"妈妈不是什么事都清楚的,"她说,"马林的头巾不是从住在那幢别墅里的太太那儿拿到的。"

"那她是从哪儿拿到的呢?"

"是在托基买的。口红也是买的,还有香水呢——巴黎出的,蝶螈牌的——这名字可笑。还有一罐粉底霜,那是她在广告上看到的。"玛里琳嘻嘻地乐着,"妈妈不知道。马林把它就藏在了她的抽屉里,放在冬天穿的内衣底下。上电影院的时候,她就在汽车站那儿打扮起来。"

玛里琳又嘻嘻地笑了起来。

"妈妈一直就不知道。"

“你姐姐死了以后，你妈发现了这些东西吗？”

玛里琳摇了摇她那头发蓬松的脑袋。

“没有，”她说，“现在我把它们弄到手了——就在我的抽屉里。妈妈不知道。”

波洛沉思地望着她，说道：

“你倒像个很聪明的姑娘，玛里琳。”

玛里琳忸怩地咧着嘴笑了。

“伯德小姐说，我那么费劲上中学对我没什么好处。”

“上中学并不是最重要的，”波洛说，“告诉我，马林是怎么搞到钱去买那些东西的？”

玛里琳眼睛紧紧地盯着排水管。

“不知道。”她轻声地说。

“我想，你是一定知道的。”波洛说。

他厚着脸皮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二先令六便士银币，接着又添上了一枚。

“我想，”他说道，“有一种新出的，颜色非常美的口红，叫作‘洋红色的吻’。”

“这个名字太美了。”玛里琳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去拿那两个价值五先令的银币。她急匆匆地小声说道：

“马林喜欢偷看，她看到了一些事儿——我说的是什么事，你是明白的，马林答应不说出去，他们就送了她一些礼物，你明白了吗？”

波洛松手把那值五先令的银币给了她。

“我明白了。”他说。

他冲玛里琳点了点头，走了。他屏住呼吸，又嘟囔了一

句，不过这一声嘟囔是意味深长的：

“我明白了。”

现在，许多事情已经各正其位了，然而尚未达到完整无缺的地步。不管怎么说，还没有完全水落石出——可是方向已经对头了。只要他多动动脑筋，事情的前因后果就会了然于目了。和奥利弗太太的第一次谈话、迈克尔·韦曼的几句随随便便的话、在码头上和老默德尔的那次含义深刻的交谈、布鲁伊斯小姐讲的那句颇发人深省的话——以及埃蒂安·德·苏泽的到来。

在村邮局的旁边有一个公用电话亭。他走了进去，拨了一个号码。几分钟之后，他就和布兰德警督通上了话。

“哦，波洛先生，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这儿，在纳塞科姆。”

“可是你昨天下午还在伦敦呀？”

“坐准点的火车到这里，只要三个半小时。”波洛说道。“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是吗？”

“埃蒂安·德·苏泽乘的是什么样的游艇？”

“波洛先生，我也许能猜出你在想什么了，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不会有这种事的。它的构造不适合走私，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吧。艇上没有隐秘的夹层或密室。要有的话，我们会发现的。上面没有能藏得住尸体的地方。”

“你错了，mon cher[1]，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要问一

---

[1] 法语：亲爱的——译注。

问游艇是什么样的，是大的，还是小的？”

“噢，那是艘非常高级的游艇，一定是价值连城。一切都很漂亮，油漆一新，陈设豪华。”

“一点儿也不错。”波洛说。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愉快，这使布兰德警督十分吃惊。

“你发现了什么，波洛先生？”他问道。

“埃蒂安·德·苏泽是个有钱人，”波洛说，“我的朋友，这一点非常重要。”

“为什么？”布兰德警督问道。

“这和我最新的想法是一致的。”波洛说道。

“这么说，你已经有头绪了？”

“是的。我终于有了一个头绪了。在这以前，我真是蠢透了。”

“你的意思是我们大家都太蠢了。”

“不，”波洛说，“我主要是说我自己。碰巧有一次摆在我面前的线索最清楚不过了，可是我居然没有明白过来。”

“可是，你现在对有些事情已经很有把握了？”

“是的，我想是这样的。”

“喂，波洛——”

可是，波洛把电话挂断了。他从口袋里找出一些零钱，要求接通奥利弗太太在伦敦住所的私人电话。

“不过，”在要电话的时候，他匆匆地补上了一句，“要是这位太太正在工作的话，就不必打扰她了。”

他还记得，有一回他打断了奥利弗太太的创作构思，她狠狠地指责了他一顿，而那个以一件老式长袖羊毛衫为主

题的引人入胜的奇案故事也就此告吹，从未问世。可是交换台并不体谅他的苦衷。

"喂，"交换台问道，"您找她本人接电话，是吗？"

"是的。"波洛说道，由于他已经急不可耐，所以只好牺牲奥利弗太太的创作灵感了。当听到奥利弗太太讲话的时候，他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她一口就打断了他的道歉话。

"接到你的电话，真叫人高兴，"她说，"我正要出门去作一个讲演，题目是《我是如何写书的》。我可以叫我的秘书挂个电话去，就说我被急事拖住了。"

"可是，太太，千万别让我妨碍——"

"这谈不上什么妨碍，"奥利弗太太高高兴兴地说，"我本来要去当一个头号大傻瓜的。我是说，关于你如何写书，你能说出些什么来呢？我的意思是：首先，你得想出些名堂来，想好以后，你就得强迫自己坐下来，把它写出来。如此而已。这些东西我有三分钟就能说清楚了，然后，讲演结束，每个人也都心满意足了。我真是想象不出来，为什么每个人那么热衷于让作家谈写作。我认为一个作家要干的事是写而不是说。"

"不过，我还是想问问你是如何写作的。"

"你可以问，"奥利弗太太说，"可是，我大概是答不上来的。我是说，无非是坐下来写呗。稍等一等，我还戴着这顶去参加讲演会的无聊透顶的帽子呢——我必须把它摘掉，它老擦着我的额头。"稍微停了一会儿，奥利弗太太用一种如释重负的口气继续说道："现在这种时候，帽子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象征罢了，对不对？我是说，一个人不再是为了实

用的目的才戴帽子；不是为了遮掩面孔，好躲开他不愿意见的人。请原谅，波洛先生，你讲什么来着？”

“这仅仅是一个心血来潮的想法，”波洛说道，他的声音是严峻的，“说来也真怪，你总是给我出主意。我有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黑斯廷斯，他也总是这样。现在你又给我提供了解决我的一个问题的线索。不过，光有线索是不够的。还是让我提个问题吧。太太，你认识一位原子科学家吗？”

“我认识一位原子科学家吗？”奥利弗太太惊讶地说道，“不认识。我想，我有可能认识。我的意思是，我认识一些教授之类的人物。可我从来就拿不准他们实际上是在干些什么。”

“可是，在你的破案游戏中有一个嫌疑犯是一位原子科学家，对吧？”

“啊，原来是这个呀！那只不过是赶时髦罢了。我是说，去年圣诞节我去给我的侄子们买礼物的时候，除了科学幻想小说和同温层、超声玩具之外，什么都买不到。所以，在我着手搞那个破案游戏的时候，我就想：‘最好是让一个原子科学家作为主要的疑线，这样就显得摩登了。’毕竟，如果我需要用一些技术术语的话，我可以随时得到亚历克·莱格的帮助的。”

“亚历克·莱格——是萨利·莱格的丈夫吗？他是个原子科学家？”

“是呀，他是个原子科学家。不是在哈韦尔工作，是在威尔士的什么地方。不是在卡迪夫，就是在布里斯托尔，对吧？赫尔姆河边的这所房子不过是个休假小别墅。是的，这么说

来，当然啦，我倒是的确认识一位原子科学家了。”

“也许是因为在纳塞庄园遇上了他，才使你起了安排一个原子科学家的主意吧？可是，他的太太不是南斯拉夫人呀。”

“哦，不是的，”奥利弗太太说道，“萨利是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这一点你肯定看出来了吧？”

“那你是怎么想起为他安排一个南斯拉夫人的妻子呢？”

“我真的不知道……也许是那些难民提醒了我？或许是那些学生？住在招待所里的那些外国姑娘们，老是穿过树林，闯进私宅，而且还都讲着洋泾浜英语。”

“明白了……是的，现在，许多事情我都清楚了。”

“到时候了。”奥利弗太太说。

“你说什么？”

“我是说，”奥利弗太太说道，“也该到你明白的时候了。时至今日，好像你什么事情都没做似的。”她的声音中带着非难的意思。

“谁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把什么都搞清楚呀。”波洛为自己辩护着。他又补充道：“警方可完全被搞糊涂了。”

“唉，这些警察呀，”奥利弗太太说，“要是现在伦敦警察厅是由一个女人掌管的话……”

这话已经是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了，波洛连忙打断了她的话头。

“事情很复杂，”他说，“极其复杂。可是眼下——我是私下跟你说——眼下我已经有结论了！”

奥利弗太太无动于衷。

“也许吧，”她说，“不过，同一时间里有两个人被谋杀掉了。”

“三个。”波洛纠正道。

“有三个人被谋杀吗？第三个是谁？”

“一个叫默德尔的老头儿。”赫尔克里·波洛答道。

“这个人我没听说过，”奥利弗太太说道，“这事会上报吗？”

“不会吧，”波洛说，“直到现在，都还以为他是因为意外事故死去的，还没人起疑心呢。”

“他不是意外死亡吗？”

“不是，”波洛说，“不是意外死亡。”

“唔，那么，请告诉我这件事是谁干的——我是说，这些事都是谁干的——是不是电话里不能讲？”

“在电话里是不谈这些事的。”波洛说道。

“那我就把电话挂断算了，”奥利弗太太说，“我受不了这个。”

“等一会儿，”波洛说道，“我还想问你一点儿事。哎哟，是什么事儿来着？”

“这是上了年纪的迹象，”奥利弗太太说，“我也有这样的情况。爱忘事——”

“有一点儿事，是件小事——可我老是放不下。我在船库里的时候……”

他开始回忆起来。一堆连环画。马林在四边上胡乱写下的字迹。“艾伯特和多琳搞关系。”他当时觉得好像少了点

儿什么东西——这一点他得问问奥利弗太太。

“你还在听电话吗，波洛先生？”奥利弗太太问道。与此同时，接线员提醒他们要付钱了。付了钱以后，波洛又说起话来。

“你还在听电话吗，太太？”

“我还在听，”奥利弗太太说，“咱们别再来回问着‘是不是还在听电话’来浪费钱了。到底是什么事呀？”

“很重要的事。你还记得你的破案游戏吧？”

“哦，我当然记得。其实，我们刚才就是在谈那游戏，不是吗？”

“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波洛说，“我从来没有看一看你为游戏的竞争者准备的说明书。在一场严肃的侦查谋杀案的过程中，看不看说明书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可是我错了。它是十分重要的。你是个很敏感的人，太太。你很容易受环境和你所接触到的人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就转化成了你的作品。虽然它们往往只留下了蛛丝马迹，但它们却是你那富于想象力的头脑从中汲取创作灵感的源泉。”

“你的措词是美极了，”奥利弗太太说道，“不过，确切地说，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对于这件案子，你所了解到的远比你自以为了解的要多。现在谈我打算向你提的问题吧——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但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个问题。在你最初设计破案游戏的时候，你是否想到要让‘尸体’在船库里被发现呢？”

“不是，我没这么想。”

“你打算把‘尸体’安排在哪儿呢?”

“安排在隐没在杜鹃花丛里的那个古怪的消夏小屋里。小屋离房子不远。我想,那是理想的地方。可是后来有人——我记不清是谁了——坚持认为‘尸体’应当放在‘弗利’。哦,当然啦,这是个荒谬的主意!我是说,任何人都可能碰巧蹓跶到那里的,用不着任何线索就会发现它。那些人真够傻的。我当然不同意那个意见了。”

“于是,你就同意放在船库里了?”

“是的,就是这么回事。尽管我依然认为那间消夏小屋更理想一些,可是我对船库也没提出什么反对意见。”

“是啊,这就是你头一天向我大略提到过的那种手法。还有一件事。你还记得你告诉过我,最后一条线索就写在马林看着玩的那些连环画中的一本上吗?”

“是的,当然记得。”

“告诉我,是不是这些话——(他强迫自己去追忆他站在那里看那些潦草字迹的情景。)是‘艾伯特和多琳搞关系;乔治·波吉在树林里吻徒步旅行者;彼得在电影院里捏姑娘的大腿’吗?”

“我的天呀,不是,”奥利弗太太声音有些震惊,“根本不是那样的蠢话。不是的。我编的那个线索完全是一目了然的。”她压低了嗓音,带着神秘的语调说:“请看徒步旅行者的帆布包。”

“真了不起!”波洛喊道,“Epatant[1]。当然啦,难怪写着

---

[1] 法语:真了不起——译注

这句话的那本连环画被拿走了呢。它可能会使别人产生联想的！”

“当然，帆布包就放在尸体旁边的地板上，而且——”

“啊，可是我想，那帆布包已经被掉换过了。”

“你的这些帆布包都把我给弄糊涂了，”奥利弗太太抱怨道，“在我的谋杀案故事中只有一只帆布包。你想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吗？”

“一点儿也不想知道。”波洛答道。“这就是说，”他彬彬有礼地接着说，“我是非常乐意听一听的，但是——”

奥利弗太太打断了这个“但是”。

“我认为，那是非常巧妙的，”她带着原作者的自豪说，“你知道，在马林的帆布包里——这个帆布包是设想作为‘南斯拉夫妻子’的干粮袋的——”

“是的，是的。”波洛说道，他作好了再一次坠入五里雾中的准备了。

“哦，在那个帆包里有一个装着毒药的药瓶，那位‘乡村绅士’用它毒死了自己的妻子。你知道，那个‘南斯拉夫’姑娘一直在那里当实习护士。在‘布伦特上校’为了侵吞他第一个妻子的财产，要将她毒死的时候，她正在屋里。于是，这位护士拿到了这个瓶子，把它拿走了，随后，反过来敲诈他。显然，这就是为什么要杀死她的原因。这些都符合吗，波洛先生？”

“符合什么？”

“符合你的想法呀。”奥利弗太太说。

“根本就不沾边。”波洛说。不过，他连忙接着说道：“尽

管如此，我还是向你表示祝贺，太太。我敢肯定你的破案游戏安排得如此机智巧妙，不会有人能夺标的。”

“可是有人已经夺了标，”奥利弗太太说，“那是在很晚的时候了，大概在七点钟左右，一位被别人认为呆头呆脑的、固执的老太太猜中了所有的线索，成功地到达了船库，当然啦，呆在船库里的是警察。这样，她也知道发生一起谋杀案了，以我的想象，她大概是整个游园会中最后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不过，他们还是把奖品给她了。”她带着满意的口吻接着说道：“那个满脸雀斑、招人讨厌的，说我好狂饮的小伙子到了山茶花园以后就再也没进展了。”

“太太，”波洛说，“改日你再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吧。”

“实际上，”奥利弗太太说，“我正打算把它写成一本书。把这个材料浪费掉怪可惜的。”

这里附带提一笔，大约三年以后，赫尔克里·波洛读到了阿里亚登·奥利弗所撰写的《树林中的女人》一书，在读那本书的时候，他觉得其中有些人物和情节好像似曾相识。

第十八章

夕阳西下的时候，波洛来到了那所名称叫米尔的别墅，而土名叫作粉红小屋的地方。这座别墅座落在劳德湾附近。他敲了敲门，那扇门猛地打开来，使他吃惊地退了两步。一个满脸怒气的年轻人站在门边盯着他看，也不和他打招呼。过了一会儿，他冷笑了一声。

"哈啰，"他说，"原来是侦探驾到了，请进吧，波洛先生，我正在收拾行装呢。"

波洛接受了这个邀请，迈步走了进去。屋子里陈设简陋，眼下这间屋子差不多堆满了亚历克·莱格的个人用品。书籍、报纸和零散的衣物放得满坑满谷的，地板上还放着一只打开了的箱子。

"这是家庭的最后崩溃，"亚历克·莱格说，"萨利不辞而别了。我想你已经知道了吧。"

“不，我不知道这件事。”

亚历克·莱格冷笑了一声。

“我真高兴，居然还有你不知道的事。是的，结婚的生活她已经过够了。她和那个唯命是从的建筑师一块走了。”

“我很遗憾。”波洛说道。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感到遗憾。”

“我很遗憾，”波洛说着，挪开了两本书和一件衬衫，在沙发的一头坐了下来。“因为我想，她和他在一起不会像和你在一起那样幸福。”

“最近六个月以来，她和我在一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幸福可言。”

“六个月并不是终生嘛，”波洛说，“这在漫长、幸福的婚姻生活中毕竟只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

“你说话就像是个牧师，对吗？”

“可能是吧。我也许可以这样讲，莱格先生，要是你的妻子和你在一起感到不幸福的话，大概你的错要多于她的错。”

“她肯定是这样想的。我猜想，一切都是我的错。”

“不是一切，而是一部分。”

“唉，什么事都怨我。我真不如投河一死，一了百了。”

波洛沉思地望着他。

他说：“看到你为自己的事苦恼，而不是为世界上别人的事杞人忧天，我倒感到宽慰了。”

“这个世界该见鬼去了。”莱格先生说。接着他又悲怨地补充说：“看来，我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傻得不能再傻了。”

“是呀，”波洛说道，“我要说，与其说你的行为举止该受非难，倒不如说你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

“是谁雇你来对我进行刺探的？”他问道，“是萨利吗？”

“你凭什么要这么想呢？”

“哦，因为官方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所以我断定你一定是受雇于私人，到这儿来跟踪我的。”

“你大错而特错了，”波洛答道，“我从来没有刺探过你。我到这儿来的时候，还不知道有你这么个人呢。”

“那你怎么知道我不幸，知道我净出洋相以及关于我的别的事呢？”

“那是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波洛说，“我能做个小小的猜测吗？你能告诉我猜得对不对吗？”

“你爱怎么猜就怎么猜吧，”亚历克·莱格说，“不过你别想让我演戏。”

“我想，”波洛说，“几年前，你像其他许多热心科学的年轻人一样对某个政党产生了兴趣和同情。考虑到你的职业，人们就自然会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你的这种同情和旨趣的。我并不认为你做过什么严重的不体面的事。不过，我的确认为你曾被迫采取过一种你所不愿意采取的方法来加强你的地位。你企图退缩，但是，却受到了威胁。他们指定你和某个人会面。我想，恐怕我不一定会知道那个小伙子的名字了，他对我来说，将永远是一个穿着海龟图案衬衫的小伙子。”

亚历克·莱格爆发出一阵大笑。

“我想，那衬衫是你开的一个玩笑罢了。这些日子，我还

没见过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呢。”

赫尔克里·波洛继续说道：

“为世界的命运而忧虑，为自己的困境而担忧——如果我可以这样讲的话——使你成了任何一个女人都无法与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人。你没有向你的妻子吐露自己的心事，这对你是不幸的，因为我应该说，你的妻子是个忠实的女人，要是她了解到你很不幸，很绝望的话，她是会全心全意地和你在一起的。可是，恰恰相反，她开始将你和她从前的朋友迈克尔·韦曼进行比较了。”

他站了起来。

“我应该向你建议，莱格先生，尽快打点起你的行李，随你的妻子到伦敦去，请她原谅你，把你经受过的一切都告诉她吧。”

“那么，这就是你的忠告了，”亚历克·莱格说，“可这和你有什么相干呢？

“毫不相干，”赫尔克里·波洛一边说一边向门口走去，“不过，我总是正确的。”

片刻的沉默。接着，亚历克·莱格爆发出了一阵狂笑。

“你知道吗，”他说，“我想我会接受你的忠告的。打离婚他妈的要花很多钱。不管怎么说，你得到了你想要的女人，可又不能保住她，这实在有点儿丢脸，你不这样认为吗？我要到切尔西区她的公寓去找她，要是我看见迈克尔也在那里，我要紧紧抓住他戴着的那条手工织的花里胡哨的领带把他勒死。要是那样，我就高兴了。是的，要是那样，我就乐开怀了。”

他的脸上突然闪现出极为动人的微笑。

"很抱歉，我这鬼脾气，"他说，"非常感谢你。"

他拍了拍波洛的肩膀，用劲之大使波洛打了个趔趄，差点儿摔倒。

毫无疑问，莱格先生的友好比他的敌意更使人难以忍受。

波洛吃力地拖着双腿离开了米尔别墅。他仰面望着越来越暗的夜空："现在我上哪儿去呢？"

第十九章

当有人去领赫尔克里·波洛进来的时候，警察局长和布兰德警督都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抬起头来。局长本来心绪不佳，但在布兰德温和而执拗的坚持下，他总算把当天晚上和别人去吃晚饭的约会取消了。

“我知道，布兰德，我知道，”他烦躁地说，“也许，在他的全盛时期，这个比利时的矮子是个难得的天才——不过老弟，可以肯定地说，他的全盛时斯已经结束了。他多大年纪了？”

布兰德圆滑地回避了这个问题，总之，他也不知道。波洛对自己的年龄向来是避而不谈的。“关键的问题是，先生，他到过那里——到过现场，通过其他方式我们无法取得进展，我们到处碰壁，茫无头绪。”

局长烦躁不安地哼了哼鼻子：“我知道，我知道。这已经

开始使我有些相信马斯特顿太太是个反常的杀人犯了。如果警犬有用武之地的话，我甚至都想使用警犬了。"

"警犬在水里是无法跟踪气味的。"

"是的。我知道你的想法，布兰德。我也愿意同意你的意见。可是，你要知道，犯罪动机是绝对没有的。一点儿动机也没有。"

"这动机也许远在那些岛上呢。"

"你的意思是海蒂·斯塔布斯了解德·苏泽在那边的一些情况吗？从她的情绪来看，这种可能性是有道理的。她是个头脑简单的人，谁都同意这一点。她随时都有可能把她知道的事情向任何人透露出去的，你是这样看问题的吧？"

"大体如此。"

"倘若是这样的话，他在渡海而来之前等了很长时间，并且还为此作了某些准备。"

"唔，先生，也可能他对她的情况了解得不甚确切。据他自己说，他是在某个社交期刊上看到了关于纳塞庄园及其美丽的女主人的消息的。（布兰德附带地补充道："我一直觉得这个词指的是一些银挂链[1]，上面挂着些小玩意儿，咱们祖母辈的人常常把它别在腰带上——这倒也是个好注意，省得那些笨头笨脑的女人老是把她们的手提包随便乱放。"）看来，在女人的行话里，这个词儿的意思就是家庭主妇了。我说过了。情况就是这样，也许这是千真万确的情况：

---

① 英语中 chatelaine 一词既有女主人的意思，也有妇女腰带上挂物品的挂链的意思，因此布兰德一听到这个词就想到了这种挂链。——译注。

在他看到那段消息之前，他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她嫁给了谁。”

“可是，他一旦知道了以后，便急如星火地乘游艇跨海而来，为的是谋杀她？这太牵强附会了，布兰德，太牵强附会了。”

“但这是有可能的，先生。”

“这个女人到底知道些什么呢？”

“请回忆一下她对她丈夫讲的话吧。‘他杀过人。’”

“是对一次谋杀的回忆吗？从她十五岁的时候起？大概她只不过是那么说说吧？对这话，他肯定会一笑置之的吧？”

“我们不了解实际情况，”布兰德固执地说，“长官，你是知道的，一旦知道事情是谁干的，那就可以开始寻找证据，并且最终会找到证据的。”

“嗯，对德·苏泽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而且非常谨慎，也就是说是通过一般的渠道进行调查的——可是事情并无进展。”

“长官，这正是那位滑稽的比利时老兄会偶有所得的原因。他曾经在那邸宅里住过——这是很重要的。斯塔布斯夫人和他谈过话。她随便讲起的一些事情全装进了他的脑袋，也许加在一起就能看出些名堂来。尽管这样，他今天还是在纳塞科姆几乎呆了一整天。”

“他给你打过电话，问你埃蒂安·德·苏泽用的是哪种游艇，对不对？”

“是的，这是第一次来电话时问的。第二次是要求我安排这次会见。”

“唔，”警察局长看了看手表，“要是他五分钟以内不到的话……”

可是，话音还未落地，赫尔克里·波洛就走了进来。

他的外表不像往日那样无瑕可击了，唇上的八字胡也显得无精打采的。由于德文郡的气候潮湿，他那双漆皮鞋上厚厚地沾满了一层泥浆。他一瘸一拐地走着，头发一上一下地颠着。

“哦，你来啦，波洛先生，”局长和他握了握手，“我们全都绷紧了弦，急不可耐地等着一聆高见呢。”

言语之中隐约带着挖苦的意味，赫尔克里·波洛虽然感到身上十分疲乏，但他的头脑却丝毫不受影响。

“我无法想象，”他说，“我以前居然不明白其中的真相。”

局长十分冷淡地听着他的话。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你现在已经洞悉真相了？”

“是的，还有些细节尚未搞清——不过，大致的轮廓已经清楚了。”

“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大致的轮廓，”局长干巴巴地说，“我们需要证据。波洛先生，你搞到证据了吗？”

“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哪里可以找到证据。”

布兰德警督说：“不妨举个例子吧？”

波洛转向他，提了一个问题。

“我想，埃蒂安·德·苏泽已经离开这个国家了吧？”

“两个星期以前离开的，”布兰德咬牙切齿地说，“要把

他弄回来可不容易了。”

“也许可以劝他回来。”

“劝他回来？没有充足证据就下引渡令，是吗？”

“这不是下引渡令的问题。要是对他摆明了事实——”

“可是，摆明什么事实呢，波洛先生？”局长有些焦躁地说，“你这样信口开河，大谈特谈的事实是什么呢？”

“事实是，埃蒂安·德·苏泽乘一艘设备考究的豪华游艇到这里来，说明他的家庭十分有钱；事实是，老默德尔是马林·塔克的外祖父（这一点我是今天才知道的）；事实是，斯塔布斯夫人喜欢戴苦力式的帽子；事实是，尽管奥利弗太太的想象力过于奔放，不足为凭，但是她对别人的判断力却极其敏锐，这一点连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事实是，马林·塔克在自己的梳妆台抽屉的角落里藏着口红和香水；事实是，布鲁伊斯小姐坚持说，是斯塔布斯夫人叫她去给在船库里的马林送去一盘点心和饮料的。”

“事实？”局长目瞪口呆了，“你就把这些叫作事实？然而，一点儿新东西也没有啊。”

“你想要证据——明确的证据——例如——斯塔布斯夫人的尸体吗？”

这回轮到布兰德目瞪口呆了。

“你已经找到了斯塔布斯夫人的尸体了？”

“实际上还没有找到——可是我知道它藏在哪儿。你们得到现场去一下，当你们找到它的时候，那么——那么你们就会有证据了——你们所需要的一切证据。因为，只有一个人才能把它藏在那里。”

“是谁?”

赫尔克里·波洛微笑了,像是一只猫消灭一盘奶油时那样满意地微笑了。

波洛柔声慢气地说:

“这个人常常就是那个做丈夫的。乔治爵士杀死了他的妻子。”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波洛先生。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啊,不,”波洛道,“那完全是可能的!听着,我来告诉你们吧。”

第 二 十 章

赫尔克里·波洛在那道锻铁大门前停了一会儿。他顺着曲折蜿蜒的车道向前望去。最后的一批金黄色的败叶从枝头萧萧飘落，仙客来花已经凋谢了。

波洛叹了口气。他转过身来，轻轻地敲了敲那座白色的、带壁柱的小平房的门。

隔了一会儿，他听见里面传来脚步声，这是一阵缓慢而迟疑的脚步声。弗利亚特太太打开了门。这一次，看到她那种苍老而虚弱的样子，波洛已经不再感到惊讶了。

她说："是波洛先生吗？你又来了？"

"我可以进来吗？"

"当然可以了。"

他跟着她走了进去。

她要给他泡茶，他谢绝了。随后，她用平静的语气问道：

"你来有什么事吗?"

"我想,你是能猜到的,太太。"

她的答复是闪烁其词的。

"我太累了。"她说。

"我知道。"他接着道,"已经有三个人死去了,海蒂·斯塔布斯、马林·塔克、老默德尔。"

她立即尖声说道:

"默德尔?那是意外事故。他从码头上掉下去了。他年纪太大了,是个半瞎,又在酒馆喝了酒。"

"那不是意外事故。默德尔知道得太多了。"

"他知道什么?"

"他认出一张面孔,或者一种走路的姿态,或者一种嗓音——反正他认出了这一类东西。我刚到这里的第一天就和他谈过话。那时,他把有关弗利亚特家族的事都告诉了我——有的是关于你公公和你丈夫的,有的是关于你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儿子的。只不过——他们两人并没有全都死去,对吗?你的儿子亨利和他的军舰一起沉没了,可是你的二儿子詹姆斯并没有死,他开了小差。也许,最初的报告是说他失踪,已死,后来,你就告诉所有的人,他死了。没有人不相信这一点,这事和别人毫不相干,他们干吗要不相信呢?"

波洛顿了顿,接着说道:

"别以为我不同情你,太太。我知道,生活对你来说是残酷的。对于你的小儿子,你不会抱什么实际的幻想了,但是,他曾经是你的儿子,你爱过他。你曾经竭尽全力想使他获得

新生。你照看过一个年轻的姑娘，一个智力低下的，但却很有钱的姑娘。哦，是的，她很有钱。后来，你放出风说她的父母早已经把财产丧失得一干二净了，她分文不名了；还说你劝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年纪大得多的有钱人。有谁不相信你的杜撰呢？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呢？这又是一件与别人毫不相干的事。她父母和近亲都早已过世。法国巴黎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按桑·米格尔的律师的委托办事，在她成婚的时候，将她自己的财产控制权还给了她。正像你告诉过我的那样，她是个驯顺的、重感情的、从谏如流的人。不管是什么，凡是她丈夫叫她签字，她就签字。证券大概已经几易其手，一卖再卖了。但是，抓钱的目的终于如愿以偿。乔治·斯塔布斯爵士，这个由你儿子伪装的新人成了富翁，而他的妻子却成了一个寄人篱下的穷人。自称'爵士'并不触犯法律，除非这种假冒身份是为了骗钱。有一个头衔会带来信心的——它不是表明门第，就是表明财大气粗。于是，腰缠万贯的乔治·斯塔布斯爵士——这时他已经年岁有加，外貌大变，并且留起了胡子——便买下了纳塞庄园，重返故里了。尽管他从孩提时代起就再也没到过这里。战争的浩劫之后，这里似乎没有人能够认出他来了。然而，老默德尔却认出来了。他把这件事情藏在心里。可是，当他躲躲闪闪地对我讲，纳塞庄园永远有弗利亚特家的人时，那不过是他私下开个玩笑罢了。

"这样，你就认为一切都平安无事了。我完全相信，你的计划只安排到此。你的儿子取得了财产和他先祖的家宅，虽然他的妻子智力低下，但却美丽而又温顺，你希望他会对她

好，而她也过得愉快。”

弗利亚特太太声音低沉地说：

“我就是这样想的——我会照顾海蒂，会爱护她的，我做梦也没想到——”

“你做梦也没想到——而你的儿子也处心积虑地瞒着你。他结婚的时候，他是一个已经结过婚的人了。哦，是的——我们已经查到了我们认为一定能查到的记录。你的儿子在里雅斯特[1]已经娶了一个姑娘，一个下层黑社会的姑娘。开小差以后，他就和她躲了起来。她不想和他分手，而他也没有为此和她分手的打算。他答应和海蒂结婚，作为获得财富的一种手段。可是，从一开始打心眼里他就知道他想做些什么了。”

“不，不，我不相信！我无法相信……都是那个女人——那个坏东西。”

波洛毫不容情地接着说道：

“他是蓄意杀人的。海蒂没有亲属，朋友也很少。他们一回到英国，他就把她带到这儿来。头一天晚上，仆人几乎没有怎么见到她，而第二天早晨他们见到的女人就不是海蒂，而是装成了海蒂的他那个意大利妻子，她的行为举止和海蒂大体相仿。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了。假海蒂可以当真海蒂来度此一生了。尽管毫无疑问，她的智力会出人意料地有所提高，不过这可以归功于所谓新疗法嘛。秘书布鲁伊斯小姐已经发觉斯塔布斯夫人的思维能力没有什么不健全

[1] 意大利地名。——译注。

的地方了。

“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完全出乎预料的事情。海蒂的一位表兄写信来说，他将乘游艇到英国来。尽管那位表兄已经有多年没有见到她了，但是要想用一个冒名顶替的人来诓骗他，是不大可能的。”

“奇怪的是，”波洛突然中断自己的叙述，说道，“尽管德·苏泽可能不是真的德·苏泽的念头曾经闪过我的脑海，但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事情的真象恰恰相反——也就是说，海蒂不是真海蒂。”

他接着说道：

“应付这种局面可以有几种不同的办法。斯塔布斯夫人可以称病躲过不见，但是，如果德·苏泽要在英国长期逗留，她就很难继续避而不见。此外，还有一件棘手的事。年事已高的老默德尔喜欢饶舌，常常对他的孙女唠唠叨叨。她大概是惟一能捺下性子听他唠叨的人了，然而甚至她也几乎全不把他讲的话放在心上，因为她认为他‘老朽了’。但是尽管如此，他讲的一些什么‘林中女尸’，以及‘乔治·斯塔布斯爵士实际上就是詹姆斯先生’的话，给她印象之深足以使她在乔治爵士的面前含含糊糊地露出一些口风来。当然，她这么一来，就为自己买了到阴曹地府的入门券，乔治爵士和她的妻子可不敢冒险让这些话传出去。我想，他给了她一小笔钱让她保持沉默，并且着手制定他的计划了。

“他们进行了精心的策划。他们已经了解到德·苏泽到达赫尔茅斯的日期，正好和游园会是在同一天。他们安排好的计划让马林死，让斯塔布斯夫人‘失踪’，从而引起对德·

苏泽的似是而非的怀疑。因此，便说他是个'坏人'，还揭发说，'他杀人'。斯塔布斯夫人将永远失踪(也许，在某个时间，可以方便地让乔治爵士去辨认一个无法辨认的尸体)，并且将有一个新人来代替她。实际上，只要让'假海蒂'恢复她原来的意大利人的身份就行了。她要做的一切，就是在二十四小时多一点的时间里扮演双重角色。在乔治爵士的默契配合下，办到这一点不困难。我到的那天，'斯塔布斯夫人'在喝茶时间以前一直呆在自己的房间里，除了乔治爵士以外，谁也没有看到她在那里。其实，她已经溜了出去，乘汽车或火车到了埃克塞特。从埃克塞特起就和另外一个女学生搭伴旅行(每年的这个时候，天天都会有几个旅行者的)，并且对这个女学生讲了一番吃了变质的小牛火腿馅饼的朋友的故事。她到达了招待所，登记了一个小卧室，就出外去游山玩水了。到喝茶的时间，斯塔布斯夫人便在客厅里了。吃过晚饭之后，斯塔布斯夫人早早就去睡觉了——但在这以后不久，布鲁伊斯小姐瞥见她溜出了这幢房子。她是在招待所里过的夜，早晨很早就离开了招待所，返回纳塞庄园以斯塔布斯夫人的面目进了早餐。然后，她借口'头疼'又在自己的房间里过了一上午，在这段时间里，她又设法扮演了一个被乔治爵士斥退了的'非法闯人私宅的人'。乔治爵士是站在他妻子房间的窗口申斥她的，并伪装转身和在房间里的妻子讲话。更衣换装并非难事——斯塔布斯夫人只要在她爱穿的那件做工精细的衣服里边穿上短裤和开领衫就行了。厚厚地扑上一层白粉，用宽大的苦力帽遮起面孔，她就是斯塔布斯夫人；戴上一条色彩艳丽的村姑头巾，露出被太

阳晒得黝黑的肤色和褐红色的卷发，她又俨然成了一个意大利姑娘。没有一个人能想到这两个人就是同一个女人。

"于是，最后一幕便鸣锣开场了。恰好在四点之前，斯塔布斯夫人叫布鲁伊斯小姐端一茶盘东西给马林送去，这是因为她怕布鲁伊斯小姐自己也可能会想到要这样做。倘若布鲁伊斯小姐不合时宜地出现在那里的话，那就全完了。也许安排布鲁伊斯小姐在犯罪发生前后到一下现场，她倒感到幸灾乐祸呢。随后，她看准时机溜进了算命帐篷，从它的后面出来，走进灌木丛中的那座消夏小屋里，那儿放着她当徒步旅行者用的帆布包，和换装用的行头。然后，她悄悄穿过树林，叫马林放她进去，并立时勒死了这个毫不提防的姑娘。她把那项大苦力帽扔进了河里，换上了徒步旅行者的服装，化妆一番，将她那套仙客来色的乔其纱衣服和高跟鞋装进帆布包——没多久，一位从青年招待所来的意大利学生便在草地上的表演场中和她的荷兰相识会合了，并且按照事先拟定的计划，与她一起乘本地的公共汽车走了。我不知道眼下她在哪里。我怀疑她就在索霍[1]，她在那里毫无疑问会有本民族的黑社会关系，他们可以向她提供必要的证件。总之，警方正在寻找的不是一个意大利姑娘，而是头脑简单，智力低下，富于异国特征的海蒂·斯塔布斯。

"可是，太太，你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可怜的海蒂·斯塔布斯已经不在人世了。游园会那天，当我和你在客厅里谈话的时候，你透露出了这个情况。马林的死使你极为震惊

1. 伦敦中心区一地名。——译注。

——你对这其中的策划过程一无所知;可是,你非常清楚地表明,在谈到'海蒂'时,你指的是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是你所厌恶的女人,她倒不如死了好。你警告我说:'对她说的话一个字也别信'——你谈到另外一个姑娘时,用的是过去时态,你用热烈的钟爱之情为之辩护。我认为,太太,你是非常喜欢那个可怜的海蒂·斯塔布斯的……"

一阵长时间的停顿。

弗利亚特太太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里。最后,她振作了一下,启齿了,她的声音冷若冰霜。

"波洛先生,你说的一切是异想天开。真的,我想你一定是疯了……所有这些完全是你推想出来的,你什么证据也没有。"

波洛向一扇窗户走过去,将它打开。

"听吧,太太,你听到了什么?"

"我有点儿耳聋……我该听到什么呢?"

"鹤嘴锄的敲击声……他们正在敲碎'弗利'的混凝土基础……真是个埋葬尸体的好地方呀——那里先是拔走了一棵树,土也被动过。以后不久,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在那放置尸体的地面上浇铸了混凝土,上面盖起了那座'弗利'……"他接着又温和地说道:"是乔治爵士的最蠢不过的'弗利'……纳塞庄园主人的'弗利'。"

弗利亚特太太颤栗着,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多美的地方啊,"波洛说,"坏的只是一个……就是拥有它的人……"

"我知道。"她声音嘶哑地说道,"我早就知道……甚至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叫我担心得要死……冷酷无情……毫无同情心……没有良心……可是，他是我的儿子，我爱他……在海蒂死后，我本来应该大胆地讲出来的……可是，他是我的儿子。我怎么能做检举他的人呢？因此，由于我的沉默——那可怜的蠢姑娘被害死了……接着她死的是亲爱的老默德尔……这种事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呢？”

“只要有一个谋杀者，这种事就完不了。”波洛说。

她垂下了头，就这样用双手蒙住了眼睛，就这样，过了好一阵。

随后，纳塞庄园的弗利亚特太太，一个拥有许多勇敢的男子汉的古老家族的女儿站了起来，直盯着波洛，声音显得既刻板又冷淡。

“谢谢你，波洛先生，”她说道，“感谢你亲自到这里来把这个情况告诉我。现在你就要离去了吧？有些事情，一个人是不得不独自前去承担的……”